

中國農村復興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0.40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初版

中國農村動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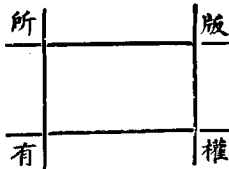
編者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出版者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上海蒲柏路寶餘里十八號
電話 八四六八五

經售者 黎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
中市二五四號



實價四角

黎明書局發行

北平 佩文齋書莊
天津 會友書局
保定 直隸書局
西安 大東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開封 豫文書莊
南京 中南書店
杭州 武林書局
安慶 景文書局
南昌 掃葉山房

廣州 共和書局
南寧 大夏書局
福州 文明書局
重慶 北新書局
成都 普益書局

全國均
各大代
書售

序

自從中國農村描寫出版以後，轉眼又是一年。在這一年中間，我們所收到的農村通訊稿件，非但比前更多，而且比前更進步了。

在中國農村描寫的序文中間，我們曾經指出：『農村通訊既不是走馬看花式的遊記，也不是生硬的統計數字堆砌着的調查報告；它是農村中間最進步的青年，直接從生活中間體驗到的極深刻的現實問題。因此，農村通訊的實際價值，往往是在一般人的估計之上。』從中國農村描寫的銷數遠過我們出版時的預期這點看來，農村通訊的實際價值，已經被許多鄉村和都市中的青年所認識了。

本書——中國農村動態——可以說是中國農村描寫的續集，它仍保持着前書所具有的種種特點。不過它也有和前書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比前書更能把握到當前的現

實問題。全書共分兩大部份：第一部份主要暴露壟斷，統制，和合作事業的真實面目，以及它對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的影響；第二部份主要敘述××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農民生活，尤其注意於殖民地化過程中的華北農村。附錄中的三篇敘述陷落後的東北，和正在陷落中的察綏等省的農民生活情形。因為這裏所報告的都是中國農村的最新變化，所以我們改稱之為『中國農村動態』。

中國農村正在經歷着一個空前的巨大變化。在這時期，我們不但要對埋頭苦幹着的鄉村青年負起着指導和教育的責任；同時要把農村中的這種巨大變化，不斷地傳達給各地青年，使他們對各種現實問題能有更具體的認識。我們的農村通訊，便想勉力負擔後面一部份的任務。當然，我們過去所做工作還是很不夠的。爲着完成上述任務，我們盼望各地鄉村青年來和我們共同努力！

中國土地問題和商業高利貸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輯出版
上海黎明書局總經售定價八角

本書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員（陳翰笙，陶直夫，孫曉村，王

寅生，馮和法，趙霖生等）在各大

雜誌所發表的論文集成功的；它所

討論的是中國農村中的兩大問題，

對於其它農村經濟問題也都講到一

點，雖然不能說是名著，但仍不失

為最近兩年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的

重要文獻。

新書預告

農村問題批判

吳理亞諾甫著 畢相輝譯

俄國農村問題

吳理亞諾甫著 劉存良譯

中國農村調查

王寅生編 編輯中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出版

上海黎明書局總代售

目 錄

- | | | |
|---|---------------|-----|
| 一 | 英美煙草公司和豫中農民 | 明 潔 |
| 二 | 魯東種煙區三個月的觀感 | 張稼陀 |
| 三 | 皖贛茶業統制的檢討 | 施克剛 |
| 四 | 蠶絲改良會統制下的江浙蠶農 | 朱振之 |
| 五 | 絲繭統制下的無錫蠶桑 | 苦 農 |
| 六 | 做了三個月的合作指導員 | 王立仁 |
| 七 | 鐵蹄下的冀東 | 王澤南 |
| 八 | 冀東的政治與農村 | 苑 如 |

九 「防共自治」下的玉田農村

十 鐵蹄下的灤縣人民生活

十一 傀儡組織統治下的商都農民

十二 危機四伏的閩南

附錄

一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二 東北農民的生活和奮鬥

三 察綏蒙古底社會關係分析

志明

克如

任子壽

老魯

葉民

徐雪寒

葉民

英美煙公司和豫中農民

明潔

一 許昌英美公司底歷史

在滿清末年，河南中部種植菸葉的地方，只有襄城、葉縣兩處。並且這兩處的農民，也沒有把種植菸葉，做爲唯一的生活。大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英美菸草公司的勢力伸張到河南、山東等省農村中來；在河南方面，便成立了一個許昌英美菸草公司。爲着該公司的組織，第一步就向許昌等地調查菸葉的種植區。這樣一種繁重的工作，當然他們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於是便利用並製造在中國的買辦階級的人物。中國人在許昌首先擔任這種工作，而效忠於帝國主義者的，叫做任伯言。這位在帝國主義者看做寶貝的人物，在民國三四年帶了英美洋大人到河南襄城、葉縣去調查菸葉的生產狀況。

並且用較高的價錢，收買了許多菸葉，做爲農民種植菸葉的興奮劑。一般農民正在生活極端困難的情形之下，便認爲這是救星到了；同時任伯言帶上洋大人這一去，原來在那幾縣底土豪劣紳，便也漸次地向買辦階級的大道上爬行了。

不幾天任伯言就在許昌西門外，用永安堂的名義，替英美菸草公司半霸佔，半收買的得到了數百畝土地，建築起富麗堂皇，高聳雲際的菸葉公司了。另一方面，該公司爲了價廉物美，大量的生產，便有計劃的暗示給農民改用英美種籽，告訴肥料的改良，薰菸的方法，以及其他增加菸葉產量，改良菸葉本質的道理和設計。因此，菸葉的種植，馬上就擴大了。不幾年以許昌爲中心的菸葉生產，便普遍到附近的十幾縣了。這時除了佃農，僱農，以外，幾乎每家必種菸葉。在這樣飛躍的發展過程中，英美帝國主義者，由無盡量的榨取，當然會得到驚人的利潤；同樣的依附在帝國主義者羽翼下，染紅了指頭的大小買辦階級，也發了大財。

農民們普遍的種植菸葉以後，我們不敢說對於他們沒有相當的好處，譬如在日常

金融的活動中，填補封建經濟的剝削中，出賣菸葉後，總得以有相當的幫助。不過客觀的這種事態的演變，對於農民的好處，總是沒有害處多。因為帝國主義者對本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是多方面的。譬如它從收買菸葉上給了農民生底相對的好處，還可以利用洋貨暢銷，壟斷金融，挑撥軍閥戰爭，擴大買辦階級等，直接間接的轉灣收將回去。所以這種生產原料的經營，農民們不懂得不到絕對的好處，並且會客觀的相對的幫助了帝國主義者在本國和半殖民地的經濟統治。而農民本身，只有日趨破產。要不是這樣，豈不是帝國主義者太寬大，半殖民地的農民太幸福了麼？

英美菸草公司自從捏造永安堂的名義，利用任伯言買了地皮，建造了房屋，組織起公司以後，一直到十六年為止，平均每年可買二千數百萬元的菸葉。在十六年以前，它還不是直接從種菸的農民手裏收買，只能從許昌本地的幾百家大小菸行轉買。賣菸者經過中間這層剝削，固然要吃虧，同時英美菸草公司也得吃些小虧。不幸的帝國主義者和中國的民族資本階級，買辦階級，土劣，舊軍閥，政客，地主等，偏偏又碰到一九二七的大革

英美烟公司和豫中農民

命。這些生死不得的工人，農民，兵士，以及各種勞苦大眾，都希望在這樣的鮮血橫流的革命浪潮中，解脫了他們幾千年從祖上遺留下來的鐐銬，準備過真正的人的生活。

所以在北伐的過程中，馮玉祥便把這個吃人肉喝人血的英美菸草公司，放火燒了！固然這一燒，也不能解決了許昌附近十數縣的農民生活；但這總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一環。而且形式上是馮玉祥下令教燒的，骨子裏還是民衆革命浪潮高漲的必然反映。這樣一來，雖然從許昌沒有把帝國主義者底各種勢力趕走，可是它們究竟要相對的消聲匿跡些時候了。

英美菸公司在被燒之後，接着就是當地的民衆，向那時候還有革命性的政府控告任伯言「盜賣國土」。政府便即刻下令通緝。不過任先生狗仗人勢，有的是錢，事前早已由上海而到香港，坐享其有血性者所不能和不願的狗福去了。據說一直到現在還在那裏逍遙自在的待着呢。

從這次大變化以後，許昌等縣底菸葉，還沒有停止種植。因為帝國主義者，畢竟是神

通廣大的；它們又間接的利用比任伯言較小的或者更大的走狗，偷偷摸摸地收買。同時在許昌還有中國資本的南洋兄弟菸草公司收買。又加上農民們在逐漸破產的進展中，主觀的也需要拿這種生產來苟延其非人的生活。這樣一來，土著的買菸行大走好運了。南洋兄弟公司也乘機發展起來。在這國際資本暫時的受了挫折以後，民族資本自然會相對的抬頭，原始的封建式的商業經營者，也要乘這個機會，做些投機的事業；於是許昌城裏城外，單營菸葉的，附帶的收買菸葉的，甚至於個人出來收買的等，便隨處皆是。

誰都知道民國十六年前後，正是帝國主義者不特恢復了大戰前生產的水平線，而且因為運用生產合理化的苦肉計，正在走好運的階段中。可是爲什麼英美菸草公司，會在許昌等縣這樣寬大的（？）聊表退讓呢？不客氣的說，這正是一九二七中國大革命中，反帝運動擴大與深入的表現。要不是這樣，它們正在厲行生產合理化的過程中，誰肯放棄了這樣價廉物美的原料供給區。從此也可以證明帝國主義者，絕不是不能打倒的敵

人，英美公司從十六年突受打擊後，一直到十七年末，十八年初，才略微的蘇息過來。在這一年多當中，自然是該公司最不景氣的時代。（這是光指在許昌等縣的情況，）也是民族資本，（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和本地菸商最走運氣的時候。英美公司便在設計：怎樣恢復過去在許昌的經濟剝削，怎樣從多方面的入手得到中國政府的幫助，怎樣再製造一個比任伯言更精明強幹，更忠實，更毒辣的好狗。十八年後，英美公司在許昌收買菸葉的喝血似的事業，便又逐漸的公開，恢復，擴大，而壓倒一切了。但是有一點和十六年以前相同的是：仍然是簡接的從菸商手裏收買。這一點，不能不算是它自己也認為格外遺憾的一件事。

這種做法，只維持到民國廿三年的後半年，以後便另有新的喝血計劃了！

二 許昌英美公司的復興

它這個新的喝血計劃，第一步用大批的金元，賄賂許昌的最高權力者，送禮給某部；

第二步收買許昌附近的土劣，設法重新建造該公司的房屋，以便恢復他們的吃人組織。這種違背國際貿易公法的行爲，當然他們不能自己很坦白的出頭處理；所以便把中國會充上海全國菸葉會的會長，並且兼任中國財政部某要職的鄒挺生君，來充神通廣大的買辦。（固然鄒先生榮任買辦的角色，和替英美公司奔跑，不是從這時候起；不過在許昌大露頭角，却是最近二年來的事。）英美公司自從找到了這位精明強幹的忠臣以後，上邊說的這些勾心鬥角的把戲，便以鄒先生爲主角兒的排演起來。他老先生用驚人的金元，一批一批的向某部或明或暗的送；這些被金黃的或者雪亮的硬幣引誘的中國老爺們，誰都不是鐵石心腸，並且誰都在有利於個人的條件之下，甘心爲帝國主義而効勞。鄒先生不辭勞苦的把這一步上層工作，安置妥當以後，便轉身到許昌，開關實際工作。

鄒先生光臨許昌以後，首先和當地最高權力者接頭，結果不用說是意外的順利。不過當地最高權力者如果親身出馬，和鄒先生談判，當然有很多的不便，而且也太明顯，太

不技術；所以這一齣戲的完成，便由最高權力者底一位亡省奴（東北人）陳祕書長來共唱。

不久便由他倆出名，把該地不得意，但是還有相當勢力的士劣徐李等，請到猴頭燕窩的酒席宴前，費盡腦力的擘劃：怎樣能將革命時代被馮玉祥焚燒了的英美菸草公司原有的地皮和殘垣頹壁的建築，今後用什麼巧妙的方法，可以用比較更低的價錢，能買到更多更好的菸葉？這些問題擺在買辦政客士劣面前，當然算不了什麼難題。問題是在事情成功後，各人有多少好處。這一點自然難不往鄒先生，所以當面就很開誠的訂了條件，第二天便分頭活動了。

因為國際資本，買辦階級，士劣政客，三位一體的連繫起來，事情還不是馬到成功麼？不幾天又利用任伯言永安堂的名義，出賣英美公司的空氣出來了！接着就有以英美公司為主人翁的許昌菸草公司來收買。幾百畝大的地皮，幾百間的殘椽破瓦，只賣了九千塊大洋。據說該公司爲了這事兒底活動費，却十數倍於這個數目。不管花多少錢，這事的

第一步總算完成了，不過這些封建勢力，也一樣的有他們底內在矛盾。因為鄒先生給他們這一部分官僚士劣的好處，立刻被另一部分同類人吃醋了，於是這一部分莫得染指的老爺們，像煞介事的便要出來做假好人了。並且勾結上被許昌公司無形中打倒的運輸公司，大小菸行，來聯名控告鄒挺生陳祕書長徐李等士劣。說他們「盜賣國土！」這事碰到這個釘子以後，鄒陳等認為來勢洶湧，非有個幫助自己的報紙，做爲戰鬥的喉舌不可；於是即由李文甫出名，成立了許昌「農商日報」，同時向南京某有力機關乞援，向許昌地方法院景檢查查官惠民送錢，結果原告失敗了。

原告既有大批商民做後盾，又是名正言順，理由充足，爲什麼會敗訴呢？對於這事情要略微加以檢討，當然沒有什麼奇怪的。固然我們承認，原告這種舉動，正能適合比較的廣大羣衆的要求；但是因爲他們沒有組織，沒有代表本身利益的人出來參加；結果被這幾個做假好人的人，因爲後來也分了點兒贓，便出賣了。爲什麼能適應比較的廣大羣衆的要求？究竟爲這兒也需要簡單的說明；自從英美公司的走狗完成了前一部計劃以後，

便採取資本主義制下必用的壟斷手段，請求，也可以說是敕令中國官廳，除了英美化身的「許昌公司」之外，禁止任何人收買菸葉，因此他可以用低於廿三年以前幾倍的價格，來收買菸葉。這樣一來，不特許昌附近十幾縣的四十多萬的種菸農民，即刻要凍餓，就是許昌城裏城外的數百家大小菸商和多年來依靠轉運吃飯的商人，也都得跟着往飢餓的隊伍裏跑！因為英美公司，不特壟斷了菸葉的收買，並且把轉運的買賣，也包攬給鐵道部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聽到間接控告英美公司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

然而控告鄔陳等的幾位劣紳，爲的是也想從英美公司手裏，拿一筆生活費，這一點兒小利，帝國主義者當然不在乎的。因爲反正它們的錢不是從自己腰包裏往出拿，只要大的計劃完成了，還不是轉個灣兒，就能從中國勞苦大眾身上任意壓榨麼？因爲原告被告，本身具備了這樣一種特徵，所以一場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風波，便如此這般的風平浪靜的下去了！話是這樣說，事實上却不是這麼簡單。因爲封建勢力存在一天，它的內在的矛盾也存在一天。政府的大老爺們，雖然必須的爲洋大人們效忠，芝麻大的小官，雖然

必須得替大老爺們跑腿，取點兒小利，但是到事情發生變卦，給大老爺們面子上下不去的時候，也不得不犧牲了小狗們的利益，來掩護和粉飾大老爺們的門面。

那些做假君子的原告們，部分的得到賄賂以後，這條告狀的陣線，已經動搖。得到實惠的，已開始大唱其凱旋之歌；那些不幸的，或者說是笨伯原告中的另一羣，當然不肯甘休。於是就把法院裏景檢察官，受賄五千元，被告怎樣的收買，運動法院等的蛛絲馬跡；法院又怎樣的顛倒是非，一齊向較高的法院和政務機關控告。這樣一來，原來控告「盜賣國土」的案子，便轉移目標了。沒辦法，政府本身無論怎樣上下相通，但到利害衝突，不得不做面子的時候，就得犧牲幾個可憐（其實不如叫做可恨）虫了。所謂堂哉皇哉的景檢察官和長於尋花問柳的陳祕書長，便暫時的解甲，回到更能享福的都市裏了。同時這些原告中不得意的分子，也可以借此開開心了。

這在帝國主義者和土劣，衝突比較暫時的和緩情形之下，英美公司已經毫無顧忌的，大規模的施行其吸血工作了。這座新建築了的公司，張了很多血盆似的嘴，——大，小，

前後的門戶——開始吞食農民。門雖然很多，賣菸者只能從前門進去，後門出來。爲了秩序的聖聖，這自然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事實上的悲楚和殘忍，凶悍，真有不忍寫或寫不出來的苦衷。

因爲許昌附近幾十萬的種菸者，從鄔先生這個計劃完成以後，不管你有多少菸葉，都得弄到許昌，並且必須在英美公司，才能賣掉。假如一個農民地多，有錢，菸葉也多，跑一二百里賣菸，還算不了什麼；但是那些中農，或者貧農，僅有幾十斤，或者十幾斤，也得跑到那裏去賣；假如能夠隨時到，隨時就可以賣掉，其往返的消費已經夠他們折本了。偏偏洋大人們做事，又是把時間，有紀律的，讓你跑了二百里地，也得按先後次序，在離公司二里路遠的地方，規規矩矩的等着。假如碰到了夜晚，風雪，你也得幕天席地地在雪夜裏恭候。如果你還愛惜自己這條窮命，傍晚時找個地方休息一下，第二天按次序排，你又得往後一些。結果菸賣不了，就得餓肚皮。因爲這種紀律化（？）的事實所逼，賣菸者常常有一等好幾天的。

這樣的願等也得等，不願等也得等；一直挨排到進門時，便如同搶元寶似的，拼命的往裏鑽；就在這時候，可真有電影看了！因爲人多，只開半扇門，門裏外一共站了四個替洋大人效忠的，拿着粗硬的黑棒，如同關上門打狗似的，用棒子在人頭人腿上亂敲，但是美其名曰指揮，維持秩序！

很僥倖的搶了進去，第一步先領牌號，然後按號數的前後，請洋大人把自己的菸葉定價；這裏是言不二價，貨真價不實的生意。本來可以算做特等菸的，他至多給你算頭等價錢；本來是頭等的，他偏給你二等的價錢。普通菸底階級，分做四等，洋大人們一貫的根據這個原則來評價。這樣半搶奪的辦法，農民已經就夠吃虧了；偏偏他們所定的價格，幾乎減到民國廿三年以前的六七分之一。譬如過去可賣一元二，或者八角一斤的菸葉，現在他頂多給你二三角，或一二角。這還是指特等菸說；如果是頭二等和三四等的，至多一角或者五六分，甚至於有時候他們只給你三四分錢一斤。事實上每畝較好的土地，產菸也不過兩百餘斤，可以弄成特等和頭等的，也不過三、四十斤罷了。剩下最多的是三、四等。

假如平均每斤買到六分錢，一畝也只能出產十幾元錢。在形式上看起來，就是這樣刻薄，種菸還比種其他的莊稼還上算；但是像這樣低的賣價，他們就得賣妻鬻子了！因為種菸需要的人工，肥料，種籽，件件都要數倍於別的莊稼的耗費。尤其是收菸後，還得大量的煤炭來薰。像剛才說的這個價錢，據種植菸葉者說，賣下的錢連炭債也還不了。

洋大人這樣的刻薄，賣菸者那裏敢自己討價；假如你不懂規矩（？）要想多賣一點，那你便得馬上被場內洋狗化的中國人趕走。這種現象每天都有。從後門被趕出來了，如果還想賣，又得按次序排到剛來時候那條恭候進門的排尾。這樣一來，能賣幾塊錢的菸葉，便都做了這十幾天的消費了。家裏等着賣菸後，穿衣，吃飯，還債，納稅，攤款等等的希望，全被洋大人們吞沒了！

三 豫中農民們的動向

在許昌附近的十幾縣，至少有三十多個中等學校。這些孩子們念書的一切費用，十

分之九，都是父母們用血汗換來的賣菸錢。英美公司這樣很慘酷的壟斷以後，每個學生的家裏，生活都成問題，誰還有錢念書？因此各學校的學生，因繳不了學費，膳費，而退學的，或者被開除的，或者因經濟壓迫，國難緊逼，而開小差兒投筆從戎的，這些現象在去年後半季簡直普遍極了！學生既然這樣或明或暗的離開學校，學校還怎麼辦呢？特別是幾個私立中學，平素全靠學費支持門面，這一來不是逼得教關門大吉麼？

這些出身農業家庭，被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擊碎了生活之本的學生，部分的便在英美公司附近，向賣菸葉的農民，也許其中就有他們的父兄，開始解釋農民們痛苦底來源和去路了。因為學生們所說的是不折不扣的真理；所以不幾天農民便要準備組織這種或那種會了。從此被英美公司正在宰割，或者已經宰割了的農民，便逐漸清楚了這不是命定的，不是福氣大小的問題，不是有本事和沒本事的問題；而是帝國主義者，封建勢力，民族資本階級在某一方面打成一片的結果。也是他們自己過於馴服的緣故。如果我們認為前邊說的國內外有錢者勾結的證據不夠，我們還可以找出距現在不到兩個月，

活生生的事實來！

大約最早在一月以前吧，我國最高機關下的某部，曾與許昌某稅局下了一個這樣的指令：限三年內將許昌等縣捲紙菸的，一律停業！（因為這都是中國的苦人）理由是此種職業不正當。讀者平心靜氣的思想，凡是捲紙菸的，十分之九的是破產的農民，或者商民。略微有錢點兒的，誰也不幹這種活。因為這種事充其量，只能飽了肚皮，還能發什麼小財麼？這樣堂堂正正的命令，究竟是爲了誰？讀者當然會明白的，不需要我再囉嗦。

農民有了這般好的教訓，並且部分的清楚了只有自己的力量最靠得住。說起來事情真也湊巧！正在全國學生救國運動如火燎原的時候，許昌的這些毛頭孩子們，也要起來遊行，示威，盡他們不能推卸的責任。這天（去年十二月廿三日）學生遊行的大隊，偏偏又專門繞到英美公司那裏，停了脚步高喊：「打倒英美菸草公司！打倒英美公司的走狗！反對英美公司壟斷菸葉！提高菸價！反對英美公司辱打中國人！賣菸者聯合起來！爲自己的利益奮鬥……」一直喊到大家聲嘶力竭，才停止了！

以後學生們爲了督促縣政府轉請中央即刻發動民族戰爭，要到縣政府請願，馬上也有三四百農民跟着大隊去了！他們希望縣政府能幫他們點忙，轉請洋大人把菸價格微提高一些，以便苟延幾天非人的生活。但是結果只有多嘆幾口長氣！這事停了沒有幾天，英美公司的總走狗鄔挺生被人暗殺了。這件事情，究竟是誰做的，誰敢說，又有誰能知道呢！這樣一來，可把英美公司的氣焰，暫時的收斂回去。接着第二天，該公司便打電報，要求我國政府負責保護。適逢其會的這時候，民族資產階級所開設的南洋兄弟菸草公司，也開始收買菸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菸價自然要略微提高一些。因此這一場如火如荼的風波，便暫時的消沉下去。不過這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辦法，所以我們相信第二次第三次農民對他們這些敵人的鬥爭，只有與日俱增的，一天比一天厲害，擴大，一直到農民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根本解決爲止。

一九三六·四月

魯東種烟區三個月的觀感

張稼陀

一 這年頭吃飯真不容易

這年頭弄碗飯吃真不容易。暑假到了，父親因擔負太重，不允給我升學。他向認識的一個洋商大買辦請求，並且在中秋節送給他十多塊錢的禮物，好容易，他纔答應寫信將我荐到山東濰縣 廿里堡 英商 頤中烟草公司（即英美烟公司，大英烟公司，現在統一的新名稱）烟葉部總買辦田某，去當一名冬季買烟的小翻譯。回信來了，要我去山東，先要經過考試，然後纔能定去取。我得着這個消息以後便懷着志忑不寧的心，於九月十六日搭着津浦車南下。到了濟南，改乘膠濟路東行車，十七日到了濰縣東鄉的廿里堡。

廿里堡是膠濟路所經過極小極小的市鎮，平常時候只有六七百的人口，到了冬天

收烟季雖添些臨時工人，臨時小販，也祇有二千多人口。但不要小看牠，英商頤中煙草公司煙葉部山東總辦即駐在此地。還設有兩個規模齊整技術精良的烤烟廠。烟季到了，每天可以烤出煙葉二十多萬磅，雇取臨時工人至一千六百餘名之多。魯東每年所產烟葉百分之七八十是匯集在此地，從這個小市鎮，每年要分散給魯東農村近千萬元的收烟款。牠對於膠濟路，以及該路一帶的農村經濟影響極大。單說這膠濟路每年運貨收入，廿里堡車站就佔第三位，僅次于青島及博山；而一二等客票收入，廿里堡車站且超越青島而居第一位。這個小小的市鎮不僅名聞全山東、全中國，但凡全世界與烟草業有關係的人們都知道牠。

『我也得了機會看見了：常聽人們談到的廿里堡了。』這是我下火車的時候，腦子裏自己對自己說的一句話。下車之後，走出車站，迎面便是一列又高又大的圍牆，這圍牆裏面就是所謂北公司了（頤中公司烤菸部的北廠）。朝南一看，有一帶小市集，約二百步光景長，再向南去又是高大圍牆，那就是南工廠，即烤煙部的南廠。整個廿里堡，就是

兩端兩個工廠，中間夾着一個小市集，南北約半里，東西不到四分之一里，新式建築夾着些土牆茅屋，映入眼簾，極不調和。

二 同益和的招待所

我提着皮包箱子走進小門，向守門的略一問訊，知道田掌櫃的——廿里堡的人們都稱田買辦做田櫃掌——在青島還沒有回來。承他的盛情，叫來一位二十歲上下年紀的青年；經我一番自我介紹之後，這位青年，便叫我攜着行李，在一排四間的屋子裏停下，這便是「同益和」——田買辦賬房的對外稱呼，——的招待所。房間內橫橫豎豎的都是些木板架成的床，都鋪着被褥，約莫有四五十個，這都是來候事的人們的宿所。引我進來的那個青年叫我也在那裏住下，等田掌櫃的回來再說。

我後來知道，凡能進「同益和」招待所都是有「面子」的人介紹來的。每年田掌櫃的總要收到幾千百把封找事的介紹信，他祇能揀有「面子」的接應下來，到了煙季，收容在

招待所內，臨時依照頤中公司的需要，分派往各處收烟處分站去服務。儘管工作時間祇有四個月，一總賺不到幾十塊錢，過此又要跑路另想別的方法生活；但每年還沒有到夏季，就繼續不斷地有人跑來找田掌櫃的，或寫信要求，託託人介紹；預爲冬季開磅收煙的時候，定一個臨時雇員的位置。到時能夠承蒙收納在招待所裏的，事情總共有五六分希望，萬一安插不下，田掌櫃的看看介紹人的面子也總要打發點路費讓各人回去。我幸而用禮物買了一個有「面子」的介紹人撐腰，得以爬進了田掌櫃的招待所；這是很夠使我滿足了。

三 錄取後出發

第二天見過了田掌櫃的；接着又經過一翻滑稽的考試，微倖總算被錄取了，幾天來懸着的心，暫時放了下來。又隔了五天，我們這一羣新翻譯都被叫到南廠辦公處聽訓，準備分往各外莊收菸廠服務。這次我們見着了外國總辦（頤中煙草公司煙草部山東經

理)。一個美國南部人，胖得正和平日卡通畫上習見的大腹賈一樣。他囉哩囉囉說了一大遍，無非是現在找事是如何的困難，所以我們做事應如何勤奮，如果幹得好以後怎樣可以升遷。他一方面以失業來恫嚇我們，另一方面把當忠順的洋奴所能希望到的好處，竭力向我們腦子裏灌輸。同時還有一位矮小的黑瘦個子站在一旁張羅，不時將洋大人的話重覆加勁用國語說給我們聽，怕的是我們不留神沒有聽得明白。聽訓完了，黑瘦個子拿出一張分派工作的名單，唸給我們聽，我被分派往辛店，甘里堡以西的第九個小車站。

四 收煙廠的組織

十月中旬開磅。我服務所在的辛店，頤中煙公司設有兩個收煙草廠。除此之外，膠濟線沿路的黃旗埠、甘里堡、譚家坊、楊家莊、益都、頤中公司都各設有一個收煙廠，均由駐在甘里堡的頤中公司煙草部山東經理統轄。一共六處分站七個收煙廠。每個分站各有一

個洋大班王仔。每個收烟廠，有兩三個看烟估價的洋人；有一個買辦，還有寫字間人員，管理發車的，管倉庫的，管磅秤的，和新來充當翻譯的跟買煙的，這些都是華籍職員。此外便是推烟車的苦力和看門的。各分站的組織情形都是一樣，那些看煙估價的洋人，十九來着美國南部，凡頤中公司新的洋幹員一到中國，首先總是被派到山東收買烟草。所以老在頤中公司幹的洋人，很少不是從甘里堡烟草部出身的。這些美國南部的人，都是些烟草業世家子弟，不是資本家出身，就是大地主或富農出身。他們有的是世襲幾百年，在美國南部廣大種棉區及種烟草區內管理勞働奴隸的經驗。把這批人搬來，却是頤中公司的最好沒有的打算。

五 收買煙葉速寫

我的工作跟洋人看烟估價。在一個大廠內滿地擺的是一排排堆在竹籬上各種等第的烟葉，每堆少的十多磅，多的幾百磅。每堆上面有一張號碼單。當看煙估價的洋人

魯東種煙區三個月的觀感

高視闊步從這一堆走到另一堆，品評着亂翻着的時候，我必得趕前一步，先將每堆的號碼單拾起，聚精會神的聽着。他照例左右亂翻一頓，抽去某種一把，稍加審視，隨即又丟在原堆上，同時高聲喊出烟葉的等第，A X 或 H，或 D，……或其他。這些都是烟葉等第的名稱，以及價錢。我馬上用極快的速度，照抄在號碼單上，將號碼單也丟在原堆上。趕緊又依樣去照應第二堆。已看過的烟葉跟着便有苦力用小推車，如飛的推往磅秤間去了。這樣每天頂多的時候，每個看煙估價的洋人，可以買到五萬磅上下。在買烟廠內自然一切都是緊張的。我們小翻譯的手和耳朵緊張，苦力們推小車緊張，賣煙葉的農民們想得着高價心緒緊張。連持着長槍替洋人做開路先鋒的巡警們，也都是口不停的么喊，手不停的舞着槍桿揮開觀衆，不能安閒一分鐘，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七時到下午五時，中間除掉一個鐘頭吃飯，都是如此的。

來賣烟葉的農民們，都是驅着牲口。葉子少的用單輪小車，一面牲口拖着，一面自己推着。葉子多的用雙輪大車，用一頭以至三頭牲口拖着，到了收煙廠門口，先要由看門的

驗烟票，然後拿着一張號碼，纔能進去。擁擠的時候，每每有列成二三百碼長的大小車輛，在廠門外候着。既進去了，先將烟葉卸下，再齊齊整整一把一把地堆排在公司備置的竹簾上，很仔細地兩個人抬着送進屋子內順序的擱在地下，等待洋人來看。他們因為預先要知道自己的葉子可以買多少錢，所以還沒有輪到自己的時候，大多數都先跟在看煙估價洋人四圍，比較別人已經給了價的烟葉，以預測自己的命運。在那短短的幾分鐘或幾十分之內，他們每一個人心潮起伏不定的那種情景，都可以由他們每個哭笑不得的面孔表情上看得出來。自然，一季加倍勞苦所得到的結果（種烟最吃力）在目前一瞬間就要宣判了，這如何能叫他們不着急呢！每天工作的時候，總要多少次為四圍人羣中的唉嘆聲音所刺着；在百忙之中，以我極迅速的眼睛的那一輕溜，轉去尋找那個「呻吟」的人，當我每處看着那個「苦命」的他的時候，我不禁也要報他一個哭喪的面孔，其實他們肚裏的酸鹹苦辣，我那能夠體會到萬一呵！

六 聰明的剝削

附近的農民當然最多了，即遠到一二百里外的農民也有。其實頤中公司分佈在膠濟路沿線的各收煙廠，相距最多也不過五六十里。但何以有些農民不到離開自己家裏最近的廠裏去賣，偏要多跋涉幾十里路，向一個遠些的廠去？這裏就有些頤中公司作弄他們的把戲在其中了。賣葉子的農民在未出發之前，總要打聽那一個收煙廠的市價較好。如果聽說某一處近天確是好些，他們就是捨近就遠多趕幾十里路也情願，但是事情決不是這樣簡單。原來頤中公司各處的收煙廠都運着一種吸進買戶的乖巧方法；每天一早廠門外車輛的或多或少，都是洋人們所首先要調查清楚的。設若來的車輛很少，他們不妨略將市價抬高點，但一等到車輛來得多，市價重又跌下去了，所以趕遠路的農民不見得真的賣得好價錢。而且頤中公司對於各區的種煙數目都有統計。對於旁家收買煙葉，也經常的精密調查。它隨時知道某一處的葉子已經收了幾成。各處看煙估價的洋

人每星期六集在廿里堡也要會談一次，交換經驗，決定步驟。所以一切種煙的農民都在它的操縱擺佈之中。

這種收買烟葉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祇有顧中公司訂價的自由，而沒有農民討價的自由，往往在收烟廠內，經過洋人估價之後，如果賣煙的農民們稍露猶豫，他們的號碼單便立刻被沒收，不能再賣了。如果發現住下的烟堆也是屬於他的，洋人簡直毫不理睬的走過就是。被摒棄的農民們祇好將自己的葉子一堆一堆抬了出來，再第二次領了號碼進來。這次如果換了一個洋人還好，否則仍能記得他的面孔，還要照原價打一個九折。這種情形歷年都是如此的。所以大多數農民們受着這種箝制，祇好忍痛在第一次給價的時候就賣了。

農民對於過磅也是沒有干預的餘地。在除去水泥石的藉口之下，每堆烟葉都要改去一定的磅數；遇到真正潮濕的天氣，減去的磅數更大。這個減磅的多少，是絕端祕密的；不過從下述的一個事實推算起來，我們仍然可以知道一個大概。據說某次一個農民，

拿來一批極好的葉子，可是祇有六磅多，這是他自己事前稱過的。但拿來放在磅上後，磅桿絲毫也沒有動。雖然這個農民蒙着洋人的「恩賜」，算他十磅的錢；但由此可以知道其他每堆煙葉，農民至少要白送頤中烟公司六磅之多。以平均每堆一百磅算，（事實上每堆祇有幾十磅的佔最多數）就是百分之六。像今年表面上共收了五千七百萬磅；實際上至少還有三百四十二萬磅的磅餘，這種額外的剝削數目，不可謂不駭人聽聞了。

七 去年收煙葉的情形

前年煙葉的賣價，是歷屆最高的一年。據說這是因為美國限制農業生產，輪華的烟葉減少，所以中國山東河南一帶種烟葉的農民都多少沾了點光；隨着去年種煙葉的人家因而特別增多。可是一方面銷納煙葉的幾個公司，除頤中公司之外，其餘代表民族資本的南洋兄弟公司，華盛公司等都因市面不景氣，加以捲煙統稅改爲等級徵收以後，担負特別加重，營業清淡，已經無力多購煙葉；以後半年收買烟葉，絕無以前抬價競爭的現

象，而另一方面，頤中公司挾其巨大資本，乘勢獨家操縱，將烟葉價格特別壓低，將恐慌的重担，完全轉嫁到農民身上。結果去年種烟的農民，無不叫苦連天，賠得一塌糊塗。

前年頤中烟公司在魯東共收烟葉三千七百萬磅，支付國幣七百萬元，每百磅合十九元，去年共收烟葉五千七百萬磅，支付國幣八百萬元，每百磅僅合十四元，比前年跌落到百分之廿四之多。至于各華商公司，前年的情形不大清楚，去年除小公司零星的數目不計外，大公司最多的如華盛公司，僅收買七十萬元，南洋兄弟公司，約三十萬元。這和頤中的八百萬元比較，真是貧弱得可憐！民族企業在帝國主義企業之前，捉襟露肘的情形，于此可見一斑。

八 半殖民地樣型——洋大人

整個魯東的種菸區，正是絕好的一副半殖民地樣型。高高在上的是帝國主義者的洋大人；他們的生活雖在僻野鄉間，依舊極其舒適。住的無非在外莊或在廿里堡，仍是精

魯東種煙區三個月的觀感

美西式房屋。吃的都有隨身帶着的廚司，伙食是每人每天三塊錢，由公司薪俸之外供給。在廿里堡除有兩個洋廚房經常備着各色鮮品，以及洋裝罐頭之外，還有大冰窖，專在冬天將十多里之外小河裏結的冰，敲破運來埋藏其中，以備夏天洋大人做冰淇淋吃。南北廠隙地上並種有許多番茄之類的植物，專供洋廚房用。連洋大人每逢節令大宴不可少的火雞，也成羣的煨着。這都是大小買辦們，或效力，或效錢，替洋大人羅致得色色齊全的。此外廿里堡還有一個俱樂部，洋人們在公餘或週末休息日，便在此飲食鬥牌聚樂，洋大人的薪俸不用說都是幾百以至幾千；他們來往的頭等舟車費也一概另給。

九 官府警察

對於這種聲勢喧嚇的洋人，所有地方文武官吏，莫不仰着頰子恭而敬之。單說警察，在廿里堡就專設着一個公安局分所，全仗顧中公司和田掌櫃的買辦賬房，每月分派幾百塊錢，供給糧餉給養。小偷扒了公司裏的物件，不用說抓到了就是幾百板子。偶然有農

民拿着了用硫磺燻過的煙葉來混賣——硫磺燻的煙葉，初是色澤極好，如果混得過可以賣頂好的價錢。但隔不久就要變色，和旁的煙葉攪在一起還要使之發生影響——捉到了不僅賣煙的權利被剝奪，煙葉被沒收，幾十板屁股也說不定是挨得到的。在我們看來，農民之所以冒險賣硫磺燻煙葉，自然也有他經濟的原因。但在剝削者的眼中，這不是「誠實」犯法，該當重責。此外，公司大門口經常有武裝警察守衛，賣煙廠內也有武裝警察跟着保護看煙的洋人，隨時驅散圍上來的農民的臭汗薰壞了洋大人；甚至于洋人夜間出來散步，身後便也緊隨着武裝警察暗地保護。以前不久，甘里堡的頤中公司總經理洋人沙某自不謹慎，在烤煙房內被機器將手背揭去了一層皮。聽說當時忙得當地的公安局人員汗流浹背的奔馳張羅，老遠從濰縣要來了縣公安局長的自坐汽車，星夜派隊護送到濰縣的基督教醫院醫治，并在醫院內外添派武裝哨衛，竭盡其伺候恭順的能事。在這種被保護得萬無疏虞的環境下，吃喝得異常醉飽，安享得異常舒適的洋大人，自然可以從容不迫的一心來計算，如何可以加倍地來榨取中國農民的汗血，較崇高點

的官吏與洋人們觥籌交錯，杯酒言歡，也是習見的事。像我們專喜干預司法的韓主席，去年就在乘專車過甘里堡時，特地下車拜訪了洋大人一次，據說對於洋人們合理化的剝削事業，極為佩服贊許。

十 買辦們

實際上，洋大人親自出頭與中國上等人士週旋的時候，是很少的。除極有「面子」的如韓主席之類以外，普通有什麼事情，都有買辦們出面。如是，買辦們便成了天之驕子。在公司裏除洋大人之外，最趾高氣揚，神氣活現的就是他們。他們有兩副臉，見了洋大人就俯首貼耳，千依百順；祇看怎樣可以討洋人的歡喜就怎樣做。但一見了地位與勢力不如他們的，便又昂頭挺胸，居然一品人物。他們的收入都很可觀，每月一二百元的薪水外，每年還有三五千元的買烟佣金。生活之餘，還可以儘量享受些酒色賭博雅片的麻醉。他們世事不管，一心只知道怎樣輔佐洋大人圖個天子萬萬年的「安穩」，好讓源源不絕

的的餒餘，可以由洋大人拋下來給他們安然消受。

此中可算「鶴立雞羣」的便是田總買辦，所謂田掌櫃的即是。他是買辦們的頭兒，坐鎮廿里堡，手下有百多雇員。各分莊都有他的賬房，專管公司開發農民的煙葉價款，并代付公司一切置購物件，火車運費，車票，等等色色的現金支付。他在公司裏不支薪金，但每年收烟，代公司付款的手續費是百分之一；像今年收煙用款八百萬元，他便足足的，收入了八萬元手續費。此外他還有一筆買烟的佣金，像今年便也有二三萬塊錢。據近他的人們說，他的個人經濟情形並不好，目下虧累頗多；但是他每年收入有十多萬，青島、天津、上海都開着較大規模機製木箱廠，專製大批盛捲煙的木箱，供給頤中公司各地的捲煙廠，營業聽說都不很壞。所以累虧的話，頗難令人相信。不過他十多年來在魯東因為買得了一個「輕財好義」的美名，所耗損的錢財，當然也很可觀。確實，田某之處世接物很能知道「以柔克剛」的道理；我雖只與他短短的接談過一二次，他那種「謙恭下士」的態度，給我印像也並不壞。以魯東民風的強悍，他能以一個異鄉人周旋其間，十多年來由「以身

作則」地替公司栽種煙葉，漸而傳教似的勸導其他農民也來栽種，以致今日年產煙葉至千萬磅之多，並能對內忠實于公司，對外不辱使命，樹立洋人的剝削大業；自然精明的洋人所藉重的，正是他個人獨有的那些「特長」。

洋大人，官吏，買辦，替洋大人運貨物的交通工具，——頤中公司煙葉出口佔膠濟路貨運極重要的地位——征稅吏，——膠濟路一帶烟稅局卡很多，情形一時調查不清楚——地主，高利貸者，這些便組成了半殖民地的魯東農村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的主體，自然是得利最多的洋大人，其餘都是直接間接服務于洋人，或竟趁火打劫以圖分得一杯羹的，而屈伏在下，掙扎着，并仍繼續被刮削着的，除廣大的農民外，便是頤中公司的許多雇員和工人了。

十一 頤中雇員

所謂雇員都是些寫字間，管理倉庫，擔任翻譯的等等職員們；人數約有二百餘。地位

較高的都帶着較濃厚的買辦意識，較低的也因耳染目濡，能有較正的人生觀的也極少。因爲是季節工作，除冬季收烟服務三個多月之外，其餘時候僅有三五個在甘里堡辦公室的仍有工作，大多數人都要各自返家，按月領着半薪。這種半薪制度，聽說以前祇要進了公司就可以享受，現在不然，新來的在第一年是領不到半薪，而且近年新進公司的職員，月薪頂多也不過三十元；聽說以前有四十元五十元，但是回家的來回路費，仍可以如以前一樣由公司供給。第二年起服務完畢，便可以領半薪，從此也有加薪的希望。事實上近年真能得着加薪的也極少，人浮于事，勞動力賤，這在「自領」工作羣中也是如此。乖巧的洋人，常然也知道按「時價」收買勞働力的。在這些下級職員同事中，專門作各種「上進」的幻想的常然也有，但多數頹喪，都抱定過一天算一天的宗旨。自然生活的鞭策如此的重，現狀暗澹，失業隨時都有可能。這一切都是夠一個人每天在腦子內週旋的。

十二、頤中工人

情形更不如這些職員的便是工人了，各分莊所用的工人每處不過幾十名，是些打包上車的苦力。但在廿里堡烤烟廠却有一千五六百工廠工人，他們也是季工。每年冬季收煙的時候開工，煙烤完了，在舊曆年底以前，便又沒有事做了。他們實際上都是些貧農或雇農，在冬季田間工作不忙的時候來趁些貼補。自然能得到牌子——做工的證憑——的都是要有介紹人的。這裏便又是田買辦顯神通的地方。大凡平日多少接受田掌櫃的個人影響的，多少還有點希望；不過名額有限，競爭候補的太多，所以一塊牌子在農民手中，便成了珍寶。如果要讓的話，足足的可以值得五塊大洋。

這些工人們的工資，每天頂多的六角，這還是技術工人，大多數的都只有二角八分或多點。十二三歲的童工也有五六百，這在稍爲過得日子的家庭，都要寶貝般放在小學校裏念書的。和成年的工人們一樣，他們每天從早上六時做到晚上六時。工作雖是較爲輕鬆，專門整理煙葉，但工頭監工的打罵是免不掉的。而且在蒸汽散佈着的極端刺激的濃厚的尼古丁的空氣中，做着整天的工作，旁的不說，對於孩子們的健康上，發育上，尤其

對於他的嫩弱的氣管肺葉，是絕對有害。然而洋大人的經濟威權所至之處，孩子們的父母們是不得忍痛將自己的寶貝送上門來供策使的。

成年人們的工作，自然都是吃力而笨重的；有的管理發動機及烤煙機器，這都是較技術點的；有的將烤好的烟葉裝桶釘桶或運桶，這便要有牛一般的蠻力才行。在釘桶間是行的包工制，這一部份工人自然還要多受一層包工頭的剝削。

十二 今年也鬧起工潮來了

因為做的是季工，每年相聚在工廠裏不過三個月，而且一年主要的生活還是依靠耕種，所以這些工人的團結是相當的散漫。但是比起一般其他的農民來，他們對於現實的認識是要更清楚些：靠地土的生活滋味如何，靠賣勞動力給地主富農的滋味如何，靠賣勞動力給資本家的滋味如何，現在的生活比往年的他們生活又如何，這些當然他們都有了深切的了解。自然，因為生活日趨惡劣所以引起極不安定的心情，日積月累之

餘，總是要尋一個口子宣洩的，於是乎歷年所稱「本分」的廿里堡工人，居然破天荒地在今年也鬧起工潮了。

大約是陽曆新年之後的兩天罷，南廠那些「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童工們，全體約莫有三四百人，因反對一個英籍監工的打罵和無理開除工人，清晨全體停下工來。據說這位英籍的小黃毛，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素來偶一高興玩的時候，便也撫着孩子們的頭叫聲 MY, DEAR, BABY, (my dear baby)，但是不高興的時候，總是虐待打罵孩子們。時常到了午飯時間，找着一兩個倒霉的孩子們關在毛房間，不許下工吃飯，說是「活幹」得不好。孩子們痛恨他已非一朝一夕。當罷工的頭一天，有兩個較大的孩子去抬一只大煙葉包，抬不動，頭碰頭滑了一交，於是乎旁觀着的這個小黃毛，硬說他們相打，不由分說打了之後，還關進毛房間，第二天又宣佈開除。可是全體童工們都動了憤，異口同聲的喊「又打又罵，還要停工，俺可不幹！」並且大家都停了下來。一回兒，大小洋人都跑了，也沒有辦法。當時據說洋總辦已經決定下命令，去招警察來驅逐他們出廠。突然田

買辦得了訊趕來，一陣勸說，怎樣允許以後再不要洋人打罵，怎樣開除了的慢慢可以設法復工，怎樣找活做不容易，這些孩子們才在萬般委屈之下，重又做起工來。計前後工作停頓將及三小時。接着沒有幾天，因為舊曆新年快到，關於放假的問題，又鬧了一次工潮。本來公司原定舊曆除夕才放假，——以前幾年收買的烟葉少，總在舊曆年前就都燒完了，——這對於年事須要多幾天日子才處理得清楚的工人，尤其是這些農民充當的工人，是多麼不便。因此他們便以全體的名義通知公司當局，如果不是早四天放假，就莫怪他們屆時不到班。總算又是田買辦在雙方之間斡旋，結果提早二天放假，工人方面得了相當的勝利，憑現在情形來說，經濟的好轉沒希希望，工人們的生活無從改進，而政治上處于華北的魯東，已在萬分緊迫的危機中，則此後必不免還有加倍嚴重的工潮發生，這是可以預料到的。

十四 頭中在魯東勢力的前途

魯東種煙區三個月的觀感

在這種動亂時代前發抖的，除開土著的統治階層外，便要算是在魯東有極大經濟利益的英帝國主義者的頤中公司當局了！本來原料的攫取是帝國主義者佔領殖民地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日本力圖侵佔華北的大業一旦真個「完成」，頤中烟草公司在魯東的原料收買，毫無疑議地決沒有再享專利的可能。這個威脅非同小可，所以在兩個島國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整個利益衝突，不能達到某種妥協之前，頤中公司不能不另籌善策。而河南許洲一帶的烟草區，便又遭着頤中公司捲土重來的計算了——許洲一帶的烟草區，原也是頤中公司的勢力範圍，但在一九二七年給民衆的革命威力所收回了——但自從去年鄒挺生被當地不滿意的份子所暗殺以後，頤中公司在那方面的進展不免也受到相當的打擊。

自然頤中當局，如同其他英帝國主義者一樣，所最怕的還不是日本，而是中國的民衆革命力量。它可以希望用和平分贓的手腕與日本相週旋，以覓取最低限度讓步的妥協。但中國民衆的革命力量如果一朝勝利崛起了的時候，是要連根將它推翻的。一九二

七年它的勢力被逐出許州一帶就是絕好的例子。

然而一九三六年已經不再是一九二七年的情形了。十年來中國人民已得了無數歷史的血的教訓，閱歷了更多的珍貴的經驗。在全國民族革命呼聲與行動日益高漲的今日，防衛國土主權，收復失地，已是少數漢奸之外的一致要求，則大風暴雨臨頭的日子，魯東的一切帝國主義者勢力，皆將一掃無餘，我們屆時必能看得到魯東的英帝國主義者的頤中公司勢力，以及一切憑藉于它的買辦勢力，封建統治勢力，隨着而被捲入洪爐之中，化爲灰燼！

一九三六·四月

皖贛茶業統制的檢討

施克剛

繼絲業統制和棉業統制之後，在農業的部門中，最近我們又聽到了茶業統制的聲浪；同時看到因此而起的軒然大波，這就是最近一個多月以來報紙上所常見的，洋莊茶棧反對皖省統制祁（門）紅（茶）實行停兌匯票的糾紛。

茶業統制的聲浪，最初是在本年二月間，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業處召開茶業技術討論會議中播動出來的，播動者是安徽省政府。當時，該省政府代表在會議席上提出了「祁紅運銷辦法」一案，這提案，實在是統制茶業的先聲，不過僅得原則通過，未獲具體的議決。然而爲這個提案，對於素來壟斷茶業運銷的上海（茶棧即專辦出口的洋莊茶商）有重大的不利；於是後者爲「鄭重將來顧慮意外起見」，立即表示堅決的反對。同時，皖省政府一面似乎在順風轉舵，竭力解釋不致妨礙茶棧利益。但未及多時，忽然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四月一日聯合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業處及贛省政府代表，在安慶成立了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並且議定了統制兩省紅茶的運銷辦法。這對於上海經營紅茶的茶棧，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這實足以危及他們獨佔數十年的禁樹——紅茶運銷的貿易。於是在幾經呼籲，毫無結果之後，以上海市洋莊茶業全業公會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全體茶棧停兌匯票的含有恐嚇性的「痛切宣言」。紅茶運銷委員會，認為這是對官方的有意的挾制和侮辱。於是進行愈烈，對於上海總商會和上海的所謂名人的通電，一概置之不理。這是我們在報紙上所能看見的茶業統制聲中糾紛的由來。我們僅僅根據報紙上的浮面的敘述，無疑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根據具體的事實，對於這種「統制」的糾紛，作本質的揭發。這樣，我們才能看出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劇」，才能進一步地看出我國所謂「統制」也者的真面目。

紅茶本來是我們中國出口貿易上最主要的商品，一談到中國的出口貿易，便會聯想到絲和茶。中國之為外國所注目，與其說是五千年的文化歷史，無寧說是絲茶引起了

皖贛茶業統制的檢討

外人的驚奇的喜悅。不幸的是這兩樣「國產」近年以來，都陷入同樣悲慘的命運；尤其是茶，目前的輸出額不及三十年前的百分之三十。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外部的帝國主義勢力，阻撓中國茶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內部的封建社會結構，妨礙茶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遂使貧苦的茶農，呻吟在重重剝削之下，無法改良茶業的生產，促進茶業的運銷。所以為促進國際貿易，復興國內茶業着想，素來漫無計劃的茶業，在原則上實在是「有」統制「一下」的必要。然而，在事實上，我們顯然可以看到上海茶棧的堅決反對。既然統制是必要的，那麼，上海的茶棧根據什麼理由來作誓死的抗爭呢？

上海茶棧之作誓死的抗爭，並不是毫無理由的：第一個理由是攻擊皖省統制祁紅，是「以統制之名行省營之實」，摧殘商業，「與民爭利」；其次是攻擊皖省政府缺乏政信，一面「既對於茶號則用統制政策，對於茶棧則用滅絕政策，而事前則以冬電溫詞撫慰，一經佈置就緒，即表示斷難反汗。」還有一個理由，攻擊皖省政府妨礙「營業自由」；其實這都不是根本的理由。根本的理由在皖省統制祁紅以後，上海經營紅茶的茶棧，形

同虛設，無利可圖。因為茶葉出口銷售的對象是洋行，各地茶號不能與洋行直接買賣，必須由上海的茶棧為中間的經紀人。各茶棧照例向洋行或銀行借鉅款，貸給茶號，由茶號向茶農收買茶葉；茶號向茶農收得茶葉以後，概歸貸款的茶棧售與上海的各洋行出口。茶棧貸與茶號的利息是按月一分五，實際因為承兌匯票，遷延付票日期，及出售後故意拖延時日，遲結賬目的種種關係，至少有三四分的利息；而額外剝削的「使費」名目，更多至十餘種，約達茶價的百分之十以上，所以茶棧歷來是有利可圖的。然而，一旦運銷「統制」之後，貸款之權落於省府所介紹的放款銀行之手，運銷也全為省府所包辦，無法染指，茶棧從此便會成為有「棧」而無「茶」了。所以茶棧商人「為維持其舊有剝削關係計」，不得不起來誓死抗爭。

據運銷處（即皖贛兩省政府所組織的運銷機關）方面的聲明，此次皖贛兩省實行統制紅茶，並非攫取商人的利益。歸省營的「最大目的，在打破中間者之剝削制度，而謀茶農之真正利益，以達到整個復興茶業之計劃。」實施統制的步驟，第一步是減除運

銷的損失，使所售茶價不受中間人（茶棧）的剝削。從前茶棧放款，利息是一分五釐，現在運銷處介紹的銀行放款，利息減為八釐；從前茶棧代客交易，取佣金使費多至百分之十五，統一銷售以後，祇取手續費百分之二。第一步的目的在減輕茶號的負擔，等這一步達到後，再設法為農民謀直接的利益，這是皖贛兩省政府「達到整個復興茶業之計劃」的兩大大步驟。本來，皖省政府事先曾經完全接受上海茶棧的要求，並曾明白電復上海茶棧「並無統制之事，決不妨礙茶棧放匯，萬毋疑慮」等語。不料，茶棧放款百餘萬元之後，皖省突然宣佈運銷委員會成立，實行祁茶統制，這似乎是「出乎爾反乎爾」的奇特行爲。其實，揭穿內幕，絲毫不足為奇，倒是現社會中最通行最平常的事情。

在自然界中，大魚吃小魚，誰都不以為奇，同時，在現社會中，大資本驅逐小資本，也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此次統制糾紛的背景，實在不過是這樣的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而已！在浮面上看來，似乎是皖省政府有意和茶棧為難；在事實上實在是金融資本代表和封建殘餘的茶棧作幕後的鬥爭。雖然中國金融資本的銀行和封建殘餘的茶棧，

都以隸屬外國銀行與洋行的支配爲共同的特色；但因勢力有強弱之分，於是強有力的金融資本，在都市蕭條投資無門之際，遂盡力向農村開拓營利之途，用較低的利息，來直接吮吸農民的血。此次皖省政府之毅然實施祁茶統制，其最大的靠山，便是金融資本。在此次放款總額（一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元）中，有三十萬元是交通銀行與安徽地方銀行共放的，其餘之數，是由安徽地方銀行與中國農工銀行放出的，皖省政府不過是放款給各商號的介紹人而已。所以，皖省政府實在並不是鬥爭中的真正對手，其所以突然雷厲風行地實施統制，顯然是受着金融資本的緊迫。

第二個原因，是交通機關比較完備以後所促成的。祁門區域位於安徽南部，處萬山疊障中，由安慶或由杭州赴祁門要七八天；茶葉運出時，要繞道江西的鄱陽湖過景德鎮出九江，大約要兩星期。自從杭徽路屯合路的汽車道完成，更因江南鐵路公司的由宣城至蕪湖直通上海的聯運完成以後，據各方面的調查，在營業上關於運貨一點，除茶葉以外，別無可爲。尤其是汽車路上，從祁門遷赴屯溪到宣城約達二百五十公里，每箱茶葉不

過五十斤，可收運費一元八角左右，而別的農產，就無法代運。省營公路爲了這關係，也就不能不緊迫地作強制的統一運銷了。此外，自然我們不能担保沒有其他「心照不宣」的個人的私憾和政治的原故。

如果說「統一運銷」是足制上海茶棧死命的利器，「停兌匯票」便是上海茶棧反攻的策略；「停兌匯票」的效力正不下於「統一運銷」，因爲過去內地的茶號全靠茶棧貸款，才能收買茶葉。茶棧貸款辦法，以茶號收茶數額爲標準，先付現款若干及期票若干，這種期票要到一定時期才能兌現。此次茶棧實行停兌匯票，就是對這種期票雖然已經到期，仍不予以承兌。這樣一來，持有這種期票的茶號，以及買受這種期票的錢莊，無異於持有一張白紙，其受損害之大可知。所以，自從上海茶棧宣佈停兌後，各地商會，茶業公會，都紛紛電促恢復匯票，全國商業聯合會和中華工業總聯合會甚至共同派員赴皖，商洽解決辦法。因爲匯票停兌之後，不但茶號及有關係的錢莊受到損害，全國的工商業也受其影響，貧苦的茶農更因匯票停兌，適逢新茶上市，茶商竭力壓低茶價，不得不忍痛將茶等

於無償出售，以致一年的辛苦，還不夠償還積下的債務。

在多方面的勸導之下，上海的茶棧眼見綠茶即將上市，時機不容坐失，在五月二日自動地開兌了綠茶。因為上海茶棧的大宗營業，約有十分之七是綠茶；綠茶上市不早開兌，無異自取滅亡。茶棧當初之所以紅茶綠茶一律停兌，不過是示威的作用而已。關於紅茶部份，因為運銷處已將茶棧的貸款償還，所以不生開兌的問題；在另一方面，主持統制紅茶的運銷處，也在多方面的圍攻之下讓了步。本來，在排除洋商操縱與取消茶棧剝削一點上，紅茶統制具備着相當的反帝反封建的意義；然而因為這個統制的基礎，本身建築在依賴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維持的金融資本之上，先天根本脆弱，加了準備又極不足，於是一受重大的打擊，便迅速地讓步了。

在「外商會議」席上，主持紅茶統制的運銷處負責人向外商担保：（一）紅茶外銷兌與外商交易，不擬自己運出國外；（二）一切費用仍照前例，與從前洋莊茶葉一樣；（三）交貨時担保與樣品相同。從這三點可以明白地看出，這次「統制」絲毫沒有排除洋商的操

縱，反而更切實地向洋商担保履行從前茶棧的義務。統制的結果，帝國主義依舊屹然未動，不過是私的茶棧被公的茶棧取而代了吧了。

在取消茶棧剝削一點上，茶葉統制的實施，似乎盡了相當的反封建的任務。確實，打倒茶棧，可以取消茶棧對於茶號種種不合理的剝削。但是受其惠者，不過是茶號而已；貧苦的茶農所受茶號之種種不合理的剝削，依然存在。其實，從前茶號所受的剝削，都轉嫁之於貧苦的茶農；現在茶號所受的剝削減輕了，貧苦茶農却決不能因之而少受茶號的剝削。因為事實告訴我們，此次紅茶統制第一步的目的，只在減輕茶號的剝削，至於直接謀茶農的利益，那是第二步的目的。究竟第二步的目的何時達到，恐怕統制者的本身也還沒有想到。據最近事實的報告，茶農的暴動普遍地開展了起來，在祁門已有好多家茶行茶號被茶農搗毀。因為茶葉統制匯票停兌之後，茶商看破政府統制的無力，利用政府貸與的款項，不拿出自己的資本積極推廣營業，僅圖掩蓋政府的耳目。對於茶農則變本加厲地加以剝削，趁新茶登場而匯票停兌的機會，竭力抑低茶價；因此引起貧苦茶農極

大的反感，以致不可遏止地暴動了起來。在茶農，一方面因為過去合作社是盈虧平均攤派，而現在實施統制，也許仍要採取同樣的辦法，因此勤者漸惰，惰者更惰，都不願出力改良茶葉品質，增進茶葉主產。這是茶葉統制賜給茶農的結果。

雖然運銷處和茶棧在表面上發生了難以彌補的決裂，在實際上，舊日茶棧的經理，公然地做了運銷處紅茶推銷組的主任；舊式的交番，仍舊被拉去做了運銷會的砲樓。彼此間的誤會，祇要在大家的利益均霑下，祇要包住着「面子關係」，在暗中早已冰釋。在五月二十日的報上，還看見了商會將出任調停雙方誤會的消息，自此以後，報上就沒有下文了。

因此，茶業統制的結果是茶業受了帝國主義金融資本與茶棧的統制，貧苦的茶農因之而被統制於死地。反帝反封建的戲劇，本應當轟轟烈烈演下去；然而因為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農——被壓在舞台之下，因此，演不到半幕便忽忽地收場了。

蠶絲改良統制下的江浙蠶農

朱振之

號稱我國特產，而且曾佔輸出首位的蠶絲業，自從日本的蠶絲獨霸世界市場；加以經濟恐慌的浪潮，侵入中國以來，無疑地是趨於沒落了。於是前幾年的絲商莫不叫苦連天，呈請政府救助；而政府救助絲商的辦法，便是抑低繭價，把大部份的損失推在蠶農身上。影響所及，使中國——尤其是江南的農村經濟，加速度地崩潰！幸而國際關係發生變化，在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頭，世界蠶絲市場又漸趨活躍了。因為絲價暴漲，中國的絲商大多數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額外利潤。然而蠶農早已經用不足二十元的價格，忍痛地把鮮蠶出售；他們只有望着絲價出神而已！

因為去年絲價暴漲，今年江浙蠶農育蠶的興趣，格外來得濃厚，所以蠶農的戶數和育蠶的數量，比較往年頗有增強。同時因為中國的蠶絲業連年失敗，農民的桑田，很多已

經改種穀類；所以桑葉的價格，也因供不應求，而隨着提高，每担有的高到四元。然而他們仍然希望蠶繭能有很好的收穫，有很高的價格，可以稍稍補償歷年來的損失。現在春蠶已告結束，產量的確不差，但是蠶農所得到的究竟是什麼呢？仍舊是失望，嘆息，憑空地還增加了不少的憤恨。

原來江浙兩省的蠶絲業，現在已在經濟委員會的蠶絲改良會的統制之下。蠶絲改良會的負責人員，就是絲業新興領袖無錫薛壽萱等。自然，資本家是慣爲自己打算的；他們爲要獲得額外利潤，除了榨取工人的汗血以外，當然還要利用壟斷地位，向蠶農肆行不等價的交換。因此今年的鮮蠶價格，在經委會蠶絲改良會的統制之下，竟規定改良種每担三十元，土種二十一元。據說這是依照本年五月十五日國際絲市價格核算所得的結果，是一種平衡的辦法。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這種欺人之談，立刻給現實所粉碎了！每担生絲成本，如果是繅成上等身色一五六條紋的白廠經，只須乾繭四担（去年最好蠶身，只須三担許）老秤；而每担乾繭，平均約須二百七十斤鮮繭烘成，鮮繭市秤每担三十元，

合老秤三十六元，每担乾繭約須九十七元二角。加行租開支繭捐等二十元，合計一百七十元二角；四担共爲四百六十八元八角；再加繅工五十元，也只五百十八元八角罷了，這是根據絲業中人自己說的，每担絲價的真實成本，至多不過如此！

我們試再檢查五月十五日的國際絲價：美國紐約爲一、五七美元，日本橫濱爲七〇五日元，滬市白廠經爲六八〇元，除去每担成本五百十八元八角，可賺一百六十餘元。即使跌到五月二十日的白廠經每担五百八十元，還是有錢可賺。何況絲市漲落，本極平常；中國絲業家儘可以在絲價上漲時候拋售；而且在事實方面，中國的絲業家的確在絲價八百元左右時候，早有拋給外商的了。如果照去年六月以後的絲價計算，最高達一千〇五十元，最低達七百二十元，平均也在八百二十元以上；中國的絲業家——所謂繅絲廠商，他們的利益，真是可觀！

在浙江方面，絲繭商人更加來得兇惡。改良種的收價，僅僅二十六元至二十八元；土種繭的收價僅僅十八元到二十元。浙江絲繭商人，對於蠶農這樣的生吞活剝，竟連浙江

的蠶絲統制委員會也覺得過意不去了，他們曾把低價所收春繭，一度扣留，禁止運滬，但是浙江的旅滬繭業聯合會，還要起來抗爭，據他們的呈文裏說：『本屆繅折之大，至堪驚人，各絲廠試折，竟有達司馬秤，老秤六百七八十斤者，其最普通如德清崇德海寧等繭，總在六百斤上下，比較上年，每絲一担，暗耗增到百元以上，或七八十元，五六十元不等。』根據他們如意算盤打算，每繅生絲一担要有一百元的損失。不過照事實來計算，假定每担乾繭，由鮮繭三担烘成，每担土種鮮繭，收價十九元，則每担乾繭只須五十七元；再行租開支繭捐等二十元，合約七十元。即令繅折甚大，以六担乾繭繅絲一担，再加繅工五十元，也不過五百十二元。即照呈文所說，下級絲按最低絲價五百四五十元出售，還有利可圖。何況他們所收到的，並不都是這種劣繭，繅折決不致於如是之大；而且他們並不都在絲價最低時期拋出蠶絲，這樣浙江繭絲業資本家的真相，我們可以窺其輪廓了。

在江蘇方面，因為蠶農的呼號，加以蠶繭本身質量的優秀，總算有的超過了三十元的價目，批到市秤每擔三十三四元左右。然而和縣農會向政府當局請求的市秤每担五

十元還是相差很遠。江南的繭絲業，早被著名的絲繭鉅商薛壽萱所操縱，他首先把持了江蘇蠶業改進會，並在各縣成立「蠶桑模範區」，他的初步工作是施行「蠶種統制」和「蠶行統制」，現在這二大工作都已經收了很大的成效。

「蠶種統制」有什麼意義呢？他先把各製種場的蠶種集中，並在各鄉鎮「蠶桑模範區」廣設指導所，由指導員將蠶種散發農民。永泰絲廠的蠶種（薛壽萱所經營）農民如果需要，可得減價或賒帳的待遇；交換條件就是成繭以後必須售與該廠，否則議罰。農民貪取幾毛錢的便宜，就馴服地鑽進他的圈套中去了。

「繭行統制」有什麼意義呢？就是準備在若干年後，繭行一律改用新式繭灶，以期改良繭質；但是在過渡時期，准許模範區所指定的舊灶暫維營業。可是限制甚嚴，除與薛氏有關係的行主或在當地有勢力的繭商之外，全被取締。過去各縣繭行很多，收繭時候競爭甚力，絲繭鉅商抑價頗難。農民如果不願低價售出新繭，還可以自烘存儲；現在這些行為都在「違法」之列，此後農民非在合法的繭灶不得烘繭；換句話說，農民非按照絲繭商

人規定的低價售出不可了！

絲繭鉅商設計的周密，手腕的靈活，是值得欽佩的。在新繭快要出市的時候，他們就叫報紙替他們散放『絲價慘落』的謠言。同時銀行家也爲虎作倀，聲言如果提高繭價，就要停止放款，以避投資危險。接着蠶業公會主席也說：『三十元繭價係絲價高時所規定，當時核算，廠商並無利益。半月來絲價低落，繭價應比例照降。但他在會議席上討論時，仍力主維持三十元原價，』說是『體恤蠶農！』

那時候絲價是否真的低落呢？這自然是絲繭鉅商們的有意造謠。六月四日新聞報上明明登載着：

購進行名	絲牌	勻度條份	絲名	扯價(單位元)
培亞	紅鶴	一一、一三、	白廠	七五五
信孚	金鶴	一一、一三、	白廠	八〇〇

六月五日的新聞報續載：

蠶絲改良會統制下的江浙蠶農

中國農村動態

購進行名	絲牌	白度	份	絲名	扯價(單位元)
怡和	豐泰	一一、一三、		白廠	六四〇
達昌	時髦	一一、一三、		白廠	七二五

六月六日該報又載有絲價轉漲的消息。照上述絲價平均，還在七百元以上，比較五月十五日的絲價有增無減，況且三十元是模範改良蠶種的價格（土種只有二十一元），將來纜出的是上級絲身，在國際市場上可以獲得最高價格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蠶農的成本怎樣，根據六月五日國民導報記載：

「欲得鮮繭一担，須桑田二畝，每畝必須之人工，須三搗三削，一簍一肥，每年約須十八個人工，每工五角計，兩畝共須十八元。肥料每畝扯加六十担，每担一角，共須十二元。該田如係租田，須出租費每畝七元，兩畝十四元。如係自耕田，則須納稅銀三元，總計自田須三十三元，租田四十四元。如全無桑田，純持購葉育蠶者，照今年葉價平均每担兩元，每担鮮繭耗葉三十担，是非六十元不辦，外加種子二張半，每張四角，須一元，養蠶人工三十工，每工五角須十五元……可知自田桑葉育成者，共需四十九元；租田桑葉育成者六十元；購葉育成者，共需七十六元。」

六月十二日大公報無錫繭市巡禮中一個年老農夫對記者說

「育蠶一紙要蠶種費四角，稚蠶共育費三角，柴炭費一元，從大眠開葉以後，自己不夠工作，叫人來幫忙，每工的工錢連膳食大約五角，四天計算共二塊錢。有桑葉人家，雖不要買葉吃，可是種一畝的桑田，要九工人，每工五角，便要四元五角，還要肥料六十担，也要五塊錢左右。照上面的數目合算起來，每張蠶種的成本，要十四元七角，自己的工夫，還是落空。每張蠶種的結繭，數量平均是四十斤，養二張半蠶種，方可收得一担鮮繭，合成云是三十六元七角，如今只賣三十七八元，還能有多少好處？別說鞋襪和衣衫，吃糧都不夠。況且這種還是帶有桑葉的人家說，如沒有桑葉田，完全買葉來養，每張蠶種，要吃葉九担，照今年的葉價，平均二元五角計算，葉本在二十元以上，豈非虧了二十元的本嗎？」

根據上引兩節消息看來，繭子的成本無論如何已經超過繭價。千萬蠶農一個多月的血汗，自然完全做了絲繭鉅商的犧牲。這就不難瞭解，爲什麼連黨辦的『縣農會』都出來反對，主張把繭價提高到五十元。

同樣，烘繭的統制，也受到各地繭商和繭農們的反對，經過許多天的激烈鬥爭，總算把這統制辦法打銷。可是當他們獲得暫准零烘的命令時候，大多數的繭子，已經到了絲

蠶絲改良會統制下的江浙蠶農

繭托辣斯的棧房裏了。最可笑的是，當無錫的蠶農爲了請求增高繭價，鬧得滿天風雨時候，江蘇蠶業改進委員會主席委員會濟寬氏，恰巧到了無錫，他一面叫興業公司操縱下的繭行公會，略爲提高繭價至三十二元；一面却勸蠶農，要改良培植桑樹，增加桑樹產量，減低養蠶的成本。這種改良主義的說教，徒然增長絲繭鉅商們的氣焰；對於勞苦的蠶農，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蠶農的命運就是如此；即使市場偶而景氣回復，他們仍然是受苦。記得去年秋冬薛壽登經營的五家絲廠，共獲純利一百二十餘萬元。去年秋天，薛氏更聯絡一個系統下的絲蠶商人，組織一個廣大的興業公司，資本一百萬元；復有鉅額銀行投資作後盾。無錫絲廠在極盛期間有五十二家，現在只剩了四十六七家；自從去年起，幾乎全部給興業公司租了下來。淺見的人，往往看見農民銀行貸款數萬元於農民，爲之額手稱慶不止。如今資本家僅僅一舉手之勞，已經迅速地把握數十百倍於此數的金錢，重復聚斂到都市中來。現今薛氏獨佔既已成功，他將更穩健的獲取更豐厚的利潤，這是可以想像到的事實。

看了上面的報告，中國所謂統制經濟的本來面目可以明瞭。但是我們不要忘掉，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說統制經濟祇是銀行和民族資本，通過政治而加強對於生產大衆剝削，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要忘了，他們後面還有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統制經濟的執行者盡了兩種作用，一種是使品質相對的改進（如棉花蠶絲統制，均曾注意到品質改進），第二種是使價格低落，這二種就是他們報效主子的功績，也就是以吸收生產大衆最後血汗爲基礎的所謂半殖民地統制經濟的本質。

附記：本文一部份係根據錢立成君「無錫絲繭托辣斯的出現」所用材料由編者補充而成。

一九三六·七月

絲繭統制下的無錫蠶桑

苦 農

一 養蠶的興盛與衰落

無錫的蠶絲，大家都知道，在全國絲市中佔着極重要的位置。同時它也是無錫農村中最大的副業。一般農民，除田稻的收穫充作一年的糧食外，養蠶所得的進款，是要維持他全年的零用與開支的。估計每家大概有桑田一畝，通常一年養蠶二次，每家至少可得一百斤以上的鮮繭。養得多的，總在三百斤或四五百斤之間，在以前，繭子是很值錢，每百斤有八十元至一百元的價格。所以農民只要收得鮮繭一担，就不怕沒有上百元的進款。他們人工是自己的，除了栽培桑樹的肥料費外，所賸餘的勉強足夠一年的開支了。

可是在前幾年，蠶絲因為國際市場的不靈活，加着日絲的貶價傾銷，以致外銷不暢，

絲價一落千丈。每担鮮繭的價格，也從百元直跌到一、二十元。農民千辛萬苦養得了一担鮮繭，却得着二十元不到的酬報，賠去了養蠶成本，還抵不上栽培桑樹的人工和肥料。（關於這點，請參攷朱先生所引國民導報的記載。不過那裏面對於工資的估計稍高。在農村中的普通工資，大概是一塊錢做四工，另供飯食。——吃飯在農村裏是不算錢的。——所以兩畝桑田必需的工資，約在十元上下。再加肥料賦稅等，應化成本二十元左右。——指自耕田。）

但農民雖然感覺到繭價低落，養蠶不能得利，是切身的痛苦。然而在自由賣買時候，繭價仍有漲高希望；所以養蠶還很興盛，現在使他們最最感覺痛苦的，那就是「蠶種統制」和「蠶繭統制」。因為蠶種統制會使他們兩年來有買不着蠶種的恐慌；蠶繭統制使他們的繭子不再能得到一個比較好些的代價，真是一條死路了。

二 「蠶種統制」與農民

絲繭統制下的無錫蠶桑

養蠶第一是要蠶種，原先無錫的農家，都是各自留取土種。自從改良種發行了，土種就漸漸地消滅。那時改良種很少，因為少的緣故，每張蠶種的價格，要一元至二元，甚至二元以上。一般投機家因為有利可圖，紛紛開辦製種場。一時江蘇全省的製種場多到一百多所。產量大增，蠶種因之過剩，每張蠶種由二元一跌而至四、五角甚至一、二角。因為蠶種供給過多，當局就設立了取締所謂不良蠶種，後來又實施統制蠶種。

這時我們的「絲業大王」就大顯身手。他那時早已掌握了無錫絲業的牛耳；同時又開着製種場，做着製種業的盟主。他組織了「蠶業改進會」，成立了「蠶桑模範區」，並設立着「育蠶指導所」，一手包辦了整個無錫——也可說江蘇的蠶絲業，那時統制禍便發作了。

統制蠶種能使製種場不多出蠶種，不少製蠶種，使蠶種的供求量得到平均，便是一件最好的事。但是實際上，蠶種統制非但不能符合上述的理想，却反因製種場故意不肯多出蠶種；又加着許多製種場因過去虧折太甚，紛紛倒閉，結果蠶種却大大的缺乏起來。

農民們雖說養蠶沒有餘利；但他們飯是要吃的，債是要還的；而且既然栽着桑樹，總得靠養蠶挽回兩個肥料錢。在去年，蠶種缺乏了，農民們因為自己沒了土種，便成問題，一時大起恐慌，紛紛向着「蠶種模範區」要蠶種，模範區沒法應付，而農民却愈來愈多，在羣衆激昂之下，把「模範區」搗毀了。結果當局也認為蠶種缺得太多了，就不惜犧牲的向日本訂購了大批蠶種，以應需要。

可是蠶種數量實在少得太厲害了，日本種運來後，還是不夠分配，眼看着桑葉在田裏枯黃，人工肥料是付之東流了。但有什麼辦法呢？去年去了，今年却又踏上了去年的覆轍，還是向日本買了大批蠶種應急。

原來改良蠶種和統制蠶種，是想使農民受點益，但反而因此教農民受了莫大痛苦。自己不能適應蠶種的需要却極力壓制着人家的製種場不准多製蠶種，蠶種缺乏了便向日本去買，對於整個國家和農民的損失，當然不可數計。這也未始不是「蠶種統制」——不蠶種壟斷——下的恩賜！

三 「蠶繭統制」與資本家

無錫的養蠶是在這樣的矛盾中；絲繭是在前兩年慘敗了；但是一般資本家的絲繭商，却能在慘敗中想出辦法，操縱着市場，獲得了相當的利潤。原因是以前各個絲繭商的收繭，是各不相謀的。他們各自標着繭價，各收各的繭子。這樣顯然地有了競爭，資本家是何等聰明，他們眼看着這個弱點，對於他的利潤不無妨害。于是就由「蠶業工會」開一個會，共同議決，規定繭子的價格，只准殺低，不准提高，實行統制繭價。倘若有一、二個蠶行要想多收繭子，抬高繭價，那末大家就認為這是破壞公約，共同給以極嚴厲的處罰。這樣一來，資本家便統制住繭價，不放農民稍為有些活路。換句話說，是非把農民的血吸乾不止，非教他們跑上死路不可。

在統制繭價下，資本家大張其壟斷的手段。當市場上每担鮮繭的價格，能扯有六十元或四十元的時候，他們有本領把它抑制到三十元或二十元的半數價格，以維持他的

肥厚利潤。好在農民是不曉得什麼國際市場的。

在資本家千方百計的壓制下，農民們吃盡辛苦所得來的蠶繭，雖然要想多賣幾個錢。但有什麼方法可以跳過他們的網羅？只好忍痛的低價出售給資本家，儘他們去發財。在去年，大家都知道那是絲繭商的發財年。他們用了統制的繭價，收了二十元不到的一担鮮繭，一轉手間，絲價突然飛越到五倍以上。低價買進，高價售出，獲得的利潤，當然可想而知。根據錫報上的記載：我們的「絲業大王」全年獲利，淨得二百餘萬元。這個數目，當然使得我們要深深地吃驚。其實這是毫不足怪；因為他在去年在宜興、溧陽等縣，把繭行整個的包下來；一方面免得別個同業去侵越他的勢力範圍，一方面使農民再不能措穿他的脚底。那時農民因被壓迫得太冤枉，大家自動起來去把他的繭子扣住；他便派了大批軍警前往彈壓。在無錫呢？雖然沒有像宜興等處那樣整個包辦，但也是完全操在他的手掌裏面。

絲商不說罷，就說素以收餘繭，做掙客爲業的繭商，視月涵，根據本年各報的記載，也

竟淨賺了十餘萬元之多，我們看了上面的記載，就可知道去年絲繭商的發財程度。至于農民呢？他們雖然是眼看着絲價的飛漲；但是有什麼法子，能把已賣掉的繭子，再回到自己的手裏來呢？他們除了替資本家掙錢外，只有吃苦的份兒。

四 今年的集團剝削和農民動向

「絲業大王」和其他絲繭資本家，去年是賺得張口大笑；今年當然要步着去年的辦法，再來賺他一票。我們的「絲業大王」記到去年自己在宜興等處出過岔子，又爲免得招同業的妒忌起見，所以他就來一套新戰法，大規模地把無錫的絲廠家統統匯在一起，擴大力量，組織一個興業公司，來它一個集團剝削。實際上名義雖是集團，權却都操在「絲業大王」手裏，因爲今年無錫絲廠和繭行三分之二是他一人開的，他們在這集團統制之下，還恐怕有少數農民，把養得的鮮繭自己烘成乾繭，以便待時而沽，他們眼看着這個漏卮，未免要稍稍影響到他們的利潤；是不能不設法塞住的。于是借重地方長官的力量，

出張告示，禁止自烘乾繭。倘若有違明令，不但乾繭沒收，還要嚴懲不貸。這個辦法後來雖然經過許多人的激烈爭持，總算取消，可是在事實上，却只准在繭行開秤前兩天可以代烘，過了這個時期是絕對不行的。而且繭行總是有貨時就開秤，農民那裏有這樣的早蠶，趕得及在開秤前烘呢？在這種現象之下，農民是只有任他們去擺佈了。

去年國際絲市暴漲，今年絲價又是這樣的高。但在鮮繭將要上市的時候，無錫各報却登着絲市轉疲的消息，同時一方面三三兩兩的傳言，今年的繭價，因為絲市轉跌，只有二十五元一担了等的謠言。等到繭將要開秤，蠶絲改良會却規定了每担三十元。但是虛偽消息總蒙蔽不掉事實，農民雖然不知道國際絲市究竟怎樣，但也總知道這三十元的價格太少，就紛紛起來反對，同時又加着許多人的仗義（？）執言，總算再把繭價增高了五元。這時繭行已開，繭子也已成熟了，農民們對這三十五元一担的價值，只得承認滿足，就這樣的賣出了。——實際上最高繭價是三十五元，大多數蠶繭却在三十元左右賣出——但我們細細攷察資本家這種手段，事前放着每担二十五元的謠言，以後規定三十

元，末了又是三十五元一担，這是一種很有步驟的策略啊！他的所以要這樣，爲的是：倘若一定就是三十五元，農民們還要出來爭持，這樣一來，使農民們的心中，便會感到滿足；免得再有去年宜興溧陽這樣不幸的事件發生。

今年的春繭時期是這樣的過去了；最近報上却又看見了繭絲漲價的消息。「絲業大王」在這樣的壟斷中剝削着農民，得了超額利潤。但一向受制下的無錫農民，現在却也有了飛速的覺悟。今年春繭，收繭時期，資本家倘若沒有這一套很好的策略，那末像蘇州農民那樣的風潮，恐怕真要鬧得多呢！現在縣農會雖然由黨部主辦着，區農會鄉農會也由地方上的土豪籌備着，但這未始不是使農民得到一個聯絡的好機會。不久的將來，燃燒起農民運動的烽火是有必然性的。最近無錫絲廠的工人運動，不是一個很好的實例嗎？

做了三個月的合作指導員

王立仁

一 踏進合作事業的門檻

中國的合作事業，是在政府統轄之下，各地都有建設廳委任的指導員。在人浮於事的現在，雖則是小小的位置，除非有大帽子的介紹信，是不易謀得的。合作事業指導員，頂戴着公務員的幌子，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因信仰合作主義，所以在大學畢業以後，也求得了幾位大人先生的介紹，興高彩烈的跑到××建設廳，去請求指派工作。建廳對我非常客氣，允許爲我竭力設法，同時又叫我留下了通訊處，我想這樣定靠得住了。誰知一連等了半月，還是音信杳然，不得不再跑到同鄉那裏去探聽消息。他含糊地說：合作事業，除了行政自有系統外，工作人員，亦有系統，局外人是不能插足。但你如能再有大人先生的催

做了三個月的合作指導員

信，或者還有辦法。這對於我嚮往合作事業的熱誠，並無絲毫減退。因為我以為合作事業是復興民族的偉大事業，主其事者自然不能不慎重人選。我就照着再求了兩封催信，三天五天地去廳裏詢問，一個多月之後，委任狀居然發出來了。

我到了分發的縣份，縣長對於治政是個門外漢。他極其崇拜蔣委員長，他主張全國應該整軍尚武，以為建設事業只是徒耗金錢。因為這樣，他認為合作事業指導員是不需要的；然而他又不能拒絕廳派，所以他常對我說，叫我下鄉去時應以推行保甲為主，順便辦幾個合作社起來報上頭。可是不久行營的令文轉達到了縣裏，內容大意是說蔣委員長以為國民經濟衰落，是由於中間商人的漁利，高利貸的剝削；所以要求復興，非提倡合作事業不可，命各地方政府努力推廣合作事業，列為考成之一。縣長是絕頂聰明的，他便在紀念週上大聲疾呼救濟農村，提倡合作，接着又限定每星期須成立一個合作社。過了幾天縣長的辦公桌上，便有不少合作名著陳列着。縣長辦事如此迅速，那就難怪他會得到幹練的美譽了。

二 招待貴賓的消費合作社

縣裏有個民衆消費合作社，這是全縣首屈一指的模範社。社址是風景區域裏的一座洋式房子，經營膳宿浴三項業務。社員包括着縣長、黨委、局長、委員、富紳，以及鄉鎮保甲長、小學教師等一百多人。他們都是本籍或者寄寓此間，都有家在這裏的。就是鄉區社員，到了城裏，也各有他們的親友，所以用不着到社裏來膳宿浴，因之社員交易是極少極少。當初爲什麼設立這個合作社呢？那完全是爲了縣裏需要一個合作社來做牌子，同時城裏沒有一個完善的旅館可供外地派來視察的委員、老爺們膳宿浴，所以由縣長委員們發起，到各處徵集了社員而成立起來。

拿錢出來認股認社員的人，他根本沒有這種需要，完全顧着徵求人的面子，譬如募捐的認了一兩股，他們不須顧問社務，也不想拿回那兩塊錢，就是理監事，他們也沒有功夫來過問社務，憑一兩個主事人在那裏造假作偽，敷衍門面，從中舞弊。

做了三個月的合作指導員

我發覺這樣情形，以爲縣長和科長都還不知道，便跑去報告，請示取締辦法。但他們似乎怪我太不識世故，他們說：我們何嘗不知道，不過某是時人，而我們又必須成立這個合作社，你只要稽核上下收支數目符合就算了，其他可以用不着去問它。

三 假借名義的漁民合作社

這裏是一個很有名的魚市中心，附近幾省魚船，去外洋捕撈，往返必須經過這裏。所以雖是三五里圓圓的地方，居然有二十來家銀行錢莊、柴舖、米號、百貨商店，更是比櫛相連。它們都是接受上行放款營業的。

此地漁業商人，稱爲魚棧，魚船資金不足，都向魚棧貸款二三百元。但經魚棧放款以後，捕得的魚，卽須由該魚棧經售。魚棧在售得魚款中間絡繹扣除借款和利息，扣取佣金，此外又巧立名目，索取各種費用。魚棧往往兼營着錢莊、米號、柴舖、和百貨商店，所以貸款中除少數現金外，其餘大多是貨物，並且在出洋期中，就是有現款，也說魚價尙未割到，使

你沒有現錢去購貨，祇可問他店中賒欠，他店中的貨物，又通常要貴到一倍以上，魚棧是用盡方法向魚船榨取的。

不景氣的浪潮襲擊，使魚棧與兼營的錢莊店號，同時受着上行追索放款。而魚棧本錢又因魚價慘跌，收不回貸款。在上下夾攻之下，此地銀行、錢莊，以及各店號大多被迫停歇。他們用盡方法，從商會、同業公會變化出無數法團，連同縣長發電籲請救濟，並竭力活動籌設漁業金庫，但仍一無結果。

魚棧知道勞苦的千萬漁民，比坐享肥利的少數商人，易於引起社會的同情與注意，而合作社又是嶄新的名詞，便假借漁民名義，組織漁業生產合作社。縣長是趨承商紳的，隨即把表式送去，他們偽造了名冊，商會會長做了漁民合作社的主席，魚棧老闆分担了理監事，昔日的銀行行長做經理，黨委任祕書，於是宣告成立。在縣長趨承之下，指導員是形同虛設，自然不能自有主張。工作進行順利，第一天籌備，第二天成立，第三天便核准登記，當未核准的前夜，由縣長商會同業公會和合作社又發電呼籲，請求政府規定銀行貸

做了三個月的合作指導員

款救濟，這次電文與上次不同的是：上次是救濟漁商，現在是救濟漁民！魚棧希望銀行貸款給他們的「合作社」，各人分派，使他們的店號得以復業，又可轉貸魚船，從中剝削，可惜後因內部分化，這吮吸漁民血液的合作社竟無形消滅了。

四 被認「赤化」的鹽民合作社

因為這裏是××廠的行地，廠商對於鹽民，極盡榨取的能事。除以不足成本的價格收買鹽斤，與秤時捺秤以外，並以摻滷二字，公開尅扣斤兩。廠商的爪牙秤手們，又例須提取篷佣，廠商以引地為護符，且有收買專權，輒藉口精鹽暢銷，私鹽充斥，以及銷路滯塞，資金週轉不靈等事，延宕不收，故意殺價。鹽民的鹽除了漁汛期中，可以出賣漁鹽外，唯有賣給廠商，不准自由賣買。廠商延宕不收，那就無處脫售，所以祇得聽憑抑價。

鹽民有這種切身的痛苦，時想打破桎梏，求得經濟解放，於是依法共同集合組織信用合作社，兼營生產與運銷，當經政府核准成立，呈准建設廳備案，合作社原想以鹽板作

抵，向銀行貸款，照法律規定納稅直接運銷，可是廠商的保鏢人鹽務官署藉口引岸未廢，不准合作社自行運銷；新鹽法雖已公布，而又遲遲不曾實行。社員明知此中全是廠商作祟，仍想竭力設法進行；對於廠商壓迫，常有抗議，廠商因之深感不利，鹽官亦覺不安，在廠商與鹽官的勾結之下，合作社終以「妨礙鹽政」的罪名被封閉了。

旋因輿論制裁，該社又一度復活，復活之後，社員更信仰合作社，而且團結益堅。不幸主持的人又被官商權織而被迫流亡了。他們宣稱再組合作社便是赤化，便是破壞鹽政，應處死刑。社員祇可忍氣吞聲。

五 打破了我的「合作夢」

我到了分發的縣快近三個月了。在登記簿上記載着什麼保證責任生產合作社，代表人理事會主席×××，社址×××，什麼有限責任利用合作社代表人理事會主席×××，社址×××等，可是始終沒有人來過。我想知道各社的情況，便分別寫信去通知各

做了三個月的合作指導員

社，約定日期依次視察，到了幾處，既沒有簿冊，又召集不起社員，祇由代表人代表一切；甚至有幾個合作社不但並無其社，且查無此人。我回到縣裏弔卷一看，原來呈文社章名冊和登記的字迹，完全是一個人的手筆。我便寫信去查問前任指導員，他回答我是這樣：

（上略）現在民智未開，窮人還不懂合作，所以合作社往往被一般商人假借來規避營業稅，或者被少數人操縱謀利，信用合作社通常被士劣或富農用以向外借款，轉以高利貸放給窮人。依據法理成立的合作社，以消費為業務的往往受商家競賣而失敗；以生產為業務的又往往受廠家聯合貶價而破產；以運銷為業務的，因運輸上反不如商家的享受優待，怎能競爭，我已看明白了這點，所以為着顧到廳中考績，只得閉門造車，好在他們來亦祇看外表（下略）

看了這封信後，過去我對合作事業的種種幻想，便變成一陣烏煙散到雲裏去了。

鐵蹄下的冀東

王澤南

緒言

冀東四百六十七萬人民在日本鐵蹄蹂躪之下，已經有三年多了。雖然冀東到現在止，在名義上還是中華民國，但那裏飄揚的旗幟已非青天白日，人民所受的亡國痛苦和「滿洲國」的人民已經沒有幾多差別！當灤榆撤兵後，因為塘沽協定，冀東十八縣被劃為非武裝的「戰區」，在當時冀東的人民忍痛受着和內地不同的制度，但是他們內心想着「這不過是暫時的，政府決不會永久的讓冀東人民受着特殊的待遇，在不久的將來，冀東人民可以重睹天日。」不只冀東人民是這樣想，當時全國人民對於政府這種措施亦多諒解。可是時光是無情的逝去了，敵人的侵略與日俱增，冀東不僅未能恢復原來面

孔，反而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現，加重了冀東亡國的色彩。這不僅冀東四百六十萬人民大失所望，全國民衆亦賸有煩言。因此我們希望政府體念先哲名言「民爲邦本」從速出兵收復失地，以慰全國人民的期望。

現在國內各界愛國人民，一致的主張團結禦侮，而政府亦在勵精圖強，這是我們民族復興的朕兆。不久的將來，白山黑水間，一定可以重新飄起來我們的國徽——青天白日；備嘗亡國痛苦的同胞，亦將重浴祖國的恩澤！所以我們三番五次的，來描寫亡了國家的同胞所受的痛苦，以及敵人各種侵略行爲，民族敗類的喪心瘋狂，不只是作一種救亡的宣傳材料，還希望我們政府和全國民衆，更積極的更迅速的，來解除沉陷於地獄中的千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

本文係友人×君口頭敘述，由我筆錄下來，另外又參攷些具體材料而完成的。×君在冀東農村裏從事救國工作已經一年有餘，組織不少的救亡團體，種下不少的愛國胚芽，唯其因此，爲日僞所仇視，而不能不離開那裏。本文的材料多半是×君親身所經歷的，

可以說是一種珍貴的收穫，但因作者文筆的生疏，會減少若干珍貴價值，深希讀者原諒！

一 強隣侵略政策的推行

日寇由於殷逆汝耕而直接間接的統治了冀東二十二縣，除了鞭策殷汝耕以冀東偽政府的名義，盡量的執行出賣冀東利益的種種計劃外，還親自伸出侵略的血手，鎮壓冀東人民，麻醉冀東人民，一定要令冀東人民屈伏在牠的鐵蹄之下，變成一批馴順的奴隸，供其驅使與蹂躪，並且時時刻刻企圖把冀東傀儡式的政權，擴大於華北各省。即所謂：『冀察與冀東之合流』，因此日寇對於冀東的侵略政策是迫不及待的在積極進行。

1. 軍事統治 自從塘沽協定後，冀東各縣被劃為「戰區」，不許中國軍隊駐防，僅允許漢奸統率下的保安隊存在。但是日本反而在那裏駐着大批的軍隊，在通縣、唐山、灤縣、榆關、秦島、塘沽，均駐有日本的正規軍與守備隊。此外在通縣、唐山、榆關等地並駐有日本之憲兵隊，而散在冀東各縣尚有在鄉軍人的組織，總之日本在冀東的軍隊至少有五

千人以上（僅通縣就有一千多人）。

2. 顧問制度 冀東偽府各廳各處及各縣府，均有日本華北駐屯軍特務機關長委派顧問一名，此等顧問多係有作為的青年，且富有政治修養，參預各該機關一切會議，並時常到各市鎮及鄉村巡視，考察地方情形。顧問的主要任務，可歸納為二項：1. 監督漢奸，2. 鎮壓反日運動。他們有無限大的權力，儼然成為各機關的太上皇。他們每月有八十元以上的薪金，由特務機關發給。各縣的居留民會（設於縣政府內）亦歸顧問節制。該會設立日語學校，當地有不少青年，前去學習日語，以此為升官發財的捷徑。此外毒品，花會，娼妓等也是由於居留民會為推動的大本營。

3. 毒化政策 在帝國主義中最卑鄙的莫過於日本，而最陰毒的也莫過於日本，牠不只要把我們國家當作牠的原料供給地，和銷售商品的市場，還要驅使我們的同胞在牠的侵略戰爭中去當砲灰；但最可恨的是牠的毒化政策。牠用各種烈性的毒品，來麻醉我們的同胞，來根本消滅我們的民族。只要日本勢力所到的地方，毒品，花會，娼妓三位一

體的相繼而臨。冀東在日本未統治以前，毒化已經很普遍了。冀東各縣流行一種俗語：『窗戶紙糊在窗櫺外，黍子桿紮籬笆（沒有院牆）老太太小姑娘都抽烟（鴉片，白面）』這就是那裏的人民所說的「三寶」，由此可以說明冀東毒化之深了。

自「九一八」事變後，隨着日本在冀東統治的發展，毒化愈來愈普遍。上層社會的人們，十之八九吸食鴉片，下層社會的勞働羣衆十之七八吸食白面及打嗎啡針。據可靠的調查，每一縣城和每一市鎮，所謂「洋行」者平均有三十處；除了出售毒品外，還附帶有娼妓與花會。此外日鮮浪人在各縣設立的「書寓」也雨後春筍的普遍起來了。「書寓」即是娼妓匯聚之所，冀東各縣因日本的經濟侵略和漢奸的「趁火打劫」以及毒化的深入，一般中小農家，小本經營者，勞苦羣衆莫不陷於破產狀態中。男人有血性的去當盜匪，狡猾的則爲虎作倀欺壓鄰里；婦女則大半出賣自己的肉體以維持最低的生活。於是乎日鮮浪人乃大經營其「書寓」矣。「書寓」的顧客，上者爲士紳階級，下者爲當地駐兵及勞働階級。

日本在冀東毒化政策所得到的成績，由於下列的事實可以給我們說明（發生地點爲樂亭縣）：一、李某與趙姓女結婚，不到一月趙女投井自殺。女方說是因趙女發現李某吸白面，李某則聲稱趙女曾在書寓賣淫，被其偵知，故羞而自殺。二、友人宋君在野外散步，親眼看見一吸食白面的男子躺在地上，兩隻眼睛尙能轉動，可是野狗數隻已在那裏咀嚼他的瘦弱身體。三、宋君在某小學教書，發現一小學生吸食白面，經偵察的結果，他的家庭老老小小都吸白面，甚至他不滿十歲的弟弟妹妹也有此種嗜好。四、宋君在澡堂洗澡，看見一位浴客竟倒斃於池中。這些現象在冀東各縣是經常的發生着，人們都覺着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此外日鮮浪人在各縣設立戲館，演唱淫蕩戲劇，營業都是非常興隆；一切少男少女在這種性的宣揚之下，成千成百的墮落着。樂亭縣三木戲館（日人）有了二年的歷史，每天有着五十元的盈餘；但每天被引誘的青年當然也不在少數！

敵人佔領了我們的領土，還採取各種各樣的陰毒手段，驅使我們同胞到毒窟中，斷

喪自己的寶貴生命；驅使我們的女同胞到肉市場上，戕害自己的健康身體，這是消滅我們民族最恨毒的陰謀。並且敵人這一陰謀，已經獲得很大的收穫；不只在偽滿和冀東，平津各地也在毒氛籠罩中。

4. 農業經濟殖民地化 日本雖然佔領了東北四省，因為氣候的關係，那裏不適宜於種植棉花，所以日本不惜用各種方法把華北變作牠的棉花供給地。在冀東是更加積極的來實行這一計劃。除了命令殷汝耕強迫農民種植棉花外，並在農村中推行合作事業，改良農業技術，設立農業推廣所，預備大批的農業技術指導人員，幫助各縣農民栽植棉花。

但是日人還恐怕農民保守成性，不肯大量的栽植棉花，因此在去年棉收時期，日人在冀東把棉花價格提高。往年每畝棉田能盈餘五元，去年則能盈餘十五元。以這種高利作鉤餌，引誘農民把大批糧田改種棉花，以實現其原料供給地政策。實際上農民並得不到多少利益，因為土地盈餘的增加，地價隨之高漲，受着這種影響租金也增多了。其次因

爲糧田的減少，糧價也昂貴起來；結果農民反而感覺生活的艱難。不過，地主和富農們確實得到若干利潤。所以農業政策的推行，只有使中國農業經濟更殖民地化，廣大的農民將更趨於飢寒與死亡！

5. 軍事工程 日方在冀東積極建設軍事工程，除了命令傀儡政府執行一切與軍事工程有關係的建設外，日方有計劃的要把冀東培植成一個侵略冀察的根據地，與匪僞擾亂華北的大本營。進攻綏東的匪僞軍的後防是——察北和冀東，正在積極活動中的『華北防共自治軍』也是以冀東爲根據地，過去（現在還未停止）的走私也是以冀東爲推動所。因此我們誠懇的希望政府，在澈底的抵抗侵略政策之下，不僅以保持目前的領土完整爲滿足，還應該積極的來收復失地，才能抑止敵人侵略野心，和根絕民族敗類的活動。日方在冀東的軍事工程，大部份都是異常祕密，現在只能將可以得到的材料續列如下：

a. 北方大港的建築 在中山先生著的「建國大綱」中間，所計劃的北方大港，現在

日方正在進行建築，這是一件痛心的事情。港址位於樂亭縣的東南海岸，介於清河灤河兩河入海口之間，近在港的前面爲石血坨島，周圍有四華里，島上有大寺一座，有僧道八十餘人。日方於去年夏天在樂亭縣城內設立一「冀東海港設計籌備處」，並派有日籍測量技師二人，住於沿海之木樓村，從事於測量工作，並規定強迫收買海港附近二十里以內的土地，每畝定價三十元（平時價格五十元左右）。民房磚的每座八十元，土的每座三十元，什麼時候需用，居民即得立刻搬家，因此人民對於日人極爲仇視。

b. 修築公路 由冀東僑府建設廳負責建築，日方派人監督，現在冀東各縣正在徵工修築，路面有三丈寬，佔用人民的地畝，每畝給價三〇——五〇元（平時每畝價格六〇——八〇元）。公路所經過的河渠，均建築洋灰鐵骨的橋梁。已完成的公路，賣與汽車商人專利經營交通事業，這些商人對於公衆利益是漠不關心的，票價十分昂貴。公路政策的推行，不僅便利了日本的軍事運輸，並將使源源的私貨，深入到農村每一個角落裏，加速的摧毀民族工業。

c. 建立軍用電話網 日人除在通縣、灤縣、榆關、秦島、唐山等處建築軍用無線電台外，並在冀東各縣各重要市鎮，單獨建立軍用電信及電話網（冀東偽府亦有交通網），他們的軍事行動更爲靈敏，而其用意是着重於鎮壓各地抗日運動。

d. 其它軍事工程 各縣的飛機場已大部完成，此外冀東各軍事重要地點，日方在積極的建築軍事工程，具體詳情外人無從得知。不過有一最明顯的事實可以給我們說明，去年春季天津、河海發現六百無名尸案，據各方面的研究，和日方的祕密軍事工程有關係。

二 傀儡政府的「清道工作」

在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過程中，不斷的遇到強烈的反抗，所以侵略者常常感覺到束手無策，從而得到一種實際的經驗。正面的進攻，必然要遭遇巨大的損失；如果用一種迂迴的辦法，不只可以減少若干抵抗力量，還可以獲得「清道夫們」的披肝瀝胆的

盡忠報効。因此侵略者不惜給這些「清道夫們」種種崇名厚祿，以羈縻其心，使其無情的殘害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可以引誘一般「名利薰心」的人們，進而獲得更多的「清道夫」。這些新進的貴人，爲了壓倒自己的前輩，對於本國同胞殘害和壓榨，要比他們的前輩更加倍的凶狠，否則便不能得到主人的歡心，以及奪取主人對於自己前輩的寵愛。這樣的「喜劇」，歷史上已經層出不窮告訴後人，並且在目前的中國有若干區域，正在扮演這樣「喜劇」。這是我們民族莫大的恥辱，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們應該起來遏止這種局面的擴大與延續，同時要積極的去剷除站在台後的導演人。

我在後邊所要敘述的，就是那些「清道夫們」活動的情形和成績，我們可以由於這些事實而了解冀東人民所受的痛苦，以及產生民族敗類的根源。

1. 冀東偽府的行政系統

冀東在表面上是一個獨立的政府，不過因爲地域的狹小，力量的薄弱，再加以日本積極的企圖將冀東偽府擴大於冀察以及華北五省三市。在實際上冀東雖然已經從中

國的版圖被割裂去了，但在形式上還用中華民國名義，並且把已經被廢除的「五色國旗」重新張掛起來，這些好像是表示着不忘中國的意思。但是我們如果去考察牠的內容，其種種的事實和動向，都是在危害中華民族。然而日寇爲什麼不把牠形成如「滿洲國」一樣的組織呢？而以不倫不類的形態把它表現出來？我認爲有三個原因：1. 貫徹以華制華的政策，以避免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松室孝良對於關東軍報告中說：帝國對於支那的工作，此後採取以華制華主義的方式，是絕不用軍力佔領，自找煩惱，而是利用土著勢力派造成獨立或自治的若干的政權。）2. 把中國分裂爲無數的政權（帝國今後當以擊破大的對象，尋獲小的對象，以分散其勢力的集中，增加彼此的疑忌。）3. 以冀東作爲漢奸擾亂華北的根據地，殷汝耕去年十一月廿五日，在冀東偽府成立一週紀念大會上的講演充分說明了這一用意。現在不妨引用一段：

「諸位！不要以爲我們冀東狹小而渺視冀東。我們要知道冀東是華北民意所產生的，華北幾千萬民衆對於冀東抱着無限大的希望，盼望冀東去解除他們的痛苦，而享受冀

東的『王道樂土』我們努力沒有很長的時間，竟然創造出一代表民意的冀東政府，我相信繼續的努力，以冀東作爲解除華北人民痛苦的動力，再加上友邦善意的援助，和華北人民的擁護，而向外擴大，在我們二週紀念的時候，冀東將不是現在狹小的局面，我們的五色國徽一定可以飄揚於華北五省。」

冀東偽府所轄區域共二十二縣，由於「停戰區」之灤榆、薊密行政區的十八縣爲主體，加上所謂「戰區警戒線」之昌平、香河、寶坻、寧河等四縣，人口共有四百七十六萬人。

冀東偽府成立不久，民政、教育、建設、稅務管理、等四處均改爲「廳」，並增加一警務廳，共爲五廳三處，每廳每處均聘有日本顧問。司法、郵政、監獄全爲霸佔。縣政府內分行政、財政、學務、公安等四科，至於承審仍歸河北高等法院管轄。

2. 冀東的政治形態

a. 政權的構成 冀東偽府政權的成份，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其次爲失意的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地主等份子混合成爲「冀東政府」。

鐵蹄下的冀東

b. 政治的主要任務 冀東偽府以「反共」爲政治旗幟，並反對國民黨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偽府去年曾發行「防共淺說」及「防共要義」兩書，內容是攻擊共產黨的凶狠。此外尚發行鼻涕集一書，宣揚國民黨之誤國。殷汝耕對於蔣先生也是極端的反對；西安事變發生時，殷曾發表反對蔣先生之談話。而偽府機關報「冀東日報」對於政府及黨國領袖之誣蔑誹謗，可稱爲「無微不至」！

c. 行政的機能 冀東偽府之公務人員，固然有不少甘心賣國的敗類，但也有很多人爲生活所迫，只好在偽府範圍內作事。不過大部份人都感覺到冀東這一局面是不會長久的，同時各機關裏的主腦人物，大批引用親友，職員雖然很多，無能之輩則觸目皆是。所以在工作效率上，表現一種消極的怠工。日方顧問對於冀東偽府之不能迅速的完成合作事業，麻醉教育，軍事建設等項政策，大爲不滿，並屢次申斥各級機關。

因此漢奸殷汝耕等爲了澈底的出賣冀東，和博取日方的歡心，從今年一月起開始實行兩種辦法：一、經常派遣要員到各縣巡視，嚴厲的考察公務人員的勤怠，而加以懲罰

與獎勵。二、收買政策。冀東財政是十分的富裕，殷汝耕就用這大批金錢收買公務人員，規定從今年一月起，公務人員薪水增加三分之一。這樣辦法實行後，公務人員爲了豐富的薪水，是會比較盡職些。這一政策的執行，又可以吸引不少「有作爲無氣節」的人們到冀東去。

冀東偽府爲了鎮壓農民的抗日反偽運動，對於農村異常注意，在農村佈置大批的爪牙，挑選可靠的豪紳委爲區長、保長、村長，每月發給薪水。區區一小村長一月尙能領到十五元。保長、區長爲數當然更多了。這些紳士們不但可以得到薪水，所有各項派款，他們還可得到提成的好處。至於他們的非法勒索，偽府是漠然不問的。偽府所關心的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怎樣使牠的爪牙去防範和鎮壓人民一切的反抗行爲。這一點不能盡職，當然要被偽府嚴厲的申斥與處罰。不過這些豪紳們爲着自己的利益，對於這一命令的執行，有時比上司還要加倍。

d. 漢奸的醜行 甘心出賣祖國的漢奸，他們媚敵求榮的醜態行爲，真是難以描畫

鐵蹄下的冀東

其萬一，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污點。他們不僅堅決執行敵人侵略政策，還盡量向敵人貢獻新的妙計，並自告奮勇的去實行，甚至於日方顧問都感覺着有點「過火」。

例如冀東偽府刪改小學課本，原來日方顧問還未注意到，但漢奸殷汝耕等爲表示堅決的賣國，及對於日方的忠實，命令各縣縣府辦理，各縣長立即通知各學校剋日將敘述中日糾紛的課文，用墨筆塗抹，否則處以「抗日反滿」之罪，各校校長唯命是從的完成了這一任務。縣長及地方紳士爲了表示忠實，把塗抹過的課本呈交日方顧問，請求審查，但日方顧問對於此事不大重視，又嫌麻煩，所以原封的送回各學校。各縣承審受理人民訴訟，豪紳地主總想從中取利，央託日方顧問承審說項，但日方顧問表示應依法辦理。

由於以上事實的說明，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敵人的侵略固然值得我們痛恨，可是內奸的出賣，比敵人的侵略還要來得陰狠。因此我們不只用整個民族的力量去驅逐日寇，收復失地，還要盡情的揭穿一切漢奸出賣民族的鬼蜮行爲，進一步剷除他們，肅清他們，因爲他們是敵人的清道夫，相反的便是我們民族解放的障礙物。

3. 冀東的武裝勢力

冀東偽府沒有正式陸軍，有五個保安總隊，係過去戰區保安隊改編，總隊之下爲大隊、中隊、分隊、小隊，按「三三」制編制，一總隊約有三千餘人，共計有一萬六千人，並有武裝民團四千餘人。此外偽府在唐山設立一「冀東軍事教導團」。

去年十二月殷汝耕、李寶章等在日本命令之下，組織「華北防共自治軍」，預備成立十萬人，槍枝完全由日方供給，經費暫由冀東偽府負擔，軍隊成立後由日「滿」接濟軍費，各級軍官錄用五省聯軍孫傳芳舊部及從偽滿調來之軍事幹部。軍部已於今年一月在開平鎮成立，軍長爲李寶章，唯對外公開名義，現在爲冀東保安補充總隊，擬內部充實後，然後因用「防共自治」軍名義。編制亦如偽府之保安隊，李寶章爲總隊長，已招募有一千餘人，成份異常複雜，大部份爲土匪。該隊擬於最近期內設立軍官訓練班，學員由各漢奸保薦，三個月畢業後，擔任該隊下級軍官。

4. 冀東的財政

鐵蹄下的冀東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殷汝耕在通縣宣佈組織「冀東防共政府」後，對於該區域的國稅、省稅、地方收入等各項捐稅，由偽府「稅務管理處」分頭接收。當時關稅、鹽稅尚未波及。自去年一月起，偽府基礎略為鞏固，即進一步的攫取關稅，在秦皇島設立「查緝所」，對於進口貨物僅徵取關稅四分之一的稅率——亦即轟動國際觀聽的「走私問題」。我們國家蒙了無法計算的損失，每月海關短少將近千萬元，一年海關收入之減少將在一萬萬元左右，佔關稅總收入之三分之一。而冀東偽府反每月增收四百萬元。

其次偽府在塘沽設立「華北鹽業公司」，將長蘆灘場存鹽低價販與日方，運往膠東各縣私自銷售，並進許偽滿在蘆台設立「滿洲鹽業會社」，共同經營私鹽，以擾亂我國鹽稅制度，而偽府借此從中取得巨額收入。同時因阻止北寧路的通車，偽府又獲得該路局每月十萬元之貢奉。冀東偽府全年財政的收收，茲列表如下：

1. 由於走私的收入（海關稅）

四千八百萬元

2. 國稅（統稅）

五百萬元

3. 省稅	五百萬元
4. 地方收入	二百八十萬元
5. 鐵道收入	一百二十萬元
6. 鹽稅	二十萬元
總計	六千二百二十萬元

冀東偽府每年財政收入在六千萬元以上，相當於我們國家總收入（二十四年國家總收入爲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元）十六分之一，但冀東人口（四百六十七萬）僅相當全國人口（四萬五千萬）百分之一，冀東面積（七萬方里）相當於全國面積（三千四百四十四萬餘方里）千分之一，但其財政之收入，竟爲國家總收入十六分之一。偽府巨額的收入，沒有問題的是盜取國家的金錢，無怪乎殷汝耕以富裕的小朝廷自居，而大擴充軍隊，增加公務人員薪資，保送學生到日本留學，建築孟廟，開闢飛機場等巨大建設。但是這些建設那一項不是出賣國家與民族的行爲？那一項不是替敵人作着「清道工作」！我們人民寶貴的血汗，不用在爲人民謀福利的事業上，反被那些漢奸們用以

鐵蹄下的冀東

屠殺我們人民，毀滅我們民族，這是世界上最可痛心的事情！

5. 冀東的教育

a. 尊孔讀經 現在冀東偽府政在積極的提倡「尊孔讀經」，冀東偽府成立不久，通令各縣修理孔廟，去年孔子誕辰，偽府很滑稽的祭了兩次，第一次是陽曆，第二次是陰曆；大概是因爲「祭孔」是復古表示，而陰曆又是「古董」之一。各機關各學校，每次均放假三天，一次祭祀費用，各縣規定爲三百元。考其用意，不外乎迎合封建勢力的保守思想，藉以麻醉一般人民。

冀東偽府對於「讀經」極力提倡，規定小學校每週講授「孝經」兩小時，中等學校每週講授「論語」兩小時，教員完全是思想頑固的老學究。

b. 中日親善 偽府自成立後，對於各小學校所用之課本，內中有妨礙「中日親善」的課文，通令各學校負責刪除。於是各學校乃採取墨筆塗抹之辦法。去年暑假，偽府教育廳設立「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從事編輯課本。該會以商務印書館的復興教科書作

爲藍本，把敘述國民黨、國恥紀念、中日糾紛、蘇聯等課文或完全刪去，或故意歪曲事實，改爲意思相反的課文。此外並大批的增入「中日協和」的課文。這種課本係滿洲東亞印書館承印，已於去年秋季通令各學校一律採用新課本。至於中等學校課本仍舊，唯該會現令正在從事刪改，在短期內當能完成這一工作。

c. 防範工作 偽府對於學生思想極爲注意，爲根絕學去之反日運動，教育廳經常不絕的派遣督學到各學校視察，考察各校對於命令執行程度如何，以及學生有無反日的情形。並命令各中小學校校長督飭學生作日記，藉以考察學生的思想與意識。並且偽府教育廳規定經常的抽查各校學生之筆記本，作文，日記，及教員所編選之講義，限定於命令到後二十四小時內上交，這樣不只了解學生的思想，亦可注意教員的講授與言行。冀東各小學每年暑假也舉行會考。

d. 粉飾工作 冀東偽府爲掩飾其賣國行爲，以及企圖博取該區人民的好感，積極的在推行粉飾工作。1. 偽教廳規定每學期各縣學校舉行運動會一次，冀東全區一次。2.

偽教廳規定每期各校開成績展覽會一次，全縣一次，冀東全區一次，然後將全區優良之成績送往日本名古屋之太平洋洋和平展覽會陳列。3. 偽府提倡該區內學生到日「滿」留學，並於今年三月八日考試「留日官費學生」，男生七名，女生一名，限定冀東籍貫，或冀東偽府公務人員的子弟。冀東偽府有的是金錢，只要有利於賣國事業，金錢的揮霍與浪費是毫不吝惜的。

e. 社會教育 冀東的社會教育和內地沒有什麼區別，各地均設有民衆教育館，短期小學也很多，唯入學者寥寥無幾，經費由地方攤派。婦女教育以賢妻良母當主要精神。偽府對於師範教育也在極力的提倡中，各縣簡易師範都已增加班次。

總之，冀東偽府所推行的教育政策，不只要使冀東的人民忘掉自己的祖國，而麻木的供人壓榨，還要叫他們去認賊作父，在日寇漢奸指揮之下來殘害自己的同胞！這是我們民族史上最悲慘的一頁！

三 冀東人民對於日僞的態度

冀東人民在日僞雙層統治之下，已經忍受亡國痛苦一年有餘，無論日寇與漢奸以稱讚僞滿的口吻，來誇揚冀東是如何的「王道樂土」；但大多數人民的肺腑內不僅譏笑其「信口雌黃」，而且已經燃燒起一種憤怒的火焰。

1. 工農羣衆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冀東各縣的工農羣衆每年大批出關謀生，僅樂亭一縣每年出關有二萬人之多，大部份是到哈爾濱、大連等處，以經商作工種地爲最多。據樂亭人說：「大連人口，樂亭縣佔四分之一。」這不免有點誇大，但由此可以說明冀東各縣在「九一八」以前之移民情形。

因爲冀東各縣的工農每年大批出關，影響到農村中僱工的缺乏，外省的勞働者也逐漸的流入到冀東各縣，內中以山東人爲最多。當時每一僱工一年的工資約四五——六五元，「九一八」以後，因日方限制工農出關，農村充滿了成千成萬的失業農民，不只外

省人的傭工被排擠下去，而且工資也大為減少，現在一僱工每年僅能得到三〇——五〇元之工資，就是這樣的廉價工作也是不容易找到的。因此這大批的工農羣衆只有陷於飢餓綫上。他們十分的明白，這是日本賜給他們的，並且了解只有把東北收回來，把日本鬼子趕走，才能夠重新獲得工作。因為對於日本的仇視，連帶的對於替日本作事的偽府，也抱着仇視的態度，特別是痛恨偽府的苛征苛斂，做工勞役，以及日朝浪人的霸佔民地民宅。

2. 小經營者 因為私貨的猖獗，手工業更趨於破滅。其次因冀東公路的四通八達，大商店分派店員攜帶貨物到四鄉推銷，結果大批的小販被排擠於「謀生」門外，因此在冀東各縣的手工業者和小本商人，對於日偽也是抱着仇視的態度。

4. 教員 冀東各縣的中小學教員，以出身於小地主和富農家庭為最多。小學教員是初級每月薪水十元，高級最多三十元，中學教員每月薪水在五十元以上，今年起增加薪水。大部份對於日偽抱着反感，在講書的時候，對於學生灌輸着民族的思想，並婉轉的

向學生宣傳冀東偽府的傀儡作用。

5. 商業資本案 冀東各縣經營商業者非常的多，而且有不少的大商業資本案，他們在關外，以經營銀行糧行爲最多，樂亭史各莊劉姓銀行遍於東北各重要城市。「九一八」以後，他們都蒙受很大損失，故對於日本亦頗不滿意。不過他們爲了關內外經營商業的方便，總希望冀東與偽滿合併。

6. 地主 冀東偽府內部的構成，以地主爲最多；他們現在有一部份已經得到高官厚祿；當然他們很明白這是什麼人給與他們的恩澤呵！

冀東人民對於日僞的反感，隨着時間的演進，漸漸的積蓄成一種憤恨的火焰，終於在各地不斷的爆發着許多抗日鬥爭與救亡運動。冀東偽府未成立以前，孫永勤曾在戰區舉起抗日的旗幟，這是冀東人民反抗日寇侵略的先聲。

去年夏季，日本爲經營北方大港，派了兩位技師住在樂亭縣木樓村，從事於測量工作，並強迫當地人民遷移他處。兼之沿海漁民因日方漢奸之壟斷，艱苦的生活也難以維

持。因此這些農民、漁民都匯合在一起（武裝的有五十餘人），發動武裝抗日鬥爭，首先把兩個技師捉走，一個被擲入海中。日僞聞訊後，急調灤縣之日守備隊與樂亭縣之保安隊前往進剿，經過九次激戰，抗日部隊潰敗，並陣亡二人，餘衆逃往海島爲盜。

此外在冀東各縣積極的從事於救亡工作的，以學生爲最努力。唯以限於篇幅，不克一一縷述（參攷本刊三卷一期三期之通訊，及「今日透視」創刊號之冀東通訊）。

1. 樂亭縣某師範附小，於去年十一月廿五日，該縣舉行僞府成立一週紀念大會，大部份學生藉口沒有制服不去參加。

2. 該縣（樂亭）某私中的學生組織「光明團」，討論救亡問題，並出壁報，鼓勵學生愛國情緒及揭穿賣國教育，因爲學校的壓迫，爆發了反對學校當局的鬥爭，教導主任被毆傷。

3. 該縣（樂亭）某小學校學生成立「孩子太陽社」，社員有四十餘人，積極進行救國工作，該社訂有救亡刊物三十餘種。

五 結論

在本文完稿的時候，全國的政治形勢迅速的在轉變中。根據各方面事實的觀察，政府對於敵人的侵略，將採取抵抗的態度；同時敵人看到我們全國的團結，侵略的氣焰似乎爲之減低。敵人的代言人，高唱着「對於中國應有新的認識，」政治要求可以暫不提，出，「以平等立場相對待」等的烟幕彈。但其用意不外兩個企圖：1. 分化全國抗日力量，2. 緩和中國人民抗日情緒。因此我們希望賢明的政府不要中了敵人的奸計，我們不只保持現有的領土完整，而且要收復失去的半壁山河，及拯救五千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中。

一九三七·三月

冀東的政治與農村

克如

一 冀東的政治

冀東政府一切設施，是完全以×寇利益爲前提，×寇爲統治指導冀東行政，在偽組織各部份都派有大批的顧問（情形和偽滿一樣），各縣政府的×顧問是縣長的太上皇，權力非常大，操縱一切，縣長的一切行動，均不敢違反顧問的意志。各縣政府及公安局的報告，必須送一份給山海關的×軍部。

縣政府經常訓令各處農民加緊防共，及鎮壓抗×反滿份子，（最近偽組織印發數萬份防共要義到各鄉村及學校）保護××人，所以冀東各級政治機關，實際上完全替××服務。

二 漢奸政府對於人民的壓迫及榨取

1. 民營事業的破產 冀東的各縣城以至鄉鎮都充滿了日貨，因為沒有關稅的限制，所以價錢都非常便宜，因此引起遷安縣百餘家紙坊的關閉，玉田農村織布業的破產，以及最近唐山華新紗廠出賣等等。除了販售×貨的洋行而外，其它商業都衰落到極點！

2. 苛捐雜稅 提起捐稅，真是花樣翻新，無奇不有。經常的有：自治捐，團警捐，保安捐，教育捐等。此外還有臨時的如築路捐等。至於稅的種類，則更多了，除田賦外，譬如農民買賣一頭牲畜，或豬羊雞等，都必須納物價的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稅。人們買賣食糧，則須由官斗局來過斗。所以農民的一石糧，過完後祇有九斗五升，但這不是官斗局的斗大，買糧的佔了便宜，其實那五升糧是落在官斗局的簸籬裏（俗謂砸格子）。此外還須納斗捐（購注每斗納二分錢，售主每斗一分）其他零捐，項目繁多，不及備述。

3. 浪人的橫行 在冀東的各縣市以及鄉村裏，×鮮浪人可任意開設賭局，花會，及

售賣毒品。所以很多的有用青年，淪爲白面癮士，或因賭將家產蕩盡，而淪爲盜賊。此外他們還勾結當地土劣，及××領事館，××憲兵隊士等，千方百計地敲詐良民，因此冀東人民的生活，沒有一刻是安定的。

4. 防匪與繳民槍 ××寇及漢奸政府爲搜括人民所賸餘的財力與物力，遂借防匪的名義強迫人民購買槍枝，及設立民團，同時由漢奸政府派人將各鄉民團加以訓練，而在十一月間又將各鄉民團改編爲警察隊，歸各地公安局直轄。這樣一來，則將農民用以自衛的民團，一變而爲壓制人民反抗的利器了。不過××寇及漢奸政府對於民間擁有大量的武器仍是不放心，遂又用偽滿繳民槍的方法，先督促人民將私有槍枝登記，及領槍照，如有不遵者，查出之後除將槍沒收外，還要罰辦。於是曾被迫買了鎗的農民，都得拿鎗去登記，每枝槍並須繳槍照費一元。如此，漢奸政府到必要時不但可以用武力按戶將槍繳去，現在又可向農民敲詐一批槍照費。

5. 官營的高利貸 農民被迫買槍，不遵就被處罰，但買槍那裏有錢呢？漢奸政府也

看到了這一點，於是在各縣都成立裕民公司，專營高利放款，最近又成立冀東銀行，及信用合作社，企圖吮吸人民所賸餘的最後一滴血！

6. 勒奪食糧 農民們爲了繳捐及還債，當新糧一下來，就都要急于出賣的，但漢奸政府在新糧快上市的時候，就出了一道「禁止食糧出境」的命令，同時在各縣市鎮又設立收糧局，定價特別低廉，所以逼得農民不得不忍痛廉價出售！

7. 徵工築路 漢奸政府爲了執行×寇侵佔整個中國的計劃，於是在冀東各縣積極地徵工，建設公路，普通公路路基最寬也不過三丈六尺，但冀東則不然，在公路兩旁又闢四尺的大車路，所以全路路基竟達四丈四尺。這樣，沿路所佔民地當然是很多，遇房折房，遇樹伐樹，因此被害之農民，因無法生活，又不敢反抗，竟有全家服毒死了的慘劇！

8. 大佐死民遭殃 因爲昌黎縣保安隊嘩變，將×方的一个大佐槍殺了，漢奸政府命令各縣每鄉出洋十元，與大佐作恤金。同時×寇對農民中的愛國份子更痛恨極了，×憲兵隊時常到鄉下逮捕青年知識份子，因此最近數月來愛國青年被屠殺的事件，層出

不窮！

三 文化侵略

冀東各學校的教科書完全被修改了！黨義成爲違禁物！中學以上學校均添日語爲必修科，並強迫閱關東報，（關東軍機關報）大同報（偽滿機關報）唐山及各縣設立日語研究院，及冀東日本大學，造就專門漢奸人材，在各小學並添孝經一科。此外並在通縣唐山設立廣播電台，宣傳尊孔讀經等，以束縛麻醉青年人的思想。

帶有民族意識的刊物，在冀東是不容易見到的。今夏唐山某書局因售賣世界知識被×方偵知，遂將店內一切財產沒收，並將該店經理拘押於××憲兵營，至今尙未放出。

四 漢奸政府的統治政策

冀東漢奸政府雖然成立了一年，但因爲牠是顯明的漢奸政府，遂爲冀東民衆所不

齒。直到如今，牠的社會基礎還是很薄弱的，牠不但在冀東民衆中沒有信仰，即與當地土著勢力也未能打成一片。（因爲殷逆是公開的××走狗，且爲南方人，遂與當地土劣有相當隔閡。）冀東人民在××寇及漢奸直接統治下，痛苦日深，當此全國共赴國難的時候，冀東人民抗×及漢奸運動也日益擴大了，因此使×寇及漢奸政府感到了無限的威脅。

×寇及漢奸政府爲維持並鞏固其統治地位，積極地拉攏各地豪紳，并企圖用各種方式對民衆表示好感（如召開冀東全運大會贈各學校及學生大批獎品；及僞組織成立一週紀念，贈各機關公務員及鄉村長銀質獎章等）以攏絡人心。並改編保安隊，建立滿系軍隊。收繳民間槍械，統治保衛團。把武裝勢力拿到自己手中。設立冀東銀行，以統治冀東金融。實行奴化教育，培植漢奸人材。并以高官厚祿，引誘無氣節的知識份子，爲×寇效力。

×寇漢奸爲鎮壓民衆的反抗，在冀東各縣共駐有三千×軍，一萬保安隊。但假若全國抗戰爆發，冀東民衆羣起反抗，這點武裝力量是不足恃的。故一年以來，×寇及漢奸政

府積極建設軍用公路，軍事電線網，修築灤縣大橋，以便利軍事運輸。

又鑒於保安隊的不可靠，（現在保安隊的士兵，抗敵情緒很濃厚，有參加民衆抗敵的可能。）乃增加××顧問，實行改編，調換隊長，建立可靠的漢奸軍隊。（如新任第三總隊長李允聲，及第四總隊長韓則信，都是殷逆及石××的親信，對於××寇的命令是能絕對服從的。）

五 民衆的反抗情緒

自從綏遠神聖的抗戰爆發以後，不管是鄉村那一個角落裏，祇要談起話來，一般民衆就追問：「戰事怎樣？中央是真出兵了嗎？真把鬼子打退好幾百里嗎？什麼時候能到咱們這兒？」一類的話，如果問他們：「你們願意打仗，那你們可敢打××嗎？」他們馬上就會很堅決地回答：「怕甚麼，怎麼還不是死呢？」

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傀儡政府成立一週年，××寇及漢奸命令各市鎮以及鄉村都懸

掛五色旗，有的農民不知就裏，還欣欣地問：「爲甚麼又掛上了五色旗，是大家都要一齊打鬼子嗎？怎麼不見動作？」及至告他們：「這是漢奸政府的命令叫掛的。」之後，就表現很懷喪地說：「現在我當了道地的亡國奴了，不是嗎？連旗號都換了！」

×寇爲造就專門漢奸人材計，在唐山設立協和學院，當僞政府成立一週紀念前一日，該院院長××對學生們說：「我告訴你們，你們現在有個很好的國旗。」說着他就在黑板上畫了一面日本旗，誰知學生們竟羣起反對說：「這不是我們底國旗，我們不要這樣的國旗。」於是他就將這旗擦了，又重新畫了一面僞滿國旗說：「這是你們的國旗了。」學生們說：「也不是。」最後他又畫了一面五色國旗，學生們說：「這個國旗過時了，我們早已不要了。」×院長生了氣說：「那麼你們就沒有國旗了。」這時有一個學生跑上講台畫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下邊的學生皆鼓掌說：「這才是我們底國旗呢！」×院長當真生氣了，但對這些學生也無可奈何，隨後又說道：「明天是你們底政府成立一週紀念，本校開慶祝會，你們可來不來呢？」學生們一齊說：「不來！」於是氣得×院長怔住了。最後還

是一個中國教務主任低聲地道：「諸位同學還是來吧！我們大家給冀東政府來出喪！」

由于這一件事，×寇對於培養漢奸的野心，大覺失望。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晚間，漢奸政府強迫各縣市鎮民衆作提燈會，遊行街市。一般民衆處于牠底勢力範圍內，當然不敢不遵守了。但不敢明白反抗，暗地裏卻都作出喪模樣，咀咒偽組織及早瓦解。最有趣的是灤縣城內，常人數參加到最多時，忽然有很多學生在各地高呼：「將燈扔地下，用腳踢碎牠！」於是參加的民衆，果然將燈拋棄踏碎，遂由提燈會變成踢燈會了。其次則爲唐山，在正熱鬧際，也有人嚷：「把燈扔在陰溝裏！」于是大多數人們把燈都扔到陰溝，就跑回家去了。

冀東人民雖處于××及漢奸之殘酷的統治之下，但也爆發過幾次反×反漢奸的鬪爭。如玉田民團與保安隊的械鬥，灤縣人民因反劉佐周而激起的民變，遵抗×遊擊戰爭的發動，孫永勤部義勇軍反滿抗×的鬥爭，以及今年灤縣榛子鎮一帶驅殷自治軍的發現，昌黎保安隊的嘩變，以及最近唐山華新紗廠全部工人反×反漢奸的英勇罷工

等。都表現着冀東人民是在如何的前仆後繼地作血的鬥爭了！

一九三六·十二·十五

冀東的政治與農村

「防共自治」下的玉田農村

志明

「暖浦飛沙，燕山疊翠」的玉田三年前加上「戰區」兩個字。現在又變成「防共自治」的領域了。這個冀省東北的小小縣份，人口約有三十四萬，還鄉河，薊神河，犖犖江等流灌境內，土地不算瘦，農產很不少，米，小米，高粱，玉蜀黍，大豆，花生，棉花以及沿河一帶的果樹，都有很可觀的產量。手工業以第五第七區的織蓆，第三，四區的土布爲最有名，可以銷到熱河，關外，天津，唐山等處。交通也很便利，汽船可以直通天津，汽車公路可以直達北平，唐山，天津，及張北。教育也還發達，全縣小學就有三百五十多所。要是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之下，農村經濟是很有發展的可能。

但是這一切，並不能證明玉田的農村經濟很發展，每個農民都有比較好的生活。正和中國其他各處一樣，玉田大部分的土地，被握在地主手裏。我們把農業人口和耕地面

積來計算，每人平均僅得農田四畝；而且村戶中的成分中，自耕農只佔百分之五十一，半自耕農佔百分之三十五，純佃農要佔百分之十三。這是說明，農民中有半數缺乏土地，常在饑餓線上過活。然而這個問題的如此嚴重，那還是近年來的事情。在早先，這批飢餓線上的農村過剩人口，還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去當產業工人，因為開灤煤礦，啓新洋灰公司，新華紡紗廠以及北寧鐵路等先後興築，很能夠收一大批從農村中拋棄出來的人口。要不然，第二條路「上關東」去也是玉田農民常走的路，他們往往老遠的跑到洮南、寬城子、船廠，或哈爾濱、金廠等處屯墾，或出賣勞動力。他們常常三五年不回家來，因為那是比較有把握的生活方法。再如果「上關東」嫌遠，那末走第三條路，「跑口外」要算比較近便一些了，他們可以到熱河的開魯一帶去開墾，或者集股「栓駱駝、梁子」成羣結伴的往來於長城內外，販運些織蓆和土布等去做賣買，也是很可以過得去的。因此那時候在農村中間直可算是十分安靜，不要說「紅鬍子」不大見到，就是「小毛賊」也難得光顧。人們說：「歌舞昇平」在玉田確實頗為合式的。然而這一切，到現在早已變成過去的殘蹟。

了。北寧鐵路，啓新洋灰公司，和開灤煤礦等，正在緊縮，它們非但不招工，並且還要把大批工人解雇推出來，就算爲着「新陳代謝」要招些新工吧，生活也不如早先了。「上關東」去的路也已經給偽滿把門戶緊緊封住，一道兩道禁止華工出關的命令，表明「此路已經不通」。跑口外吧，熱河也與關東一樣，并且常常作戰，跑去送死是不合算的。而且，樸實拙劣的手工土貨比起又美又賤的×貨來，也都被壓倒了。販賣的行商，也敵不過有組織有計劃的「×貨推銷公司」。這樣第三條路可說又已經斷絕了。

使我們玉田農民不能逗留故鄉的原因，連年軍閥混戰自然也有極大的作用。譬如說：兩次直奉戰，一次國奉戰，還有國民軍北伐，一直到日本軍隊的進攻；直接間接地把許多農家搜括一空。更加上不斷的天災，農村經濟自然就很快的陷入混亂和破產狀態中去了。

自從三年前成爲「戰區」以後，土匪飛速的增加：石友三，劉桂堂的舊部啦，老耗子啦，常常在境內橫行，特別是保安隊和民團的騷擾，更使農村陷入「慘不忍觀」的境地。他們

各據一方，各自拚命的搜括，他們差不多每天派隊到各村莊去勒索。有時保安隊更公開的綁架農民，索取款項和槍械。倘使被綁去的不去贖取，他們就會把他戴上一頂「紅帽子」，作爲「共匪」槍斃了。譬如第五區珠樹塢鎮的李位三，就吃過這樣的苦，被綁之後，勒索去現金三百元，和步槍一枝。這裏的保安隊原是「東亞同盟第一軍」改編的；他們本身就是一個親日的得力部隊。這種保安隊，在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間和民團衝突的結果，焚燒了鴉鳴橋，紅橋等不少鄉鎮，時期延長到二年多，農村受到的直接損失，在四百萬元以上！

在這種狀態之下，農民比較有錢的，可能逃走的，都向外流亡出去了。這個流亡的數目，單只逃到唐山去的，就有六百多家，其他如袋莊等五十多村，三萬多人，經過戰亂後，劫掠到連一粒種籽也沒有遺存！雖然有時也請來一點點賑款，那又有多大用處呢？

這裏田賦額的高度，也是足夠吃驚的！每畝平均要納稅三元左右，各項攤捐索款，自然還得另加。然而農產物的價格，却大大的跌落了。很大的斗量，一石高粱，賣不到二元，小

米只~~四五~~六元，大米也不到六元，水菓最珍貴的也不過十塊錢一担；花生百斤不過三四元；鯉魚每元可買七斤多，比北平要便宜一半。農產品既然不值錢，然而納稅交捐又非錢莫辦。迫不得已，也就跌入高利借貸的懷裏去了。四分上下的月利是很平常的；並且現在已經快要沒有地方可以告借了。因為各鄉的富人，為避免匪禍和兵亂，早已另覓平安的「好去處」，再也不願在這種烽火場中拾金蛋了。於是眼明手快的某國浪人，就在城區和鄉間大開典押和當舖。這種當舖，現在有三十多處，押當期限分五日期和十日期兩種，五日期的值十當五，（即價值十元的東西，只能押當五元。）利息每日每元一角，到期不贖就沒收。十日期的，值十當三，利息也是大加一，到期不贖，也是沒收變賣。有時還可把人拿去押，年輕美貌的女子，自然最受歡迎，當價可在二十元上下。這種兇殘的剝削形式，在殖民地的侵略史上，也可說是開了新紀元吧！

其次，地價的跌落，也很驚人。四五年來，地價跌落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早先每畝良田的價格，原值百元以上。現在呢，上田只值五十元，中田三四十元，下田不過二十多元，最

低的只值八元一畝了。並且就是這樣低賤的田價，除了某國人之外，也很少有人會承受。至於雇工的工資，一般的現象，是普遍的減低。往年長工資要四五十元的，現在只有二十多元，就可以雇到。日工工資農忙時最高也不過四角，最低的只兩角，通常不過二角半罷了。

本來，一個能種五畝田的自耕農，在以前是很可以過得去的；可是現在不行了。我們照目前的情形來計算一下：每畝農田正產大米一石，十五畝合計十五石，每石以六元計，（以前有十二元）合洋九十元。然而納稅就要每畝三元，即需四十五元，已經失去了一半！工資、肥料和種籽，還沒計算在內，這只好靠少量的副產品來彌補了。這樣他們還能活得下去嗎？倘使是租種的佃農，他還要和地主四六或對半分租，或繳每畝三元至五元的租錢。攤款、派捐，特別是保安隊捐，任何一家都不能免繳。我們單就民國二十三年時的兵差派款來看，平均每戶要負擔六十元八角，每人合十元四角一分；每畝田合二元半。這樣農民真還想能夠活命嗎？

並且，腐蝕玉田農村的還不止此。自從成爲「戰區」，現在又變成「防共自治」的領域之後，跟着來了兩個到處破壞的惡魔。第一是某國浪人開設的「洋行」。這「洋行」最初產生在北寧鐵路沿線，後來逐漸向內地推行，現在則玉田的縣城和鄉鎮上，都已公開的設立起來了。這種店家的門口，掛着一塊堂而皇之的「大××官准立案某某洋行」的招牌，據說是「兌換金票」「收賣骨董」的，其實呢，只是白麪，嗎啡，鴉片等毒物的官賣局，很多地方，「洋行」門口，還掛着「樓上吸好大烟，樓下吸好白麪」的木牌，比之上海租界上的燕子窩還公開得多哩！浪人勾結地痞，拚命引誘勞苦過度的農民大衆去提提神，把骨髓都給吸光了。有的並且還兼營軍火，發賣槍械，許多地方擬定了章程，只要用兩塊錢的代價，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借用槍一天。自然，這種作爲的結果，助長了地方的騷擾，造成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惡戲」。

其次是賭博，這賭博場所，也就在世外桃源的「洋行」裏，打牌押寶，推牌九等等一切賭法，無所不有，不管是贏還是輸，「洋行」老闆每次抽頭十分之一，這是一筆很可觀的收

入。至於賭博中最害人的要算「花會」了，它也是某國浪人勾結痞棍幹的勾當。

這花會，是藉迷信來引誘人的，它供着三十六位大仙，每個大仙的前面都繫着一根繩子，大仙都有一個專名，如天龍銀玉之類，押會的人，將金錢和寫好的大仙的專名，封在紙內，繫在繩子上就算了。偶然押中，可以得到三十倍的利益。這裏做花會的常常派許多人到四鄉去「跑風」，「跑風」就是爲花會作宣傳，拉攏顧主，利用農民因貧困而產生的僥倖心理作那最殘酷的掠奪。做花會者每天的盈餘，往往可在五百元以上，押短的自然只有破家蕩產，可是浪人和痞棍呢，真是「其樂無比了！」

漢奸殷汝耕在他沒有正式叛變的時候，也曾對着戰區的大衆說過這樣的話：「戰區中最嚴重的，是農村困苦的問題，因爲連年戰亂的結果，農民困苦到頂點了。特別是一九三三年長城戰役的影響更兇，各縣民間的供應征發，多的有數十萬，少的也有一二萬；並且同時又有兵匪乘機搶劫。不但金融耗盡，就是物產也早已蕩然了。」接着他還說了一大套要辦理農村借貸，辦理倉庫等等的好聽話。可是他在冀東組織傀儡的「防共

自治」委員會之後，代替口頭的農村借貸和農業倉庫的第一個功績，是幫着×商推銷×貨，高利押當，騙錢花會，毒物洋行也更加上一層保障。第二是和地主更密切的連成一氣，加緊催繳地租。第三是增加賦稅，嚴追舊欠，因此更加速了農村的破產。這種漢奸，除掉是民族的敵人之外，並且變成農民們的直接敵人了。

總之，玉田的農村，是在經濟危機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困迫之下，××人直接間接的破燬農村，驅逐農民走向死亡的道路；另一方面，××人的數量和勢力，却在一天天的增長起來。在這相互輝映之下，在我們玉田以北的幾個縣份（如遷安，遵化等）窮人會的勢力便在風起雲湧的發展，搶米，吃大戶的風潮在逐漸擴大；所謂「土匪」的數量，也在激增起來，總之玉田以及它四週圍的農民大眾因為內外的交攻，已經是在蠢動着了。

一九三六，一五天津。

鐵蹄下的灤縣人民生活

克如

灤縣是河北省出產最豐富的縣份之一，而現在却被東方的惡魔，抓在牠的手掌里了。勤勞的人民大眾，現在已經深深地感到：自從他們被漢奸用不抵抗政策出賣給蠻橫的異族人以後，就加倍嘗着奴隸生活的苦味了！

這裏，人民無緣無故地受打挨罵，已經成爲平常的事情。不管是在縣城裏，市集上，鄉村裏，時常可以發現穿木屐的人，一手抓着中國人，一邊打，一邊罵。一般人看見這種侮辱的事，不但不敢上前解勸，並且還要急急地從遠處繞過去。假如有人上前問一下是非曲直的話，拳頭也許立刻會落到那個人的頭上。憤怒充滿了每個人的心裏，當他們看到這種刺心而又平常的事情的時候，雖然表面上不敢議論些什麼，但暗地裏却彼此間會心地咬咬牙，將拳頭捏得緊緊地！

凡是挑着担子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賣菜蔬瓜果的小販們，當着他們走近那些門旁

掛着長方形寫着××洋行木牌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警戒着。如果有人不知道這個利害，漫不經心地向前走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或數個鵝面鶉衣的癮君子，將你担子一端的東西槍了就跑！當你從後面追上去的時候，他們已鑽入洋行的門裏去了。起初，那些被搶的人，因為捨不得自己血汗換來的東西，就不管洋行不洋行，大胆跟進去，誰知道一跟進去，就會觸着更多的霉頭。原來這些柴門破戶的洋行，公開包庇那些流氓無賴，簡直成爲藏垢納污的大本營。牠們除了大量的發售海洛英，鴉片，嗎啡，金丹，和陳舊的槍枝子彈以外，還要兼營典當業。而這種典當，可以包羅一切，不論是土地，房產，甚至人口，都可以收留。他們依靠本國的勢力恣意橫行，同時對於我國的那些惡棍無賴，有意庇護。所以，當你追到裏面的時候，搶你東西的人，不但沒有做賊心虛的樣子，反而理直氣壯地指你對洋行老闆說道：「他欠我的錢，不還賬，今天我將他帶來當給你。」說完這話，那人便會很自由地走開了。這時你如果還不識相，硬要向那人索東西時，洋行老闆就會拉住你說一些使你聽不清楚的話：「你……欠錢須還賬的……不能走的……你幹甚麼活計……巴

各牙路（這是日語中罵人語。）假如你還想反抗的時候，洋行老闆會把手槍堵着你的胸口，於是你已經被當作質當品了！這時你必須寫信給家裏拿錢來贖，不然，當舖裏是沒有飯給你吃的，不贖祇有等着餓死！

假如你是一個小地主，或富農，總之，祇要你有幾個錢的話，那便有一種簡直土匪綁架還厲害的搶劫方式，會臨到你的頭上。那搶劫的名詞俗稱爲「編笆」（借詞誣人之意。）不管你有沒有「犯法」，只要你有錢，就會有流氓地痞們給你在××領事館裏編上笆，說你是土匪頭，以前曾在甚麼地方犯過案（此外旁的說法也很多。）這樣一來，你這裏便會湧來許多兇蠻的東洋兵，不管三七廿一將你家裏的財物盡行搜去，臨行時還要將男人帶走。碰着這類事的人家，不但家產蕩盡，而且生命還要白白送掉！

說起來還是紳士老爺們（就是漢奸）的手腕高明得多，雖然有時也會受到一點小小的損失，但他們可以在大衆身上更凶地欺詐。他們往往和××領事館及大隊部（在先是戰區保安隊，現已改變爲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隊）祕密聯絡。所以像那些開賭局

及公開嫖賭等等的違法事情，都在他們的包辦之下。

花會的確是一種最有誘惑性的賭博，不管是怎樣老實的農民，因為他們生活在這種艱苦萬分的狀況之下，祇要能夠變得一文錢，他們也要孤注一擲地去押會，因為祇要押中，一文錢便會贏得三十文錢，這樣便宜，誰能不想？因此使得一般人們神魂失離地整天在想着「紅門」，用盡各種迷信的方法到各地方去討紅；結果，農民們便把手裏所有的錢，逐漸送到開會局的鄉紳們的衣袋裏去了。

在以前，這裏也曾有過胡匪，然而大部份的人還沒有親眼看過。自從各村有了會局和白面癮士大量增加以後，情形就不同了。揣着槍在大街上公開行走的，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尤其是在開灤礦區範圍以內，祇要向礦局警察署署長掛了號，聲明不在礦區內犯案，就可橫行無阻了。在幾個月以前曾經有人統計過，僅僅唐莊子趙各莊兩地，在警署掛號有團體組織的匪人，即有七百三十多名，其餘各鄉的零星小股還不算在內。

四年來，這地方的人民，雖然遭受着各種各樣的不幸和侮辱，他們底生命像風裏殘

燭一般，但他們也曾親眼看過很多的新奇事情。

就拿那年和某國作戰說吧：在以前，這個地方也曾打過幾次仗，每逢打仗的時候，他們都要藏躲到山洞裏或地穴中去；可是那次打××的時候却不然了，他們不但不害怕，反而自動地上前線幫助軍隊搬運軍火和給養；女人們也很關心地探聽前方勝利的消息。

不過事情終于使他們不明白了，軍隊由上邊新領下來的炸彈，都是放不響的。後來他們親眼看見兵士們拆開，原來裏邊裝的是沙土和鐵屑，他們不明白爲什麼國家的兵工廠會用鐵屑和沙土裝炸彈？以致將許多弟兄們白白地送了命！（關於此事，某軍長曾對民衆痛哭流涕，因他訓練多年的一營襲擊隊，用此種炸彈去襲擊，全部被敵人殲毀了！）

但是，不明白的事情還有呢！炸彈放不響，用步槍也還能打仗的。可是長官們却不要他們抵抗；敵人來時，長官們命令他們整隊撤退了。

中國農村動態

諸如此類的事最初他們不大明白的，可是他們逐漸也瞭解了。這瞭解將是偉大的民族解放底力量的來源！

一九三六·九月

傀儡組織統治下的商都農民

任子壽

察哈爾北部的商都，在過去是被人們叫做我們陽高底殖民地的；因爲在它底所有人口的構成上，由我們陽高遷往那裏墾植的農民和經常旅居的手工業者以及小本商人等，佔了絕對的優勢，而且掌握着地方經濟大部分實權。它雖不能說是察省底一個商業中心；但因爲他擁有廣大而且肥沃的土地，所以成了察省糧食出產——以麥黍豆類爲大宗——最豐富的縣份之一，同時也可以說是我們晉北各縣糧食供給的一個泉源。可是自從民十八至二十年，連續受了三年旱災的打擊以後，農村經濟就急劇地衰落了。而且，自從去年奉送給敵人，劃成傀儡組織的領域之後，農民大衆更開始嘗着亡國奴生活的苦味了！

掠奪糧食

傀儡組織統治下的商都農民

東方的惡魔，我們的「友邦」爲着要完全獨占被佔領地的經濟起見，對於商都第一步確實行了經濟封鎖底政策。本來，一般農民們爲了還債納稅等等的緊急需要，往往在秋收後就不得不出賣大半糧食。但在糧食充斥的本縣市場內，穀物的價格是非常低下的。所以他們往往運往省外求得比較高些的價錢。可是，因爲某國積極準備戰時糧食，便禁止糧食外運了！同時，用着兩種掠奪方式來努力收買農民底穀物。第一，農民要出售糧食，都必須售給他們指定的糧食收買機關；在低得不能再低的價格之下，強迫收買，還用大斗小秤來慘酷地折扣你一次。比方古歷八月間運至晉北陽高的每斗麥子的價格是一元五角七分，除每斗二角的運費外，剩餘一元三角七分；這裏却祇能賣得八角三分。農民們明知吃了大虧，但是在淫威之下，祇好緊緊地捏着拳頭，帶着憤懣愁苦的面孔走回去。

其次，便是用政治權力徵派糧秣；那簡直和強盜的掠奪差不多。那些效忠惡魔的偽官方，確是令出法隨，絲毫不苟；如果你交納略有延宕的話，立刻就有偽組織的警察光臨，

一條繩子拴了你去嘗那鐵窗子的風味；甚至於給你帶上一個「反動份子」的頭銜，置之死地。此外，還有當地的駐軍，隨時下鄉打着「勦匪」的旗號，搜羅農民底糧食做馬料，同時并假借着搜贓的名義，劫掠農民底金錢衣物。

抽取重稅強迫種烟

在惡魔的鉄蹄沒有踏入商都以前，漢奸賣國賊，便到處讚揚惡魔的王道。『東三省，重見「天」^(註)，買賣種地不納捐。』這是農民們受了漢奸的愚弄宣傳後，時常可以聽到的幾句時髦諺語。可是自從惡魔的鉄蹄伸入到這裏和傀儡的組織實現了以後，不但未曾減輕了他們的稅捐負擔，反而益加苛重了！固然，表面上打的是免除雜稅的旗號，然而實際上却把舊名目去掉，又翻出許多新花樣來：什麼建設捐呀，築路捐呀，飛機場建築捐呀，就是牲畜也迫令登記納捐……因此，農民們負擔的稅捐每頃地比從前加重二倍半以上。每逢丘八老爺下鄉收捐，一般無力交捐的農民，受打挨罵，當然是必不可免的了。甚

至姦污妻女，翻箱倒篋，稍微值錢的東西，都被劫掠無遺，有耕畜的牽走耕畜，無耕畜的便帶你到縣追收！

在苛重的稅捐之榨取外，還要強迫種大烟。據官方的規定，每百畝田，要種大烟五畝；不足百畝的，按百畝種五畝的比例折算；百畝以上的照例遞加。每畝抽煙捐五元，在播種前預先繳納，不許不種；如果發現已納捐而未會種煙或少種的，即給你一個違背法令的罪名，來懲辦你。這樣，耕地面積的縮小，谷物收穫的減少，黑籍同胞的增多，當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了！

傀儡漢奸的醜態

到底還是紳士老爺們格外機敏，手腕高明。在偽軍李守信部進佔察北的時候，別縣都比較化費點力氣，惟有商都，紳士老爺們——漢奸——看着國軍不能存在，便一翻臉，把他們攆出境外；反過來在偽軍一彈未發之前，就前往高喊歡迎，接進商都了。這樣一來，

他們當然取得了惡魔的歡心，於是縣長、科長、局長等等的位罝，也都讓他們這些人補充；惡魔祇派來一位高等顧問官和幾個指導官，分任各機關的指導職務。傀儡醜劇的人物配定以後，就讓他們到前台表演了！

這一場傀儡人物，確是善歌善舞的名角，對他們底後台老板——顧問和指導官——真能比別縣格外要好。對同胞極盡殘害之能事，對異族則屈意諂諛。初來的一位高等顧問官，感到腰包有點太小，上峯又委來一位兩位來和衷共濟了！

這些紳士老爺們——漢奸——固然在地方經濟整個被惡魔統治的場合，有時也要受一點損失；但他們有的是部分的政權，他們可以加緊向農民剝削；他們強役農民給他們種地，不但不給工資，並且終日幾乎不得一飽；甚至還要特別的延長勞動時間，使農民們餓着肚皮工作；有時還得挨打挨罵。其次，如果知道某人還有點稍微值錢的東西或幾畝土地，便假造文契，誣賴借債未還，來強行沒收了！此外，如稅捐的額外勒索，夥同浪人設立俱樂部——裏邊吸鴉片、食白麵、押寶、搖花會，甚至兼營典當，徵送大煙土……等等

簡直是無惡不作！

你如果吃了他們的虧，要和他們講理；可是司法官還是從前的檢驗吏擢升上去的，你想這樣傀儡，懂得個什麼法律，什麼公理？使你打官司伸不了冤，還是小事；有時甚至被他們在穿木屐的顧問官面前說上一句你是反動份子或土匪的話，那你殺身之禍，立刻就要光臨的了！

徵兵與拉伕

東方的惡魔，現在又開始進佔綏東了，商都現在成爲進攻的重要根據地了！所以備戰的風雲，一天緊張一天；而擴充兵力和進行戰防工事，也特別起勁。因爲商都是進擾的後方根據地，商都底農民們又大倒其霉了！

最得寵的漢奸李守信既要招募新兵，後進的漢奸老匪首王英又要重整舊部；所以各派出許多貼心走卒，到處遊說號召。可是大批的增兵，談何容易？能有多少甘心做

敵人鷹犬以攻打祖國而入伍的人結果，他們惟有出于抽拔壯丁，強抓青年，祇要一拉進他們的營門，便給換一套服裝，一個兵就算給你補上了！此外，還有些爬不上台的準漢奸們，也乘這個機會來愚弄鄉民，誘惑無知，湊合三五十個人，以作進見之禮，投在漢奸能手的門下，圖一個小扒狗兒做。其實惡魔能夠這樣寬宏地容納，無非是爲實現她「以漢制漢」，「以蒙制蒙」的一貫主張罷了。

其次，除每日正式徵調數千的民伕外，還要下鄉去拉，臨時亂抓，驅到指定的地點，掘戰壕，築砲台，運送糧秣，只發些很少的食糧。你如果工作不力或遲慢的話，那拳頭和木棒的滋味，總要讓你嘗個十二分的飽！所以民伕們也有因餓急而用力過勞而倒在戰溝的；也有因掘地洞被土塌下來壓死的；更有因不勝其苦逃走而被抓回來亂棍擊斃的。近日戰爭空氣更緊張了，惡魔們更強迫他們不斷的輸送大批的軍火到前線去，同時更加緊的勒令民衆代烙餅乾，並徵調大批的車騾來聽候差遣。這樣，我們中國的農民同胞，便拋棄自己的家事和農事，被驅使着供他們——惡魔——犧牲，來和自己的弟兄同胞撕殺，

中國農村動態

搶掠自己的土地！

(註)天，是所謂專制時代的天子。溥儀是遜清的皇帝，現在又做了東三省的第一號傀儡皇帝；重見天「意」即是說又見了真龍皇帝。

危機四伏的閩南

老 魯

長着那『相思樹』的南國，過去有多少詩人雅士，在那邊留戀，遊吟；那藍天碧海里的島嶼，那綿延的山巒，那溫和的南國的氣候，那肥沃的土壤，和從它上面生長起來的豐富的物產，沿海的漁業，鹽場……都是南國所以值得人們懸想的原因，也就是引起貪得無厭的帝國主義者垂涎的主要關鍵。

現在，××帝國主義者的魔掌，已捏住閩南的咽喉，用他們的『王道』政策，來建立天皇的『閩南自治國』了。在這裏，我們再沒有詩情來謳頌南國，但願把這將亡未亡的閩南，這一個充滿冷落，死氣的地方的情形，告訴給同命運之同胞們：

(一)南國的「番客」在過去，閩南本是一個較富裕的地方。因為，不特牠的本身有着天然的富源，如礦產，漁業，鹽場等，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富源，那便是僑商的匯款。多數

危機四伏的閩南

南國的人，他們都懷着發財的夢，到那赤日炎炎的南洋去。在大戰後，的確會有許多老鄉發了財回來，所以有金晉江、銀同安之稱（這是閩南兩個海岸的縣份）。此外像南安、惠安、永春、漳洲、漳浦、東山……等等地方，那種南國所特有的「番客」，也是流行在每個村莊裏面。所謂「番客」就是僑居過南洋的老鄉。

「番客番客！」

無一千也八百！」

人們是把「番客」當作發財的人看待，好像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對於從美洲冒險搶劫歸來的強盜加以讚揚一般。他們沒有親自到過英法荷蘭統治下的南洋去嘗嘗那「番客」的滋味；也沒有看到在那裏受難的「番客」是在棍棒子下過着「豬仔」的生活！可是這些僑商的匯款，對於閩南經濟的繁榮，是有相當作用的。它曾繁榮那趨於崩潰的閩南經濟，也曾興起無數私立的高等、中等、初等學校。例如「番客」陳嘉庚所辦的集美學校，儼然成爲閩南文化的中心；而浮在海邊的整個廈門市，差不多所有的商務，民族工業

都是握在「番客」們的手裏；廈門的繁華，完全是那些「番客」們的血汗所構成的。這是閩南經濟發展的特徵，也是整個南國所共有的特點。

可是，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狠狠地打擊着閩南經濟，那些暴發戶的「番客」多數在南洋受了排擠而破產了。而祖國的半殖民地的市場，也給強有力的帝國主義者的「走私」商人所佔有。這樣，我們看到繁華的廈門，陷入死一般的狀態；內地的農村也根本的破產了。

(二)閩南的土匪 閩南過去是個土匪世界，這是什麼人都曉得的。這些土匪，他們本身就是封建大地主們；他們懷着野心，糾集着那些農村破產中的失業農民，盤據在那些地勢險要的山嶺裏。例如頂頂大名，而且在閩南形成若干體系的陳國輝，高爲國，葉定國等等，他們都是「分地爲王」，曾經橫行一時的人物。目前，陳國輝給十九路軍用「苦肉計」殺死了；但他的體系仍由他的部下陳維金，陳懷玉這些人所維持着。高爲國是經過閩省事變一役，失敗而避居澳門了；他的部下目前雖被收編爲民軍；但是他的餘勢，仍

然可以左右閩局。葉定國部目前還是高踞在蓮花山上，待機而動的野虎。在這些大的體系下，還有許多小的體系；他們都是那些「大字姓」的地主們，兼任着土匪頭的任務。閩南不斷地發生着的封建性的械鬥，也是這些地主們所發動的。在這裏，我們看到封建割據的地主們，他們很有力地把握着整個閩南的經濟和政治的樞紐。當一個大事變到來，他們便會搖身一變，變為一個坐享軍餉的民軍領袖。過去十九路軍會想痛斃，但結果還是軍閥和土匪結為「同盟」，向那侵入閩南來的×軍圍剿。這樣情形之下，我們看到那些土匪化的民軍，在做着更大的破壞工作，他們隨地搶掠，抓人敲竹槓，強收各種保衛團捐，煙苗捐……等。

我們知道，那些軍閥原是封建地主的化身，而在閩南，我們是更可顯然看出，土匪，軍閥，封建地主們是三位一體的。

到了現在，整個的閩南，是台灣人，奸商，土匪，軍閥，漢奸政客，封建地主們的世界，他們互相勾結，互相連絡，自「人民政府」的事變之後，應着華南國的陰謀，我們看到這危機是

更迫切了。

(三)閩南的浪人 過去和現在，我們看到許多奸商，用帆船祕密地從台灣運銷各種便宜貨，如東北的豆餅，東京的花布，魚乾，台灣的糖、米，以及鴉片、白麵、紅丸。……由台灣到金門島，是主要的祕密航道。

台灣浪人充斥着廈門島，充斥着閩南的各個村莊。在廈門，他們是無惡不作，私製炸彈，開大煙館，賭場，雉樓，劫掠，暗殺。他們掛起了鮮紅的太陽旗，不怕一切地胡幹着。咱們的政府，對於他們是動也不敢動的，因此本地的流氓，便多加入××籍，藉以保障他們的非法行動；一部份封建餘孽和南洋的「番客」也相率入籍去做帝國的順民了。廈門那些有身價的老爺們，他們差不多都願去受木屐兒的統治。在廈門這個地方，還有一種文化侵略頂兇狠的麻醉機關，就是從日本搬來的「敬佛會」，這個組織，完全是宣傳「皇道」的機關。

在廈門，浪人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差不多超過了當局的威權，而實際統治着這有

危機四伏的閩南

二十萬居民的廈門島了。有個例子，很可以用來證明這點，那就是在平靖廈門十九路軍餘黨的時候，廈門海軍司令×××，是請浪人門來解決的。

在閩南的內地鄉村裏，到處有浪人的踪跡。在集美附近有一個廢村，現在住着台灣歸來的「同胞」，他們做着台灣浪人的嚮導，向附近購地種植台灣種的甘蔗。每天在山頭，我們看到從東京或台灣農業學校出來的清文者，在那邊測量着地勢；或是假裝打獵的人，偷攝着各地的要道。最近還有日本工程師，實地來考察閩南的礦產。

大批的浪人，他們分頭和當地的匪類結合起來，一起幹着搶劫的事情。在一個閩南頂有名的土匪鄉裏，我曾當過一學期的教師，這時候，我認識了幾個村裏的匪首，他們一天到晚陪着浪人演習打靶，每個黑夜，他們分乘着小艇子，向大海裏去搶劫從廈門來的小型輪船。

(四)閩南的「自治」運動 響應着華北自治的緊張局面，作為「華南共和國」的中心的閩南，目前所謂「自治」運動，更露骨而具體化起來。

漢奸和浪人，他們是潛入晉江、南安、惠安、永春各縣，漏稅運私，販賣軍火，組織運私機關，或祕密結黨。據連日大美晚報登載：某國浪人在安海的塔頭鄉組織大規模的走私公司，資本六十萬元，走私帆船三十餘艘，私設電台，并由某國暗中供給槍械，所得盈利，十分之三呈繳某國領署作爲「自治」經費。該報又載某方近運大批烈性毒物，私銷興化、泉州、漳州，所得收入也是撥充「自治」經費，同時又有軍火運往惠安、莆田沿海，供給安溪、惠安的漢奸。又謂某島新易槍械卽以舊槍三千運惠安、詔安登陸……同時密組所謂「閩南自治軍」，其行動與華北最近情況如出一轍。

同時，我們又看到那些封建地主化身的民軍首領，又在非常活動，預備趁火打劫。安溪民軍老首領高某（卽爲國）在某國的指使之下，企圖在南安、永德邊區密組「自治委員會」，其他大小民軍首領，也都紛紛來廈，在大漢奸的領導之下，集議組織「自治政

府。」

這些事實，都說明了閩南浪人和老漢奸的勾結之下，是要和東北、華北表演着同樣

的醜劇。可是在這些慘淡的日子裏，在北方的救國運動正在高漲着的時候，我們看不到處於非常局面下的閩南當局，有何積極準備，祇有以「禮義廉恥」爲中心的新生活運動，在這慘淡的春天，又來了一個熱鬧的遊行，這或許是配合着閩南現狀的一種「親善」行動吧！

閩南啊！閩南！那相思樹鑲綴着的翠綠的南國，那有着天然富源的溫暖的地方！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是眼望着××帝國主義貪得無厭地把牠吞佔下去麼？

附 錄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葉 民

我們的「友邦」自從在一九三一——三三兩年中間，接受了我們的政府在不抵抗政策下慷慨地送給它的東北四省的三千二百萬的中國人口和七萬七千三百方里的中國國土以後，它對於怎樣處理這新佔領的殖民地問題，却很費了一番心計。它第一步的辦法當然是先把這三千二百萬人中間的軍閥官僚買辦士劣們安排好。它在東北四省的地盤上建立了一個嶄新的「滿洲國」，製造了許多特別肥好的美缺（「滿洲國」國務總理的年俸比日本本國首相的年俸還要大兩倍至四倍）讓它的中國走狗日本走狗們都可以盡心着力地幫助他們的主人來鎮壓和掠奪這三千二百萬中國人中最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少佔居三千萬的勞動大眾。

從所謂「滿洲國」的中央政府以至於十省的省政府，縣政府，村政府，它統要中國人擔當名義上的首領，可是日本人掌握實際的大權。它尤其注意於與勞動大眾更有直接關係的縣政府和村政府的組織。各縣縣政府都規定着是中國人當縣長，日本人當參事官和總務科長。所有縣政府的一切來往文件的收發和一切銀錢的出入，都歸總務科長管理；縣長不得過問。全縣所施行的一切事件，都須經由參事官的准許纔能實施；一切上下來往的公文函件必須先經參事官看過准許纔能遞給縣長。

從一九三三年七月起，各縣開始舉辦新村制。每縣分八個行政區；每區分五個村。把舊有的小村改併爲大村；小村的住民都迫令搬到大村，以便宜監視。每村設村長一人。村長當初規定是中國人；但從一九三四年七月起，漸漸都改用日本人；或者村長仍是中國人，而聘請日本人當指導官。所有城鄉住戶都編制起來，合十家爲一牌，在一村或和村相當的區域以內的牌合成一甲，每一行政區域的甲合成一保。一縣設一警務局，一區設

一警務署，一村設一警務隊長。警務局長和警務署長完全是日本人。每一縣城另設保安警察一大隊，每隊四中隊，隊長中國人，但每隊有日本人指導官一人或二人，實際管理着全隊人員。全縣警察額數，頭等縣七八百人，二等縣五六百人，三等縣四五百人；都有良好的槍械。各縣各村平時就由這些武裝警察駐防着。

遇有人民有什麼反抗的行動，日本軍隊和「滿洲國」軍隊，大砲和飛機，便立刻到來。現在日本全國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軍隊都駐紮在東北；北滿方面的日軍就有十二萬人以上。「滿洲國」軍隊也大約有十萬人。東北各地有四十個以上的飛機場；瀋陽，哈爾濱和龍江是三個中心。這三處的飛機場每處都可以容約一百五十架以上的飛機。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在短短不到三年中間，我們的「友邦」在東北所建築完成的鐵路有濱北（哈爾濱到北安）齊北（齊齊哈爾到北安）拉濱（拉哈到哈爾濱）敦圖（敦化到天圖）朝峰（朝陽川到圖們江岸）拉納（拉哈到納河）七條；同一時間所建築完成的汽車路約共四千五百里。這些鐵路和汽車路大多數都是屬於軍用

的性質。在遼寧、東邊道和熱河境內有所謂「警備路」，更加不准普通人民行走。普通人民走了，捉到立刻就槍斃。

東北四省的人民原來大多都有自衛用的槍枝。但從日軍佔領東北後，就迫令他們把槍枝繳出。據「滿洲政府」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所發表的數目，在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所沒收到的槍枝就已經有二百五十萬之多。尤其在吉林和朝鮮毗連的各縣，所有民間的武器更加搜羅得乾淨，只准每十家人民保留一把刀，爲切菜之用；因爲日軍認爲這些地帶是對外戰爭時的後方，不得不特別注意。

但是我們的「友邦」在東北的主要的目的是在掠奪勞動大眾。雖則它在過去三五年中，在東北大費心計地所施行的一切白色恐怖政策並不會能夠完全把當地的人民鎮壓住，可是它並不會因此而把它的掠奪工作遲緩一些進行。現在東北的一切的產業部門都已經被它獨佔。中國人民的企業不是被逼着歸併於它的「托拉斯」和「辛的加」，就是迫得以實際價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代價賤賣給它們了事。中國銀行在哈

爾濱的麵粉廠也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以極低廉的價格出賣給它的三井、三菱等財閥。會在東北住居了十年以上（從一九二四到三四）的格拉時屯察夫（A. T. Grandzhev）先生說得好：『日本的這種新的獨占精神已經什麼地方都已滲透到。哈爾濱河裏的冰已經被獨占起來，別的人再不能隨便去取……一般住家再不能自由僱人去清除自己的園庭，非得找獨占該項事業的日本人不可……貨車的裝載和卸落已經被日本公司所獨占。哈爾濱附近的石山也已獨占起來。』凡是東北人民可以投放勞動而我們的「友邦」可以由此剝削東北人民剩餘勞動的地方都已經沒有一個不被它霸占而壟斷起來。所有東北的一切勞動者都不在我們的「友邦」底鞭策之下過生活。

東北的工人固然不只是中國人，還有日本人和朝鮮人，但中國人佔絕對的多數。不說在最近三五年內被日本所佔領去的東北地域，就是在已經被它統治了三十年的旅大租借地，中國工人也佔當地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據日本關東廳一九三一到三二的調查，旅大租借地的工人，主要的是農業工人，交通工人和廠工礦工。農業工人

當然差不多全體都是中國人，就是交通工人和廠工礦工，中國人也依次各佔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一和百分之九十七。

中國工人在東北全體工人中佔到最大的成份，同時也受到最壞的待遇。中國工人的工資只有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上下。

一九三二年東北各主要都會的中日工人日工資的比較：

	中國工人每日工資	日本工人每日工資	前者佔後者的百分數
大連	○·八六	三·一九	二七·〇
瀋陽	○·九〇	三·〇三	三九·七
安東	○·九〇	二·八七	二四·四
長春	○·七〇	二·九六	二三·七

並且中國工人差不多全部分都是臨時性質的僱工，一九三三到三四南滿鐵路所僱備的一萬另三百八十六個中國工人中，只有三人是長期僱備的。

從一九三一年日軍佔領東三省以後，中國工人的工資更加迅速地降低。撫順煤礦

一九三一年後的中國工人，每產煤一噸平均所能得的工資只有一九二九——三〇的百分之四十到四十四。

一九二八到三三，歷年間撫順煤礦的中國工人每產煤一噸所能得的平均工資的比較：

年	代	工資(日元)	指數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九年三月		〇・二五	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〇年三月		〇・二三	九二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一年三月		〇・一七	六八
一九三一年四月——三二年三月		〇・一〇	四〇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三年三月		〇・一一	四四

『滿洲政府』的地方情形調查團，調查了遼甯省三十四縣吉林省十縣和黑龍江省十二縣的地方情形之後，也說：『僱農之工資，除幾區特殊景況者以外，已減低至百分之五十。』

但是就是這減少了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工資，東北的中國工人也很難安心拿到。一九三一以後，我們的『友邦』對於東北的中國工人簡直隨時隨地加以虐殺和驅逐。常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然，對於這一類的消息我們的「友邦」都是用盡一切的方法，防止它們向外洩露的；但是因爲這類事實的發生實在太普遍太經常了，我們從報章上雜誌上也往往可以知道一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撫順煤礦工人三千人被日軍用機關槍屠殺。一九三四年春天又有三千二百多個的築路（從吉林穆稜煤礦到密山縣王家燒燭屯）工人，爲着索取他們應得的工錢，被日軍在密山山裏用機關槍盡數殺死。同年五月有三萬四千多個被驅逐的農業工人，因爲沒有路費回家，流落在瀋陽討乞。同年十一月有三萬七千三百七十八個被驅逐的山東工人分經大連和安東兩地方由海道回國。一九三五年撫順煤礦工人又因爲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被礦警大屠殺；礦工被殺的一百十四人；傷的六十六人；被捕的六百人。

可是我們的「友邦」現在正在東北從事種種的軍事建設；它正急需大批的廉價的中國工人替它工作。所以從一九三三年起就有許多日本浪人和漢奸分頭在北方各省招工和拉夫。拉夫的辦法在冀東各縣在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保護之下進行。招募的

辦法主要地在河北山東各縣行使。單單一九三四年一年中間被招募去的工人就有三十八萬八千人。就中山東人最多，佔百分之五十；河北人次之，佔百分之三十八；河南人又次之，佔百分之三；其餘則爲其他各省的人，這班新去的工人，他們在東北沒有任何的社會關係，他們所受到的待遇自然更壞。他們簡直不是工資勞動者，而是純粹的奴隸。當日本浪人和漢奸在各地招工時，他們都竭力地宣傳到東北去做工的好處，除每天可得一元到一元五角的工資外，並且可以有許多優待的條件。一般正被稅捐，租籽，債務，重重壓迫得無法生活的貧農和工人聽着，自然受他們的鼓動，跟着就走。可是一到關外，情形就完全改變。這些新的工人大多數都是分派去建築鐵路和汽車路的。他們上邊有日本浪人當監工，漢奸當繙譯，御用的刁刻的中國工人當工頭，另外還有日本軍隊，層層地周密地監督着。他們天一明便工作，一直到黑昏夜還要點着汽燈趕工，每天工作最少在十二小時以上。不管嚴寒大雪，不管狂風暴雨，不准有一天休息。晚間隨地而臥，日裏連黃煙也不准吸一口。假使誰動作稍微慢些，監工和工頭的木棒和皮鞭就立刻落到他的身上。至

於工資呢，二三個月不發一個大，每天三頓稀粥或者臭高粱米飯，由工頭供給。誰敢做聲一句半句，日本軍隊就把他帶去當共產黨槍決。機靈些的工人當然冒着危險逃跑了；至於一般的工人在那裏既沒有親戚朋友，又層層地被監視着，只能日夜地帶着半飢半飽的肚子工作着，一直工作到死為止。於是另一批新的工人再從山東、河北、河南等省招募了輸送到來。許多人看到我們的「友邦」禁止華工出關，以為它不要中國工人出關工作了，實際上它所不要的只是自動出關的中國工人，恐怕他們在關外有熟識的人，不能像浪人漢奸招募去的工人那樣地任意地處理。

我們的「友邦」不但是招募——其實是拐騙——大批的中國工人到東北去做工，並且正在東北各縣各村強迫着當地土着的農民替它服役。例如一九三四年三月，在遼寧省的錦縣、北鎮、黑山、錦西、興城、綏中各縣的村鎮裏，那所有的農戶每二十家必須出壯丁一人運送到熱河去築路。同時，熱河的農戶每家有五個壯丁的必須抽出三個，有三個的抽兩個或一個，應這個差。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一月底，在遼寧東邊道一帶的義勇軍

異常活動，日本和「滿洲國」的軍隊幾次進攻都沒有能打勝。他們竟強迫着當地所有的農民都去築路，完全不准下田耕作。東北四省的農民，都是這樣地隨時隨地被軍隊官廳迫着拋棄了自己的農作無代價地去替他們建築大部分軍用的汽車路。這種情形甚至於連「滿洲國」的參事官（大多是日本人）也看了覺得太使農民苦痛了；他們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曾聯名地向關東軍請求把築路的工作暫緩進行，以免激起一般人民的反日思想。這當然只是使關東軍更加加緊對於當地農民的壓迫，其他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東北的農民，除開築路外，並且必須負擔軍需運輸的責任。一九三四年六月黑龍江省各縣限令在半月內須徵集大車五十輛。同月遼寧省義縣、興城、綏中等縣，也限令在半月內須徵集大車一百五十輛，和「佚子」即脚夫三百名。農民必須趕着自己的牲口拉着自己的車輛去替日軍運輸軍需。這些佚子大多數一去就到死不能回來，所以都是由農民攤出了錢，賣那些最窮苦的村民去當的。這些車輛牲口也一經徵發了去，就很難發還。

「滿洲國」的調查委員會在瀋陽調查後知道瀋陽第六區被政府所徵發的大車共六十九輛，可是後來歸還農民的只十九輛；第七區徵發了一百九十九輛，歸還的只三十五輛。

而且農民須負責供給當地駐軍的糧秣。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察哈爾沽源的第×區，第四區駐紮着有兩大隊日軍。他們向沽源全縣各村徵派糧秣和壯丁。第二區第四區農民的糧食都被他們搜羅去當做馬料。一般農民們只能餓着肚子看着他們的馬吃着搜羅去的糧食。

尤其從一九三二年起，我們的「友邦」在黑龍江省的通肯河流域，吉林省的松花江下游和牡丹江流域，遼寧省的遼河下游，和鴨綠江流域等土地最肥沃的區域裏，都逐漸進行他們的移民政策，這使當地原來有地的農民都喪失去他們的土地，原來沒有地的農民連租地耕種的機會也喪失去，根本使許多中國的農民失却存在的條件。它第一次的移民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吉林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強家屯。全村有田五萬餘

畝，都是最肥沃的田，能夠兼種大米和小麥。日本移民迫令該村的農民把「地照」繳出，一律離開該村，讓他們的佃農雇農朝鮮人居住耕種。這些日本移民都是從日本在鄉軍人中挑選出來的；他們攜帶最全備的武器。當地的農民只得哭喪着臉走路，雖然他們並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走。第二次的移民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在桂木斯東南的湖南營。這次和前一次的移民都是日本拓務省所組織的「武裝移民」。有些農民被強奪了土地不甘心，他們向當地政府交涉，結果都以通匪罪被判死刑。一九三四年三月日本又向桂木斯東依蘭士龍山武裝移民。但當地農民已有準備，他們集合了附近鄉民一萬五千人與日軍對抗。日軍整整一連和它的司令官飯塚大佐，都被他們殺死。他們怕日軍再來，把土龍山四面的交通完全斷絕。因此這日軍全軍覆沒的消息過了一個月纔被哈爾濱駐軍知道。於是日本當局遂從哈爾濱調遣第十師團的得力部隊一千餘人，攜帶着大砲重機關槍等新式武器，復派轟炸機十餘架幫着，一同都向土龍山進攻。在一天中間土龍山附近的十七個村莊統統都被轟平。轟死農民五千餘人。其餘未死的農民都投入義勇軍，

至今仍從事抗日戰爭，從這次以後，日本移民的武力保護更加周密。一九三四年六月哈爾濱日本總領事警察署在吉林中東鐵路和牡丹江一帶設立警察分署保護日本人和朝鮮人移民。各地的日本人朝鮮人移民都有極多數日軍警保護。黑龍江的大黑河海拉爾和濱北鐵路沿線的克山通化等七縣，遼寧的瀋陽營口，遼陽和熱河的開魯都是這樣地先後在一九三四年內實行移民。安東的農民，也被迫以時價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把土地賣給日本人，讓朝鮮人耕種。朝鮮本國的耕田據日本當局的統計已經有百分之六十在日本人手裏，所以許多朝鮮人只能逃到東北來求生活；那些能力較差不能逃出來的，只能硬硬地在朝鮮餓死。東北四省的農民不久也就要如此。

並且，我們的「友邦」在東北攫奪土地的進行決不能同在朝鮮那樣地遲慢。因為它在東北的移民，不但是爲了要解決它戰時的食糧保證問題，而且是充實國防上最重要的步驟。所以日本朝日新聞社的鳥居孝一在日本對滿移民之現狀裏說『我國（日本）基於日滿議定書的規定，與「滿洲國」負有滿洲的共同防衛的責任；爲着要保衛「滿

洲國」起見，可以無限制地增加兵力。因此一般的自由移民以及拓務省所主辦的具有自衛的戰鬥能力的內地（日本）農民的移殖，都是很切實的有效的計劃。」

東北的農民在我們的「友邦」的直接統治之下，都很迅速地在減少着他們的土地和耕畜，車輛，勞力。東北四省的各種主要作物的收穫量和各種主要作物的種植面積也都隨着很迅速地在減少。我們只要根據我們的「友邦」的自己的統計就可以明白：

1930—1934年度東北四省主要農作物收穫量指數：
(1927年度=100)

年度	大豆	其他豆類	高粱	粟	玉蜀黍	小麥	米	其他雜糧	合計
1930	110	85	101	102	93	94	105	160	107
1931	109	72	93	92	97	109	109	183	105
1932	89	64	81	81	90	78	87	153	88
1933	108	75	92	102	109	99	106	181	106
1934	74	61	78	65	94	45	106	123	77

1930—1934年度東北四省主要農作物收穫量指數：
(1927年度=100)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中國農村動態

年度	大豆	其他豆類	高粱	粟	玉蜀黍	小麥	米	其他雜糧	合計
1930	116	87	114	105	86	121	85	79	103
1931	119	78	112	107	98	132	83	89	115
1932	109	75	100	103	98	123	67	82	120
1933	113	80	100	114	110	121	76	88	104
1934	93	80	107	105	112	73	84	92	96

東北四省各種主要農作物的種植面積的指數，從一九三〇年的一〇三減到一九三四年的九六；各種主要農作物的收穫量的指數更加從一九三〇年的一〇七減到一九三四年的七七。

東北農民的農產物，不但它的產量在減少，它的產值更加減少。東北的一切農產物的市場，都受我們的「友邦」的完全壟斷。大豆的價格由一九三〇年每噸九十七元哈洋，跌到一九三四年四十元滿洋；高粱的價格，由五十五元哈洋，跌到十八元滿洋。因此耕地一公頃的收入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可以有一百二十元哈元，可是到一九三三——三四年却只有五十七元滿洋了。

但是東北農民所被迫着應該繳納的稅捐不但不能減輕，而且反倒加重。以前每「天」（在遼寧每「天」合十畝，每畝合七百二十方步）地最多不過七元五角的正稅和附加稅，現在竟增加到十七八元以至二十元了。東北的勞動大眾在我們的「友邦」這樣的王道政治之下，只有把食糧更加減少，把已經非人生活的生活更加降低下去。據「友邦」的御用報紙大北新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的記載說：「一九三三年度，滿人因生活能力所限，減少之糧食消費總數約一百五十萬噸。」這自然使我們「友邦」的食糧問題更加得到保證了。

據南滿洲鐵道會社一九三三年的調查，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人在滿洲每年可得薪金和工資一萬二千八百萬元，投資所收的股利和債權所得的利益九千四百二十萬元，商業上可得利九千一百九十萬元，還有間接所得的利益四千一百二十萬元，總計三萬五千五百三十萬元。這三萬五千五百三十萬塊錢那一塊不是三千萬的中國工人和農民日夜工作的結果。中國的工人農民整天整年工作着而不能得一飽；但是我們的

中國農村動態

「友邦」在東北的投資却能得到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潤率。

東北農民的生活和奮鬥

徐雪寒

大千末劫已來到，

怎麼跑來怎麼逃？

山中有家歸不得，

城裏多產也空勞！

豬鼠年，

鬼神號，

鐵牛滾，

火鴉叫，

天翻地覆花笑！

東北農民的生活和奮鬥

中國農村動態

這般禍，

何時了！

多少樓台成灰燼，

只剩鋤頭和鐮刀！

——東北農民間流行的新歌謠——

東北已在「長期抵抗」之下陷落四五年了；現在亡國的慘禍，又輪到華北八千萬民衆的身上。在這四五年的掠奪，燒殺，和反抗鬥爭的血泊中，東北農民大衆畢竟認識了血戰是他們唯一的生路！

不抵抗主義的將軍，他仍能夠回鎮關內，擁兵專征，成爲剿滅「匪賊」的「社會棟樑」。向東北農民抽收稅捐和田租的官僚地主，他們也能夠歡送了舊主人，諂媚着新主人，依舊保持他們的地位和財產。惟有東北的農民，却成爲掠奪，燒殺，榨取和壓迫的對象。

飢餓燃燒遍了東北的農村，當九一八前後戰爭的年頭，打着太陽旗幟的異國征服

者曾經焚燒了千百的村莊，掠奪盡了農民的糧食，牽走了大車和牲口，大多數的農村，就在這亡國過程中破產了！戰事過去之後，在東北農民的背上，開始建造「王道樂土」。可是，農民顯然感覺到日子更難過了！成堆的大豆收起來堆在場前，等不到買主，或是讓「友邦」的商人用強搶般的價格買了去。田地上種出來的生產品，棉花，小麥，以至羊毛等等，都要讓統制公司用規定的價格來收買。春耕貸款祇加重了賦稅負擔。浪人的「質屋」，跟鴉片公賣，都輸入農村裏來。農民在新舊高利貸者的剝削下，失去最後的財產——田地執照。日本紙幣幾萬萬元發行了，在這貨幣的兌換中間，又讓日本商人和收買糧食的商人，獲得了種種額外榨取的機會。軍閥時代所發行的紙票，現在被強迫着用幾元或幾十元去換取一元新紙幣。這一換之間，農民很多弄得兩手空空，而且又不知道這新紙幣將來會值得多少？

這些，都像蛇樣纏繞在農民們的身上：特產的滯售和跌價，商業資本的壟斷和榨取，高利貸資本的跋扈，貨幣制度的剝削。於是，土地耕種面積只好縮小了，農產品也隨着滅

少。號稱東亞倉庫的東北，現在多半淪爲飢荒之域；從各地輸入糧食是必要的了。××的統治者和偽滿政府官吏，都以爲這祇是災荒的結果，和「王道樂土」的創造是沒有關係的。

不能再忍耐下去的赤貧，使質樸的東北農民，漸漸不安靜了！但是，更重要的刺激，是農民賴以生活着的土地大批地被掠奪，或者將被掠奪。這才是亡國人民的遭遇呢！鮮人移民團，武裝移民團，乃至戴着慈悲面具的宗教移民團，帶着武士浪人，有組織地來圈掠土地。不管日本的移民運動過去如何一再失敗，不能全般實現野心軍閥們的目的，但是每個東北農民都會明瞭，這種掠奪土地和土地投機，跟着「王道」政策的存在，將會永無止境。飢餓和失去土地，逼使東北農民明白了他們現在的悲慘遭遇，跟亡國是密切地相關聯着的；他們終於知道，現在只有用血戰來拯救自己了。

東北農民用英勇的戰爭，來答覆新的征服者和統治者；用不屈的反抗，來嘲弄不抵抗將軍的喪權辱國。在××偽四十多萬精銳軍隊的統治下，農民所組織的義勇軍，在東北

各鄉各村裏燃燒着。直到去年爲止，日本國庫，還不得不支出一萬五千萬圓的滿洲事件費，來作爲剿滅這些「匪賊」之用！

四五年來東北農民義勇軍的戰爭，在血的迸濺中獲得了許多經驗和認識。在九一八剛剛開始以後，東北農民的戰鬥組織，主要是採取了鬆懈的義勇軍形式。這種組織大多是由地主和新政權下失意的軍閥官僚們所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多曾參加。這種組織，在一九三一到三二年間，確也形成了一大勢力。但是這種初期的義勇軍必然伴隨着的缺點，是領導的錯誤，分子的複雜，組織的散漫，和當地農民間關係的不密切。熱河戰爭是這一巨大的轉換起點。在戰役前後，幾千幾萬的義勇軍，都被中國政府的「安內軍隊」爲了作戰方便而驅散了。冰天雪地凍餓苦戰的同胞，再也引不起長期抵抗的將軍們的哀憐，隨着××統治力量的加強，隨着關內接濟的因「親善」而中斷，更隨着領袖們逐漸明瞭了救國的戰爭決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於是上層領導分子中的軍閥官僚，便多投誠叛變，把義勇軍出賣了。也有借着義勇軍而招搖撞騙的政客，在出賣了義勇軍之後，依

舊回到關內來做他們的達官貴宦。

東北的農民大眾，多被這些上層份子所欺騙了；義勇軍的鬥爭，自然也受到影響。但是，整個農民大眾為生活為祖國的鬥爭，顯然是不能因欺騙而消滅的。於是，東北的農民革命戰爭，便走上了質的改造階段。

純粹的數量論者，他們會從東北義勇軍數量的減少上，來得出悲觀的結論；以為東北民衆的武力，在敵人高壓之下，已經粉碎和潰滅了。可是，事實恰恰不是如此。義勇軍數量的減少，是表示着鬥爭的進入更加艱苦的階段，動搖的領袖和動搖的分子，不能戰勝困難而倒下去了；新流入的廣大的貧農和農村工人，成為義勇軍的中堅。這種質的改造，必然引起量的變化。但這種新的義勇軍的本質，使他更能完成救國的任務。

義勇軍所活躍的根據地帶，是利用有利的自然環境，在貧農佔着村民中的廣大部分，而又鄰近工業中心，勞働工人大批存在的地方。這裏，最主要的是遼寧省的東邊道，吉林省的延吉區，拉賓路沿線，以及松花江，烏蘇里江和中東路間的三角形地帶。在熱河的

北凌路沿綫，黑龍江的洮南、索倫，長春、洮南，和北安、鎮黑河一帶，也是義勇軍經常出沒遊擊，予敵人以重創的地方。

這種新的更鞏固的農民義勇軍，在數量上也常在發展起來。據阿瓦林氏的調查，在去年年初，有嚴密組織的義勇軍人數，大約在九萬人左右。大約，遼吉兩省有六萬人，熱河省有一萬四千人，黑龍江省在一萬四千人以上。

東北農民義勇軍在成份上是改善了，在數量上也正在擴大。他們在物質條件絕對懸殊的鬥爭之下，已經學得了殖民地民族抗戰的戰術。他們的階級構成，使他們和當地農民們的利益，保持着密切的關聯。他們不僅能和各地方的羣衆團體發生聯系，而且能夠化整爲零地深入各地農村中去。這又使他們在戰術上有採用靈活的游擊戰的可能。這種義勇軍和前一階段的動搖而散漫的義勇軍完全不同，關東軍公報曾經這樣說：『這些義勇軍是不避討伐，不受宣撫的！』

在亡國的悲慘生活中，在長期的血和鐵的鬥爭中，東北農民義勇軍的革命武力鍛

鍊成了。但是現實的鬥爭，使東北農民更明白了，當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暴行時候，他們不得不同時反對××統治下的走狗——偽滿的軍閥官僚，地主商人。同時，推翻征服者的宗主國的統治權，也跟建設起自己新的獨立的政權，相密切地關係着的。鬥爭，使東北農民義勇軍需要一種更嚴密的軍事組織和政治領導。於是，從東北義勇軍中，蛻化出了更堅強的戰鬥組織——人民革命軍，產生了簇新的人民政權——滿洲人民政府。

人民革命軍的產生和擴大，是指明東北農民的抗×戰鬥，已經進入一個決定勝負的重要階段了。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保證着民族戰鬥力的順利發展。人民革命軍的產生，不是分裂了東北農民抗×的戰鬥力；而是把這鬪爭更推進了，他自己站在鬥爭的尖端；他和廣大的東北農民和義勇軍，保持着最密切的關係。人民革命軍有着更嚴密的組織與訓練，在各地義勇軍中間，已有莫大的影響，好多地方的義勇軍都要求加入，或請他派人在政治上軍事上去作領導。尤其因為他和農民間的統一關係，使他立在不敗的地位。

日本新聞記者大宅莊一曾說：『他們都生活在不可透視的密林裏。樵夫和農民們，在他

們的領導下到處都形成生活共同體（Community），並且隨着形式的變化，有着隨時都可以移動的準備。」他又說：『義勇軍和農民的分別是很難的，尤其是在人民革命軍，他和農民間兩者是不可分離地連繫着的。』

人民革命軍已成爲日偽軍所痛心疾首的武力了。他們的主力，分佈在吉林安東綿延到大連間的三角地帶。根據日本方面的調查，人民革命軍的部隊，分佈在下列各處：

第一軍：在北滿鄰接地帶的滿鐵沿線，統率者不明。

第二軍：在間島一帶，與朝鮮×黨相聯絡，歸朱禎統率。

第三軍：在珠河馨石方面，歸趙尙志統率。

第四軍：在密山虎林方面，歸李延祿統率。

第五軍：在甯安穆稷東甯方面，由周保中統率。

第六軍：在湯原梓川方面，統率者不明。

關於人民革命軍的詳細活動情形，我們生在關內的中國人民，很難得知詳細。在去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申報曾經登載了一臧君的東北治安狀況一文，說得很是有趣，恐怕留意的人不多，所以轉錄在下面：

「此等×軍，大抵在密林中築有兵舍，利用山間曠地，開墾農業，頗有組織。其所採戰鬥法，為純粹的游擊戰法，神出鬼沒，雖精銳之日軍，亦往往入其彀中。數年來日軍在依蘭溝及百草溝一帶。討伐達百數十次，卒難奏功。如民國廿二年四月，日軍曾向間島×××大舉進伐，竟為×軍所敗，犧牲達三分之二。依蘭北方合水坪地方，且樹立×××區域界牌，日人欲經過其界，須受嚴密檢查。直至今日，仍不能越雷池一步……至於×軍所以能持久之故，實因農民與×軍成爲一體。經濟上農民之共同組織，能使金融不致呆滯，且農事改良的指導訓練，又極純熟，各處村落在戰事期間，互通消息，共同防衛，故日軍卒難進攻。」

東北義勇軍和人民革命軍的鬥爭，一天一天擴大起來，這連關東軍也不能否認。這表示日本在東北的統治，祇得到漢奸們的擁護，却征服不了三千萬和土地相倚爲命的

生產的同胞。日本對東北的統治，始終脫離不了征服的階段；因之，這種統治也極不穩固。當一九三四年人民政府成立，發表「滿洲人民革命政府建立宣言」以後，「東北貧苦農民紛紛加入這種組織，抗×反滿的運動，如火如荼的燃燒起來」（生路創刊號）。日僞聯合大圍剿，幾年來都失敗了。正像大宅莊一所說：「滿洲義勇軍，是把根基深深地建築在過去和現在的滿洲的政治經濟組織裏面的，並不是拿守備軍討伐隊等等東西，所能掃清的。」據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日新聞所發表的「滿洲國治安工作概況」看來，東北義勇軍依舊蔓延在東北各個主要根據地：三角地帶，東邊道及遼吉省境，東部邊境，濱江地帶，三江地帶（以依蘭爲中心），京濱東西地帶（京濱鐵路東西沿綫，靠山，雙子等）以及熱河方面等。義勇軍和人民革命軍的神奇戰術，使日本的「皇軍」也疲於奔命。去年一年，這些「皇軍」戰死傷亡了九百四十六人，平均每日犧牲了三名；但在一九三四年還不足八百名。日軍爲了繼續統治東北，他們便不得不在東北農民大衆前繼續流血。自然，替日本打先鋒和武裝更不如的僞軍，他們的犧牲，更要重大數倍。

東北義勇軍和人民革命軍，繼續破壞着日本備戰的命脈——交通幹線，繼續威脅着各大城市。他向世界勞動大眾宣示：東北三千萬農民勞動大眾，是不願做漢奸和亡國的奴隸。

××屠殺和榨取下的東北農村澈底的破產了，××繼續掠奪華北乃至全中國，必然要使東北農民大眾的抗×怒潮，廣泛地激發起來。農民的戰鬥組織，已經脫出了初期的領導上組織上的危險，形成了更爲嚴密的義勇軍，和有堅強政治領導的人民革命軍。東北農民四五年來所經過的道路，是每一個將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所必須仔細研究的。東北農民和敵人的血戰所換來的教訓，是用堅決的抵抗，在鮮血和白骨中

建立起獨立·自由·平等的中國！

察綏蒙古底社會關係分析

葉民

一 旗地墾殖面積的擴大和地主階層的起源

察綏兩省，除察哈爾的口北十縣外，原來都屬於內蒙古的範圍。它包括錫林郭勒盟十旗，烏蘭察布盟六旗，伊克昭盟七旗，察哈爾部八旗四牧羣（現在察哈爾部已經改成了察哈爾盟；四牧羣也已經都改成了旗。）和土默特一特別旗。它原是一廣漠的牧場，分屬於各盟旗的王公貴族。散處着的蒙古牧人對於他們本旗的土地都可以自由使用；但不能有一尺一寸的私土。所有蒙古牧人都是蒙古王公貴族的奴才。蒙古牧人的每一個家庭，至少須要有一個人在各自的王公貴族家裏終身服役。王公貴族家有什麼臨時事情，更可以另外向牧人家庭徵取男女短差。牧人們所有的牲畜，王公貴族可以按照一定

的比例向他們抽取一部份；並且可以另照一定的比例向他們徵取乳油，乳酪，穀米和毛氈。當時察綏蒙古純粹是一個以牧畜爲主要生產的奴隸社會。

隨後關內的貧農逐漸冒險地向察綏蒙古移殖；察哈爾南部和土默特特別旗的牧場逐漸變爲農田。當時墾地大多都由漢人農民直接向王公貴族租種；或者由於王公貴族想開墾一部份旗地，招漢人農民前往耕種。前者租期普通都有一定，過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租期滿限，農田仍歸還王公貴族。後者王公貴族對於農田只有收租權，不能把田收回；因此漢人農民可以把他的耕種權自由移轉賣買；到後來往往弄得王公貴族不知道往什麼地方去收租籽，耕地也就歸漢人農民所有。

但是察綏蒙古的農田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年，纔大大的增加。當時滿清政府在那裏正式設立放墾機關；同時蒙古王公貴族因籌款還庚子賠款關係，也被迫着把大批的旗地報墾丈放。河套一帶纔逐漸開墾起來。從此經過三十多年繼續不斷的放墾，直到現在，差不多所有察綏蒙古的南部和中部都已經變成農墾區域；純粹的游牧區域現在只

剩了極北的錫林郭勒一盟。

可是從二十世紀初年以後，領墾旗地必須把荒價繳清。這在一般的貧農當然都很難辦得到。并且放墾機關也喜歡把荒地放給富戶，它們一領就是三五萬畝。因此所有新放的墾地差不多全都落入於商人地主的手裏。再由商人地主零星地分租給實際需要土地耕種的農民。

所以開墾愈後的地方，集中在地主手裏的土地也愈多。例如在綏西臨河，全縣已墾地共有九十萬畝；而全縣地主有地三十萬畝的有兩家，一萬畝以上的有四家，二千畝以上的有九家，另天主教堂有地十四萬畝，這十六個大地主所有的耕地就佔全縣已墾地的十分之九，在五原全縣有地十萬畝的地主有二；一是私家，一是水利管理局。有地二千至六萬畝的地主有二十八家，共有地二十九萬畝。這三十個大地主所有的耕地也佔全縣已墾地八十萬畝的十分之六（根據綏遠省政府一九三三年的調查）。

然而察綏蒙古大地主的勢力一般地都比華北華中各省來得大。即是在墾殖已久

的歸綏縣，大地主所有的耕地也至少佔全縣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根據高苗歸化的農民生活，見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天津大公報）。大多數的農民都是仰仗他們鼻息的佃戶。在臨河、五原一帶，固然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農民都是他們的佃農，就是在安北、包頭、克托托、武川、商都、張北、沽源等縣，農民中租種他們田地的也要在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上，地主階層的勢力隨着墾地面積的擴張而愈益增大。

二 蒙古王公貴族的統治區域的縮小

蒙古的王公貴族對於這新興的地主階層，完全失去了他們的統治的力量。

凡是墾區很大，農民人數極多的地方，政府就在那裏設立縣治；同時就入於軍閥地主的統治範圍。軍閥地主互爲表裏，侵佔蒙古王公貴族的土地，吞沒蒙古王公貴族們的荒價，和圖賴蒙古王公貴族們的「歲租」。放墾旗地所得的荒價，在綏遠，最初原規定百分之三十五歸王公貴族，百分之六十五歸縣治；在察哈爾，則大多數規定百分之四十歸

王公貴族，百分之六十歸縣治。縣治所得的荒價後來自然全數都歸軍閥們拿去；那蒙古王公貴族的荒價部分，後來也往往被軍閥們借端移用。蒙古王公貴族把旗地放墾後，除荒價外，原規定每年可向領墾的人收取一定的「歲租」；但因領墾的人許多都是商人地主，或者軍閥，他們互相勾結着，對於歲租的繳納，往往不是拖欠，就是少繳。蒙古王公貴族只是叫苦連天，沒有辦法。這實際就是近年來紛擾不已的蒙古王公貴族所揭發的內蒙自治運動的主要原因。

至於對於外國天主教堂所管轄的區域，蒙古王公更加無權過問。外國天主教堂在察綏蒙古，都是極大的大地主。單單臨城天主教堂一所就佔有二十萬零九千五百畝，其中良好田地有十四萬畝。這地原因一九〇〇年有天主教徒在那裏被殺，羅馬教皇要求賠償三十七萬兩，當時付了十萬兩現款，十萬兩牲畜，再缺十七萬兩便把這地作抵。後來這十七萬兩雖則已在辛丑條約中規定在海關銀項下支付，而這個地區仍一直到現在都被臨城天主教堂所佔據。察綏的外國天主教堂，尤其在綏西一帶，對於他們的教徒

(同時就是佃戶)的生命財產，都有任意支配的權力。所有教區的行政教育的權力，完全在教堂外國神父手裏。入教的蒙古人，對於本旗王公貴族的差役，大都拒絕不肯再做；本旗的王公貴族也無法加以制裁。

因此，以前爲蒙古王公獨佔的禁衛的察綏蒙古；入二十世紀以後，便成了蒙古王公貴族與漢人地主軍閥，外國教堂地主所三分天下的局面。蒙古王公貴族的統治只局限於極北的錫林郭勒盟等純粹畜牧區域。

三 農民在軍閥地主和外國教堂統治下的生活

外國天主教堂在察哈爾較少，在綏遠共有三百零五所，綏遠全省天主教堂所管轄的教徒和非教徒轄農民約有十五萬人。在天主教堂管轄下的農民差不多全部都是教堂的佃農和雇工，他們冬天穿着破羊皮，夏天穿着破藍布，終年替教堂耕地服役。他們租種教堂田地，自己負擔全部農本。到收穫時，教堂坐收十分之三以至十分之五的收

成。同時一切村公所經費，修築堡壘費和各種雜捐等，都要他們負擔。所以他們一年勞動所得到的收入，除了田租和稅捐外，普通都很難抵償得過他們耕種時所費的成本。雖則綏西一帶是全國有名的產糧區域，可是綏西一帶的農民普通都得不到好糧食吃。他們住的普通也只是黑暗窄小的土窯。比諸教堂神父的生活，那真有天壤之別。教堂神父們吃着西式大菜，住着洋樓，沙發，地毯，鋼琴，無線電，凡是近代生活的奢侈品無不應有盡有。他們只是坐着玩着，什麼生產事業都不做。所有教區的農民一切都得聽他們驅使，不准稍有違拗。這些農民，因自小受天主教的宣傳，大部分只是妄想死後的天堂，對於現世外國神父們的種種虐待，只是忍痛承受；就是有些頭腦較清楚的農民，也在偉大的外國勢力壓迫之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察綏蒙古的農民全體約二百十萬人，這樣受外國神父管轄的約佔百分之七；其餘百分之九十三的農民都另外受地主軍閥的管轄。地主和軍閥連成一個統治系統。軍閥是地主的政府代表；地主是軍閥的地方基礎。所有大地主們都住在城鎮，過着舒服的紳

士生活。一切田地的事情都另外請人料理。例如在綏西，普通都於田地的中心建築一院落，設立「公中」管理田地事務。「掌櫃的」主持「公中」的一切事務；「先生」們分管賬目文書等事；另有工頭專管發放田地。「公中」對於佃戶們不但有收地放地，收租放債的權力，並且以隨時處理佃戶們一切民刑的糾紛。中小地主住在鄉村，普通都親自料理放租放債和考察佃戶債戶好壞的事情。他們——大中小地主——同時並管着城鎮鄉村的
地方政治。

他們的收租方法大多彼此相仿。佃戶自備牛具籽種的，普通主三個七或主四個六分租。地主供給牛具籽種的，則先除去地主的草料和籽種後再平分。煙田普通是錢租；依照田地的好壞，每畝租價一元至三元不等，而佃戶負繳納煙稅之責。

至於普通差款和田稅——前對縣政府的官租，對蒙古王公貴族的歲租——名義上前者由主佃平均分擔，後者由田主負擔；實際上大多全部都由佃戶和其它自耕小農負擔。這裏最主要的徵稅機關是村政府。差款不必說自然都由村政府攤派，就是一村的

糧賦也多半由村政府總繳，不足的糧賦由村政府負責攤派。可是所有的村政府差不多都在地主手裏，他們自然可以把他們所應出的部分隨便分攤到其它中農貧農身上。在綏西一帶，糧賦差款和一切捐稅的徵收，並不依據固定的田畝數，而是依據年年丈量的青苗畝數的。但這裏所依據的「丈青」畝數，又並不是實際栽種青苗的畝數；「丈青」畝數比諸實際栽種青苗畝數，向例都有折扣，農民誰也不知道他自己所種的田禾本年應作多少畝繳稅。所有丈青員完全是地主方面的人，他們自然更可以把他們所應出的都隨便分攤到一般農民身上。

他們并且可以任意從中漁利。這裏的徵稅系統是由省政府而縣政府而區政府而鄉村政府。省政府由軍閥直接管理，而其他縣、區、鄉村政府實際都在他們手裏，省政府派款一千元，他們收二千元；軍隊派款一百石，他們收二百石或二百五十石。這是各地地方政府一般的辦法。例如和林縣東區郭區長會「親率區警，在該區後壩等村擅自附加煙畝罰款並勒索煙土。計後壩村縣派四百一十元，附加六十元，勒索土五十兩，石門子村縣

派入十五元，附加三十元，勒索土十六兩；炕板申村縣派二百零二元，附加十元，勒索土六十兩；寨子坡村縣派十二元，附加十元，勒索洋一元；豐路甲溝麻灣縣派二百一十元，附加四十元；大汗溝村縣派三百四十元，附加十五元，勒索土六十兩；榆樹窰縣派九十七元，勒索土十一兩（見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綏遠民國日報）。縣、區、鄉村各級政府主持的地主們都可以分頭各自在攤派的差款糧草上，附加和勒索他們所願得的利益。

一九三三年察哈爾蒙古各縣，每頃地，依地質的好壞，農民應繳賦稅差捐三十六元至一百元（據李延墀楊實察哈爾經濟調查錄，頁十八）。一九三四年綏遠臨河每頃地農民應繳官租三元，款租三元，歲租一元一角，水租十二元，差役行政費十五元，鄉公所十一元，鄉村學校費二元，共一十七元一角；五原農民每頃地應繳官租四元三角，歲租一元二角，水租十一元，官糧二石，囚糧五斗，官草五百斤，差役行政費十四元二角，村公所攤款三十元有餘，共六十餘元；安北農民每頃地應繳官租六元一角，歲租一元四角四分，水租十二元，差役行政費二十元，糧一石，村費二十元，糧二石，共六十餘元（見一九三五年一

月二十七日綏遠民國日報）一九三五年歸綏農民每頃下地應繳官租一元，地方附加一元，歲租一元五角，區公所費八角，鄉公所費六元五角，保衛團費四元四角，招待官人費五元，軍草差車費二元二角，神社費十元，屠宰費八角，印花稅一角，看田費三元二角，共三十六元五角；中地加一倍，共七十三元；上地加兩倍，共一百另九元五角。（據前引高苗文）察綏蒙古天氣原極寒冷，最主要的農作物只是那不值錢的筱麥和糜子。每年一季所收無幾，而重重疊疊的捐稅差徭却如此之多且重！所以現在河套地方有一句最流行的歌謠說：「頭一日娶老婆，二一日賣，工家問我們要官害。」那裏俗話一切稅捐差徭都稱官害。許多貧苦農民都被「官害」田租所迫，不得不賣妻鬻子，逃亡流離。

就是沒有窮到賣妻鬻子逃亡流離的農民，他們的生活也已經夠苦。察哈爾經濟調查錄的作者，實地考察了一個離張家口纔十里可以代表察哈爾蒙古各縣一般情形的農村過後，曾說：「該屯人家大都闔戶擁居一小屋內。火炕幾佔全室面積之大半。炕洞內，冰冷似終年未能舉火者。室內昏黑低隘，空氣惡濁，至可窒息。炕上鋪蓆，破敗已不堪。周視

全屯，無有一整張者。夜間無被褥墊蓋，僅老羊皮一襲，裹之而臥，日則披之外出禦寒。視其飲食，則一盂稀粥，如漿糊然，蓋爲糠粃菜根，和以少許小米及筱麵，滲水雜煮而成者。每日所食皆屬此物，自無怪其鳩首菜色，枯槁幾如將死之人也。（該調查錄頁二一。）

四 蒙古王公貴族的加緊剝削牧人

至於蒙古牧人仍舊完全歸蒙古王公貴族管轄。可是王公貴族與一般牧人的主奴關係比諸從前更加惡化。一般王公貴族因受近代文明的影響，物質生活的慾望愈提愈高。對於固有的生活環境逐漸表示厭棄。例如西蒙的王公貴族每年大多都要到包頭、歸綏、張家口、或北平、天津過一兩個時季的城市繁華生活，嘗嘗洋房汽車戲院舞場的樂趣。但是他們經常的收入却極有限。他們個人的私產主要的只是些牲口。一般比較有錢的貝子或者札薩克，普通也只有馬三四百匹，羊一二千頭，牛四五十頭，駱駝二三十隻。這一點家產，在蒙古人看來似乎已極富者，但用之於近代城市的奢侈生活，却真不夠一化。因

此許多蒙古王公貴族都債台高築，牧人多陷於破產的地步。

他們爲維持他們的安適尊榮的生活計，只有竭力從增加收入方面着想。他們在清時代，最主要的一大注收入是從滿清朝廷的優厚的俸給和不時的賞賜得來的。雖則那時他們須按着一定的時期對滿清皇帝進貢，但進貢所費的還遠不及進貢所得的多，進貢，在蒙古王公貴族，反是一個獲得進益的機會。到了民國初年，不時的賞賜雖然沒有，照例的俸給却還按時頒發。待至南京政府成立以後，使所有蒙古王公貴族的俸給都完全停發。這對於蒙古王公貴族經濟上給予一重大打擊。同時蒙古王公貴族放棄旗地所應得的荒價和歲租，又從民國以來常常被軍閥地主所拖欠或賴去。雖見蒙古王公貴族所應得的荒價和歲租，當地的軍閥地主都早已一個錢不少地轉移農民身上，統由農民身上收到，但是軍閥地主並不依時照數地給他們。

所以他們增加收入唯一的辦法，只有打破以前相習的規律，加緊向蒙民身上剝削。一方面更加大批地奪取蒙民共同使用的旗地，丈放給漢人耕種，以取得更多的荒價和

歲租；一方面增高抽取蒙民牛羊的比率，在達拉特旗竟增加到十頭抽一頭的高度；一方面減低應差蒙民的待遇。以前蒙民到王公貴族家應差，雖則什麼報酬都沒有，但是飲食衣服都照例由王公貴族家供給；現在則許多蒙民須帶了糧食去應差，不然在王公貴族家從清早到黑晚白做了一天工，還得餓肚子。

王公貴族的生活愈奢侈，牧人的生活也愈困難。曾有某蒙古王公爲要在北平天津遊玩，購買汽車兜風起見，特別把他所屬的旗地丈放了好幾十萬畝給予漢人。誰還管得旗地的減縮會使依游牧爲生的蒙民生活上受到怎樣的打擊！

所以素以馴良見稱的蒙古牧人對於王公貴族也漸起反抗。一九三三年在綏遠達拉特旗曾掀起了一個「督貴」運動，反抗當地蒙古王公的虐政。他們所提出來的最低要求是：（一）所有蒙民每人須分子土地兩百畝；（二）所有屯墾軍的軍官不得壓迫蒙民。他們和漢人農民一樣，很多都時時要受蒙古王公貴族和蒙人地主軍閥兩方面的壓迫。他們除開繳納蒙古王公貴族的稅捐差款外，往往也要受漢人軍閥地主的徵派差款。同時

漢人農民除開繳納漢人軍閥地主的租稅差款外，也往往要應蒙古王公貴族的差役。

五 「友邦」軍隊的侵入和農民牧人痛苦的加深

但是這樣還沒有能夠把察綏蒙古的農民們牧人們所遭受的壓迫說盡，我們這裏不說那地主軍閥和外國教堂所兼營的商業高利貸事業所給予農民牧人們的痛苦。我們只再一說從最近「友邦」軍隊侵入了內蒙古以後怎樣地使蒙漢雙方的稅捐差款更加大大地加重，怎樣使農民們牧人們的生活更加痛上加痛，雪上加霜。

滿蒙政策素來是「友邦」軍閥政客們所主張的大陸政策的基礎。「友邦」的軍閥政客從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先後佔領了東四省後，即時就把東四省的舊屬內蒙古的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和伊克明安特別旗地方組織成四個興安分省，在滿州政府下特設了一個興安總署，用蒙古王公貴族做名義上的首領。「友邦」的軍閥政客不斷地到察綏蒙古的王公貴族那裏送禮，「友邦」的飛機不斷地到察綏蒙古偵察。同時察

綏蒙古的王公貴族正苦於經濟上沒有辦法，正痛恨漢人的軍閥地主奪了他們素來獨占的內蒙剝削權，而又沒有辦法能夠把漢人軍閥地主趕跑；他們自然很容易接受「友邦」軍閥政客的哄嚇。「友邦」的軍閥政客先以武力佔領多倫沽源，威脅察哈爾蒙古的王公貴族；再要李守信和卓什海的滿蒙軍隊佔領其餘察北各地；最後要錫林郭勒盟的副盟長德王宣佈獨立，繼續溥儀殷汝耕而成爲第三號傀儡。於是整個察哈爾蒙古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東部四旗和四牧羣完全爲「友邦」所佔領；綏遠蒙古的東北部也漸入於它的勢力範圍。最近「友邦」的軍閥政客居然又在說要在綏遠南部防置他們的「國防」了。

「友邦」勢力的侵入察綏蒙古，在一部分蒙古王公貴族自然得到了不少的金錢的收入；在漢人軍閥們也沒有怎樣吃虧，湯玉麟將軍和他手下的將領大多都帶其細軟財物，不等到「友邦」軍隊到達，早已安然進入了天津北平當寓公；在漢人地主們更沒有吃什麼虧，而且有一部分地主居然大走鴻運，升做了縣長。察北六縣的縣長「統由土豪担

任，大權則操於日藉顧問官之手……該六縣縣長，均於非常情形下，吸取人民膏血，捐稅比前增加數倍（見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申報）。

所吃虧的當然又是那裏的蒙漢老百姓。上述的「比前增加數倍」的捐稅自然由當地農民牧人負擔。而且「友邦」的軍閥政客始終採取以漢制漢以蒙制蒙的政策。當「友邦」軍隊一佔領了東三省，他們即在興安嶺設立軍官學校着手訓練蒙古青年。李守信部佔領了察北六縣後更家家戶戶抽拔男丁。年壯力強的編製成地方保安隊和正式軍隊；比較老弱的驅使築路，掘壕和運送糧秣。弄得許多農田都荒着沒有人耕作，許多牛羊沒有人看管。農家的車輛都大半徵作軍用。牧人的牲畜都禁止出售。所有牛羊馬匹都須一一登記繳納稅捐。所有鹽池出產都全歸「滿洲國」的財政部專賣，人民不得自由賣買。蒙古王公貴族和漢人地主，固然狐假虎威對於農民牧人，更加加緊其剝削工作。同時漢人的軍閥雖去，滿蒙和「友邦」的軍閥却一批一批地前來，新來軍閥的面目比諸舊有的軍閥更不知道要凶獷到若干倍！